

古文觀止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全書四冊

上海大文書局印行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 古文觀止目錄

## 卷一（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一
周鄭交質	五
石碯諫龍州吁	六
臧僖伯諫觀魚	八
鄭莊公戒飭守臣	一〇
臧哀伯諫納郟鼎	一三
季梁諫追楚師	一五
曹劌論戰	一七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一九
宮之奇諫假道	二一
齊桓下拜受胙	二三
陰飴甥對秦伯	二四
子魚論戰	二六
寺人披見文公	二八

## 卷二（周文）

介之推不言祿	二九
展喜犒師	三一
燭之武退秦師	三二
蹇叔哭師	三五
鄭子家告趙宣子	一
王孫滿對楚子	三
齊國佐不辱命	四
楚歸晉知罃	七
呂相絕秦	九
駒支不屈於晉	一三
祁奚請免叔向	一五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一八
晏子不死君難	一九
季札觀周樂	二一

子產壞晉館垣……………二四  
 子產論尹何爲邑……………二八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三〇  
 子革對靈王……………三二  
 子產論政寬猛……………三六  
 吳許越成 已上左傳……………三七

卷二（周文）

祭公諫征犬戎……………一  
 召公諫厲王止謗……………四  
 襄王不許請隧……………六  
 單子知陳必亡……………八  
 展禽論祀爰居……………一三  
 里革斷罍匡君……………一六  
 敬姜論勞逸……………一八  
 叔向賀貧……………二〇  
 王孫圉論楚寶……………二二  
 諸稽郢行成於吳……………二四  
 申胥諫許越成 已上國語……………二六

春王正月……………二八  
 宋人及楚人平……………二九  
 吳子使札來聘 已上公羊傳……………三一  
 鄭伯克段于鄆……………三四  
 虞師晉師滅夏陽 已上鬻梁傳……………三四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三六  
 會子易簀……………三七  
 有子之言似夫子……………三八  
 公子重耳對秦客……………四〇  
 杜蕢揚鱗……………四一  
 晉獻文子成室 已上檀弓……………四三

卷四（秦文）

蘇秦以連橫說秦……………一  
 司馬錯論伐蜀……………六  
 范雎說秦王……………九  
 鄒忌諷齊王納諫……………一二  
 顏觸說齊王……………一四  
 馮煖客孟嘗君……………一六

趙威后問齊使	二一
莊辛論幸臣	二二
觸讐說趙太后	二五
魯仲連義不帝秦	二八
魯共公擇言	三四
唐睢說信陵君	三六
唐睢不辱使命	三七
樂毅報燕王書	三八
李斯諫逐客書	四三
卜居	四七
宋玉對楚王問	四九
五帝本紀贊	一
項羽本紀贊	二
秦楚之際月表	三
高祖功臣侯年表	五
孔子世家贊	七
外戚世家序	八

卷五 (漢文)

伯夷列傳	一〇
管晏列傳	一四
屈原列傳	一九
酷吏列傳序	二五
游俠列傳序	二七
滑稽列傳	三〇
貨殖列傳序	三三
太史公自序	三六
報任少卿書	四一
高帝求賢詔	一
文帝議佐百姓詔	二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三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四
賈誼過秦論上	五
賈宜治安策一	九
晁錯論貴粟疏	一六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二一

卷六 (漢文)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二七

李陵答蘇武書.....二九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三五

楊惲報孫會宗書 已上西漢文.....三九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四三

馬援戒兄子嚴敦書 已上東漢文.....四四

諸葛亮前出師表.....四五

諸葛亮後出師表 已上後漢文.....四九

卷七（六朝 唐文）

陳情表 李密.....一

蘭亭集序 王羲之.....三

歸去來辭.....五

桃花源記.....七

五柳先生傳 已上陶淵明.....九

北山移文 孔稚珪.....一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一四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鷲賓王.....一六

滕王閣序 王勃.....一九

與韓荊州書.....二四

春夜宴桃李園序 已上李白.....二七

弔古戰場文 李華.....二八

陋室銘 劉禹錫.....三一

阿房宮賦 杜牧之.....三二

原道.....三五

原毀.....四一

獲麟解.....四四

雜說一.....四五

雜說四 已上韓愈.....四六

卷八（唐文）

師說.....一

進學解.....三

圻者王承福傳.....七

諱辨.....一〇

季臣論.....一二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一八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二〇

與于襄陽書	二二
與陳給事書	二六
應科目時與人書	二七
送孟東野序	二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三二
送董邵南序	三四
送楊少尹序	三五
送石處士序	三七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四〇
祭十二郎文	四二
祭饒魚文	四七
柳子厚墓誌銘	四九
已上韓愈	
卷九 (唐宋文)	
駁復讎議	一
桐葉封弟辨	四
箕子碑	五
捕蛇者說	七
種樹郭橐駝傳	一〇

梓人傳	一一
愚溪詩序	一七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一九
鉅鍾潭西小丘記	二一
小石城山記	二二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二四
已上柳宗元	
待漏院記	二六
黃岡竹樓記	二九
已上王禹偁	
書洛陽名園記後	三一
李去非	
嚴先生祠堂記	三二
岳陽樓記	三三
已上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	三五
司馬光	
義田記	三六
錢公輔	
袁州州學記	三八
李觀	
朋黨論	四一
縱囚論	四三
釋秘演詩集序	四五
已上歐陽修	
卷十 (宋文)	



梅聖俞詩集序

送楊寘序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相州畫錦堂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秋聲賦

祭石曼卿文

瀧岡阡表 已上歐陽修

管仲論

辨姦論

心術

張益州畫像記 已上蘇洵

刑賞忠厚之至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鼠錯論 已上蘇軾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講書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三槐堂銘

方山子傳

六國論 已上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州快哉亭記 已上蘇軾

寄歐陽舍人書

贈黎安二生序 已上曾鞏

一

三

五

六

八

一一

一三

一五

一七

一九

二四

二七

三〇

三二

三六

三九

四一

四四

四七

卷十二（明文）

讀孟嘗君傳	四三
同學一首別子固	四四
游褒禪山記	四五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已上王安石 四七
送天台陳庭學序	一
閱江樓記	已上宋濂 三
司馬季主論卜	五
賣柑者言	已上劉基 七
深慮論	八
豫讓論	已上方孝孺 一一
親政篇	王鏊 一四
尊經閣記	一八
象祠記	二二
瘞旅文	已上王守仁 二四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二八
報劉一丈書	宗臣 三二
吳山圖記	三四

滄浪亭記	已上歸有光 二六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三八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四〇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四二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四五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 古文觀止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歷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論武也生莊公及共叔段共國名段奔共國故

名共 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命名遂惡切婦人任性情之

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請于武公公弗許惡莊公因而愛段欲立為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蓄怒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極以

基骨肉相殘之禍及莊公即位為去去之請制制邑最險公曰一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特險滅之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制請京京邑

最大姜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特險滅之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制使居之謂之京城大秦叔邑大可以養而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張大其名

計之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同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中省都五省國之一中都

過六十雉也一其城不過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京城過于百雉不合君將不

堪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害莊公公曰姜氏欲之焉烟辟同害一直接母姜氏而故作對

曰姜氏何厭厭足之有也不如早為之所或裁抑無使滋蔓萬○滋蔓滋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除先出蔓字後况君之寵弟乎言向後即欲為之公曰一多行不義必自

斃備子姑待之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斃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于己。鄙邊邑貳兩屬也辰命西北二邊之邑兩屬于己果行不義也公子呂鄭大夫字子封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屬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何以處段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先物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無使鄰國之民生他心也○子封

又一夢中人，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將自及于禍○莊公實欲殺弟而自及故為段自作自受之語焉甚大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可正厚將得衆。厚地

廣也前猶貳已故云生心今直收貳故云得衆○夢中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入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

民慾身竄直至滅亡較自弊自及更加慘毒矣而子封終未之知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繕治具卒乘，去聲○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

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段能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于此段之將襲鄭國實則莊公養之也夫人也。武姜將啓之。啓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

愛不曉大義故欲啓段使莊公平日在母前能開陳大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于此夫人之啓叔段莊公陷之也公聞其期，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善其

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時偵探故獨聞之也曰：「可矣。」三字寫莊公得計聲口與上可矣句緊照言寤纒纒好命子封帥

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音烟○鄆鄭邑名公伐諸鄆。既命子封伐京公又自伐諸鄆兩路來攻期在

必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故叔辰事止于此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釋經也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于殺弟也○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不

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其出奔也○釋經止于此下遂接前文再敘遂寘姜氏于城穎。寘棄也城穎鄭城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黃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見母將前日惡已愛辰之怨一總發洩忍哉既而悔之。悔誓之過是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須考叔以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句是轉殺機爲太和的緊關

穎考叔，鄭大夫爲穎谷封人。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聞之，聞其有獻于公。或獻謀或獻物也公賜之食，食舍肉。舍肉不食公問之，公問何故對曰：「小人

有母，只四字妙甚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自然心動情發公曰：「爾

有母遺繫，衣我獨無！」緊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之失乳而啼也非復前日舍毒惡聲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為

不知公語去聲之故，公語以誓母之故且告之悔，且告之追悔無及之深意也對曰：「君何患焉？」黃泉之誓何足慮焉若

闕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地道也掘地使及黃泉為地道以見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為背誓也○天大難專輕輕便解公

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樂音洛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洵洵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前一語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融洵洵四字之中消盡皆教篇

遂為母子如初。故姜氏止此○初字起初字結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去

及莊公。」招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召孺子之真愛可以回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其類考叔純孝之謂乎○引詩咏嘆作結意致冷然

【評語】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斃，子姑待之，將自及，厚將崩」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至於此，故雖婉言直諫，一切不聽。迨後乘時迅發，并及於母，是以兵機施於骨肉，真殘忍之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寓慨殊深。

【白話】起初時候，鄭武公從中國娶來的夫人，叫武姜，生到莊公和共叔段莊公生的時候，很是難產，驚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因此就不喜歡他，只喜歡共叔段，要想把他立做太子，屢次在武公面前請求，武公不允許她。

到了莊公做了鄭國的君主，姜氏就替段討封制地。莊公道：「制是最危險的地方，從前號叔死在那裏的別的地方總可從命。」於是姜氏又替他討封京地。莊公就叫他住在那裏。從此鄭國的人稱他為京城太叔。當時

祭仲很不平的諫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害患。先王的制度，大城不得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的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如今京城却不合度，不是先王定下的制度啊！你君將來不堪了。」莊公道：「姜氏要的叫，我怎樣避害呢？」祭仲道：「姜氏那裏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些計劃，勿令牽延。要是牽延開來了，那就不容易消滅的。牽延的小草，尚難除掉，況是你所寵愛的兄弟嗎？」莊公道：「他多做些不義的事情，必定自己會亡滅的。你姑且等待他罷了。」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百姓也附屬自己。公子呂道：「國家不能使人有兩屬的心，你到底怎樣對付他呢？」如其要把君位讓給太叔，臣等請去奉事他，如其是不給他的，那就請你除掉他，不要使百姓又生出別的心來。」莊公道：「這也不必，將來他自會受到禍患的。」那時太叔又收了西鄙北鄙，算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廩延爲止。子封道：「可以討問了地方一多，將來要得民衆了。」莊公道：「他做不義的事情，不親愛于我，民衆定不附從。地方雖多，將來要失敗的。」那時太叔修理城郭，聚集人民，整頓盔甲兵器，具備步卒兵車，要來暗攻鄭國。姜氏也將暗裏通知作爲內應。莊公聽得他日子定了，便道：「可以了！」就叫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攻打京城。京城的人也就反叛太叔。太叔逃到鄆地，莊公又攻打鄆地。五月辛丑日，太叔便出了鄆地，逃到共國去了。

魯國史官寫在那史冊上面道：「鄭伯克段於鄆。」因爲段不盡弟道，所以不稱弟。好像是兩國君主，所以叫做克。稱呼莊公叫鄭伯，是譏刺他失教的意思。不說出奔，因欲著明莊公志在殺弟，所以不能明言了。

莊公趁此把姜氏放棄到城穎去，同他罰咒道：「不到！黃泉路上，你我不再相見了。」可是後來倒又懊悔了。那時穎考叔做穎谷地方的封人，聽了這事，就借貢獻的事件，來見莊公。莊公賜他喫食，他喫的時候，把肉放着不吃。莊公問他的緣故，答道：「小人有個母親，都只嘗過小人的食物了，可是沒有嘗過君所賜的食物，敢請把這肉帶回去獻奉母親。」莊公道：「你有母親，可獻奉，我偏沒有啊！」穎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什麼講究？」莊公便把緣故告訴他，並且告訴他懊悔的意想。考叔道：「你愁什麼呢？如其掘地到水，在地道裏相見，那一個好說不是呢？」一莊公聽了，就依他的話，行進那地道，便賦詩說道：「大隧之中，我的快活，真是和洽得很。」姜氏出

那地道也賦詩說道：大陸的外面，我的快活真是舒暢得很！從此以後，母子便和好起來了。當時的君子道：「穎考叔真是個純粹的孝子啊！愛他的母親，感動到莊公詩經上有句話：『孝子的心，是沒窮盡的，能夠把自己的孝心，感起旁人的孝心。永久賜及他同類的。』」這句話就是對穎考叔的純孝而說的啊！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父子俱乘周政

王貳于虢。

王病鄭之事欲分政于虢公

鄭伯怒王。

貳與怒俱恨心上來伏下信不

由王曰：「無之。」

只用無之二字支吾全是小兒畏撲光景

故周鄭交質。

至質物相質當也君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

王子狐為質於

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平王子名狐鄭公子名忽先言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偪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寔實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

王崩，周人

將昇虢公政。

昇與也將者未決之辭却為鄭莊窺破故

四月鄭祭

足

帥

師取溫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溫周邑名成周今洛陽縣書溫又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寫鄭莊之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

周鄭交惡。

如字敘事止

此下皆左氏辭也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交質之非

明恕而行，要

之以禮。

雖無有質

誰能閒之？

明則不欺恕則不忌所謂由中之信也言本明恕而行又以禮文彼此要約雖不以子交質誰能離間之也

苟有明信，澗、溪、沼、沚

推開一步說

之毛。

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草也即下文所謂藟也

蘋、蘩、蕓藻之菜。

蘩大菁也蘩白蒿也蘩藻聚蘩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為菜也

筐、筥

錡、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錡皆竹器有足曰釜無足曰錡皆鼎屬

潢、汙、行、潦之水。

潢汙停水也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

王公。藉用黃髮，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

用質？

此通

結信者不得用質非專指周鄭也上文言要之以禮此則又言行之以禮全是惡周鄭交質之非禮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

此四詩者明有忠信之行雖雜物皆可用也國風二篇

名義取于不嫌雜物行葦洞酌大雅二篇名行葦篇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

昭忠信也。

此四詩者明有忠信之行雖雜物皆可用也國風二篇詩作結以蕪繁葦爾等字與澗溪沼沚十六字相

映照而仍以忠信字關  
應信不由中風韻悠然

【評語】通篇以信禮二字作眼。平王欲退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虢公而不能進。乃用虛詞敷衍，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不能處已以信，而馭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曰周鄭曰交質，曰二國寓譏刺于不言中矣。

【白話】鄭國武公莊公兩世做平王卿士。平王要把政權分給虢公，莊公知道了，就埋怨平王。平王道：「沒有這件事。」因此周朝和鄭國交相抵押。平王的兒子狐做抵押品在鄭國，鄭國的公子忽做抵押品在周朝。後來平王死了，周朝的人打算把政權交給虢公。那曉得四月時候，鄭國的祭足領兵取溫地的麥子，到了秋天，又取成周的禾苗。周朝和鄭國就此雙方恨惡了。

君子道：「信用不從心所發，就是交換抵押，也是無用的。能照光明忠恕方面做去，拿禮來約束他。雖是沒有抵押，那能較離開他們呢？如果有明顯的信用，便是山澗水溪曲池小渚的草，大萍白蒿蘆藻的菜，方筐圓筥鼎釜的器，停滯流動的水，也可以祭祀那鬼神，進奉那王公。況且是上等君子，結合兩國的信用，只要盡禮做去，又那裏用得着把人物抵押呢？國風有采繁采蘋大雅有行葦洞酌，這四篇詩，就是表明有了忠信，雖薄物也都可以的啊。」

石碣諫寵州吁 歷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名。故莊姜與美而無子。太子同母表其所生之貴也。與下嬖人緊照。

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四字深妙。衛人所為去賦，碩人也。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答。故作碩人之詩以閱之。引證冷僻。又娶于

陳，曰厲嬀，親生孝伯蚤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戴嬀姓厲，戴皆證也。妻之。陳從妻來者曰戴桓公。雖非正出，然為嬀所子，自然當立。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嬖。州吁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

母嬖故有寵。寵字是一篇主腦。伏下六逆禍根。公弗禁，以寵故莊姜惡反。烏故之。嬖其好兵，必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不見答所寵者乃嬖人之子州吁衛國



之禍自此始。石碣音鶴○衛大夫也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方矩剛也，易曰：義以方外，納使之入也。邪者，義之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驕奢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指好兵言。驕，奢淫佚，由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先鞅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數相尋。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眇者鮮矣。眇，安重親言，寵受能降心，降心而不怨，恨怨而能安重如此者，少也。○此就人之常情上申言，所自邪之義，以明州吁之必為禍患也。且夫以下推開一步，就莊姜拒賤妨貴，以

言少去聲。陵長厚○以遠聞去聲親以地新聞舊以情小加大以言勢淫破義以言所謂六

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國言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在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

逆，今寵州吁，其于六逆，賤妨貴少，陵長其于六順，期第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兩禍字應前階之為禍，君人以弗聽，弗聽，莊公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應弗不可。

桓公立乃老。謂告老致仕。○夫以石碣之賢，諫既不行于君，今復不行于子，命也。夫其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智矣哉。

【評語】寵字乃此篇始終關鍵。自古寵子未有不驕，驕子未有不敗。石碣有見於此，故以教之義，方為愛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須絕其禍根也。莊公愎而弗圖，辨之不早，貽禍後嗣，嗚呼慘哉！

【白話】衛莊公娶了齊國東宮得臣的妹子做夫人，叫做莊姜，容貌很美，却是沒有兒子。衛國的人，因此做了一篇碩人詩，表示憐惜他的意思。莊公又在陳國娶一個妻子，叫厲嬀，生了一個孝伯，不幸蚤死了。他的妹子從嫁來的，叫做戴嬀，生了一個桓公，莊姜就把他作為自己的兒子。

有個公子叫州吁，是莊公嬖妾的兒子，很得着莊公的寵愛，並且歡喜弄兵。莊公並不禁止他，可是莊姜見他這樣，很是惡恨的。

古 文 觀 止 卷 一 石碣諫寵州吁 七

石碯進諫道：「我聽得疼愛兒子，教訓他要把正道理的方法，不可放他走到邪路上去，驕傲奢華，淫樂蕩逸，都是邪路的起源。所以有這四種的發生，都是因為寵祿太過的緣故。如其要立州吁，就該決定他，若是還沒決定，這就是禍亂的根基了。講到得人寵幸而不驕傲，驕傲了能受壓制，壓制了而不怨恨，怨恨了仍能安穩的，這樣的人，實在很少。并且還有一層道理，賤的妨害貴的，少的欺侮長的，疏遠的離間親近的，新進的離間故舊的，分位小的蓋過分位大的，淫亂的破壞正義的，這六種都是逆理的事情。做君的合着義理，做臣子的服從命令，做父的慈愛兒子，做兒子的能盡孝道，做兄的愛弟，做弟的敬兄，這六種都是順理的事情。丟了順的學，那逆的，禍水就快來了。做國君的，應當把那禍水盡力除去，今却求他快來，只怕很不妥當啊！」

石碯說了這些話，莊公並不聽他。石碯的兒子石厚和州吁交遊，石碯禁止他不住，到了桓公即位，他就告老回家了。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五年。公往棠地。陳魚而觀之。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物鳥獸之屬。講習也。大事謂祀與戎也。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用也。用軍國之資。舉行也。此泛言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為重。以遊

觀宴樂為輕。提出君字作主。三句是一篇之綱領。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一定者為軌。當然者為物。承上君字。轉下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大。軌字承凡物句。物字承其材

句。自見下。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軌有差等。日量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飾曰采。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反收四句以明。則君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獵名。蒐，

搜索擇取不孳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講武各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雖于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謂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歸乃告至，于廟而飲。以數聲。軍實。以計

器械及所獲之數。**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行列上下之等第也。

皆是也。**順少長**。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皆所以講習上下之威儀。**鳥獸之肉**。

**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俎以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不足登於法度。**則君不射**。石

**之制也**。君不親射此古先王之法。**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山林謂材木。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鱉之類所資取以爲器用者則是。賤臣皂隸之事小臣有司之職非君之所親也。此一段應君不舉焉。**公曰**：「吾將

**略地焉**」。言欲按行邊境不專爲觀魚也。公大設陳魚之具而黨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

「**公矢魚于棠**」。棠亦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非禮便是亂政。實他境故曰遠地。

【評語】隱公以觀魚爲無害于民，不知人君舉動關係甚大。僖伯開口便提出君字，說得十分鄭重，中間歷陳典故，俱與觀魚映照。蓋觀魚正與納民軌物相反，末以非禮結之，隱然見觀魚卽爲亂政，不得視爲小節，而可以縱

欲逸遊也。

【白話】這年春天，隱公要到棠地去參觀捕魚的事件。臧僖伯諫道：「凡是鳥獸等動物，不能拿牠講習祭祀和

兵戎的大事，牠的材料，不能拿來預備軍國重要的器用，那末國君就不去問牠了。國君要領導百姓到一定的

軌道，當然的事物上去的，所以講習大事，把那規則準定，叫做軌。取用材料，把那物采章明，叫做物。如其不歸一

定的軌，當然的物，這就叫做亂政。亂政屢次行出來，那就要失敗了。所以春天打獵，是揀取不孕的禽獸。夏天打

獵，是除滅害苗的禽獸。秋天打獵，是應肅殺之氣的。冬天打獵，是因萬物長成，可以盡數打取的。這都在農事閒

空的時候，把打獵來練習武事的。過了三年，還要大大的出外練兵，練了回來，整齊隊伍，到太廟稟告祖宗，大家

飲一回酒，因而計數軍用的器械和獵獲的禽獸，顯著君臣們車服旌旗的文章，表明貴賤的等級，辨別上下的

等第，行列，坐作，進退，順着年少和年長的出入的禮節，這都是講習上下的威儀啊。鳥獸的肉，不合放到俎上。

去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合用在禮器上去做裝飾，那末國君不去獵取牠，這是古時候的法制啊！像那些山林川澤裏的動植各物，平常資取牠做器用的，這是賤役的事情，小臣的職務，不是國君所該干預的。」  
隱公道：「我預備去巡行邊境，不是專為觀魚哪。」便動身到那裏去，大設捕魚的器具，觀看起來，僖伯因為不聽他的話，便推病沒有跟去，書上載着說：「隱公陳設魚具在棠的地方。」這不是合禮的事情，并且說棠是邊遠的地方啊。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三國之師俱附於許之城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

弧，以先登。登弧，旗名。子都，鄭大夫。公孫闞，自下射食之。穎考叔奪其顛。顛，墜也。考叔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又

以蝥弧登周廩而呼曰：「君登矣！」周廩也。廩，招也。登，弧也。登弧，見君之旗。壬午，遂入

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齊不取。公曰：「君謂許不共，許不供，故從君討之。」許既

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預聞。魯不取。乃與鄭人。鄭莊始以三國之師同克許，難自專功，而伴讓齊魯及齊魯交讓而

百里奉許叔。許莊之弟。以居許東偏。偏，邊也。己弟叔段何在而愛及他人。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逞，快也。言許禍降自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同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共，給也。億，安也。寡人有弟，叔段不能和協，而使翊其口

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翊，口寄食也。段出奔共，國故云寄食於四方。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

此民也！以上通前以下料。吾將使獲也。鄭大夫。佐吾子。伏。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

後只此句點題。

悔禍于許

以禮如人以恩禮相遇悔禍前日之禍許而轉而佑之根上天禍許國來○十五字作一句讀若者逆料之詞是說在自已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天未必其悔禍於許也下文乃緊承悔

禍意作兩層寫出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媾其能降以相

從也

無寧猶寧無也茲此也言寧無此許公復奉許之社稷唯我鄭國之有所請告於許如舊昏媾許其能降心以從鄭也○三十字作一氣讀就有益於鄭處推出一層

無滋他族實

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

言無長他族類迫近鄰此以與我鄭國爭此許地吾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精意以享之曰禋或謂他族是暗指齊魯似極有照應但此事說在自已身後者恐非專指齊魯也玩于孫二字可見○三十二字作一氣讀就有

害於鄭處推出一層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復奉其社稷亦聊以固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吾圍也

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一凡而器用財賄無置

于許也我死乃亟去之

是心口相商，吞吞吐吐，無從捉摸，真奸雄之尤。但辭令妙品，洵不多得，謂之有禮，亦止論其事，未暇誅其心也。

【白話】秋天七月裏，隱公會合了齊侯、鄭伯，領兵去攻打許國。到了庚辰日子，三國的兵都附集在許國的城下。穎考叔拿着鄭伯的蜚弧旗，首先上城。子都從下面射他，一冷箭，考叔當即跌下來死了。瑕叔盈又拿那蜚弧旗上去，向四面招展着，大喊着：『國君已經上城了！』因此鄭國的兵衆完全爬上城去。壬午日，便打進許國。許莊公逃向衛國去。齊侯把許國讓給隱公。隱公道：『你說許國不盡職務，所以隨了你來討他。如今許國既已伏罪了，雖則你有這個命令，我却不敢與聞。』于是就讓給鄭人。

鄭伯受了，便着許國的大夫百里，奉了許莊公的兄弟，住在許國的東面邊地。對他說道：『上天降禍許國，那鬼神實在不滿意許君，所以借我的手來攻伐他。我就是一兩個同姓的臣子，尚不能供給安定他，還敢把克許算做自己的功勞麼？我有一個兄弟，不能和合在一處，弄得他寄食四方，況且能夠久長保有許國麼？你現在且奉了許叔去安撫那邊的百姓，我還要差獲來輔助你。若是我得善終地下，上天或加恩禮，改悔了從前降禍許國的心，寧可等許公復國，再奉祀他的社稷，就是我鄭國有什麼要求他，像舊日親戚一般，想他定能降心相從的。切勿抄出別族，逼近住在這裏來，和我鄭國爭這塊地方。吾子孫將來要滅亡得來不及救，況且還能夠祭祀許國的山川麼？我的着，你住在這裏，不但爲許國計算，也是聊賴着想堅固我的邊境啊。』因此又差公孫獲住在許國西面的邊地，對他說道：『凡是你的器用錢財，勿放在許國。我死了，你趕緊離開那邊。我先君新遷的都邑，就在此地。周家自從東遷之後，已經衰弱，因此子孫一天一天失掉他的班列。那許國是神農的後裔，啊！天如今既厭棄周德了，我鄭國能夠和許國相爭麼？』

君子說：『鄭莊公這件事體，却是有禮的。禮是經理國家，安定社稷，整治百姓，利益後人的要務。許國沒有法度，就去攻伐他，平服了，便去發放他，揣度自己的德行去處置他，酌量自己的能力去對待他，看了時機然後發動，不使遺累後人，好算是知禮的了。』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傳

夏四月取郕告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弑蕩公恐諸侯討已故以郕國所造之鼎賂魯桓

然非禮也受爵錫者之賂器以奸宗廟公至是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大廟○曰取曰納書法廩

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言人君者將昭明善德閉塞邪違而顯示百官如日月

者昭著于物以垂示于孫昭德塞違並提是一篇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也茅屋以茅飾屋也大路越

活席大路祀天車樸素無飾越席結草爲席也大裘不致大裘太古之裘肉汁也采食謂米也一石春爲八斗昭

其儉也儉約不敢奢侈○昭衮冕衮○衮畫衣冕冠也帶裳幅裳○帶革帶裳下衣幅

也衮冕○衮畫衣冕冠也衡紘紘○衡維持冠者欲冠之垂者鞞鞞○鞞下上聲○藻率以韋爲之飾以藉玉鞞鞞○鞞下上聲○藻率以韋爲之飾以藉玉

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昭其物也大小各有物色○昭錫錫○錫在鐘和在鉦鸞和鈴鸞和鈴在鐘和在鉦

昭其聲也昭令德以示子孫者六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昭其明也昭令德以示子孫

堵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有損益紀維也發揚也紀律紀綱法律也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總昭德作一收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即所以塞違也今滅德立違今受賂立督

滅德不塞違而立違而實實猶其賂器於大廟實猶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象效尤也誅責也○不可

納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謂寵臣之愛賂賂章明而無所忌憚也郕鼎在廟章

古 文 觀 止 卷 一 臧哀伯諫納郕鼎

十三

孰甚焉！

太廟百官助祭之所章明昭著莫過于此○不可納者二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同邑。

九鼎夏禹所鑄三代相傳以爲有國之寶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成周之維邑

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

其見非于義士必甚

○不可納者二○歷言滅德立違之失以見昭鼎當歸出之于廟也

公不聽。

仍實周內史大夫

聞之曰：「臧孫達即哀伯其有後

于魯乎？

于魯乎？

德伯諫臧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于魯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桓公雖滅德立違哀伯橋諸不忘諫之以昭德○昭德器

結

【評語】劈頭將昭德塞違四字提綱，而塞違全在昭德處見。故中間節節將昭字分疏，見廟堂中何一非令德所

在，則太廟容不得違亂賂鼎可知。後復將塞違意，分作三樣寫法，以冀君之一悟而出鼎，故曰不忘。

【白話】夏天四月裏到宋國搬取郕國所造的大鼎，拿來放入太廟裏面，這不是合禮的事情啊。

臧哀伯諫道：「凡是做人君主的，把昭明善德，閉塞違邪，來顯示百官，還恐怕不能長守勿失哩，所以要昭著

最美的德，拿來傳示子孫。因此清廟茅屋，素車草席，肉汁不加調和，黍穀不講精整，是表示他的儉約啊；畫衣禮

帽，蔽膝玉笏，皮帶下衣，裏脚複履，以及帽子上上的衡紕紘紕，是表示他的制度啊；熟皮做的藻率，刀鞘上下的裝

飾，以及大帶和帶上垂下的東西，旌旗的垂旒，馬頸的纓子，是表示他的等數啊；上衣畫的火龍，下衣畫的黼黻，

是表示他的文章啊；畫出五色，比天地四方的形象，是表示他的物彩啊；車馬上錫鸞和鈴，是表示他的聲音啊；

日月星三辰和龍虎的旗子，是表示他的光明啊；講到一種美德，儉約有度，損益有數，有文物來維持他，有聲明

來發揚他，這樣拿來顯示百官，百官就因而害怕，不敢變動綱紀法律了。如今滅德立邪，放那賄賂的器物在太

廟裏，拿來顯示百官，百官效法起來，又怎麼好責備他呢？國家的敗壞，是由于百官的違邪，百官的失德，是由于

寵臣貪賂，彰明昭著的沒有忌憚。那郕鼎放在太廟，彰明昭著，那有比這個再甚呢？從前武王克了商朝，搬九鼎

到維同邑，義士尚且說他不是，何況將昭明違亂的賂器在太廟，這怎麼說法呢？」



桓公不聽。周朝內史官聽得這件事情，便道：「臧孫達將來有好後裔于魯國啊！國君做了違邪的事情，他却惓惓不忘的，把昭德來勸諫他。」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姬姓國。使蔣、章蔣夫，楚大夫。求成焉，使之求平于隨許也。軍於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于瑕以待隨之報。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主行成之事。鬬伯比楚大夫。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言不得志于漢東，是我失策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聞也。張修大也，楚之失策正坐此患。故不能得志下，乃為楚盡策。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

之利也。張則不懼，離則不協，楚然後可以得志，故曰利。少師侈，隨之少師，素是修大。請羸師以張之，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忽楚而愈

自修大，三張字呼應緊峭。熊率且疽，楚大夫。比楚大夫。曰：「季梁，隨賢臣。在何益？」言季梁在彼必諫，雖羸師無益于楚。鬬伯比

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不徒為今日計，且隨君寵少師，料其未必聽季梁之言。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羸師也。王從伯比之計。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急焉？」一句喝破，要軍之詐。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有道大淫亂，然後小能敵大。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

也。忠，民信神是一篇主意。○承道。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正辭，謂祝史官實其言，辭而不欺，誑鬼神。○又承忠信。今民餒而

君逞欲，是無利民之忠。祝史矯舉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于鬼神。○是無正辭之信。臣不知其可也。」臣不知其小之可以敵大也，此

斷言楚不可追之意。公曰：「吾牲牷，牲牛羊豕也。牷，純色也。完全也。肥腍，突，臑也。臑，肥也。臑，肥也。臑，肥也。粢盛，成，豐備也。何則不信？」臑，肥也。臑，肥也。臑，肥也。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上兼舉忠民信神隨侯單說信神一邊。已忘却忠民了，故下歸重民為神之主上。

力於神。信神只在忠民上看出故下三 故奉牲以告。祝史奉牲以告神下做此 曰：「博碩肥腍。」博廣也碩大也言是

性廣大而肥充 告謂民力之普存也。告神以博碩肥腍者謂民力之普備安存所以能如此也 謂其畜牲去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癘。促 蠱 裸 也。謂其備腍咸有也。疾蠱疥癬也三句俱承民力普存說唯民力之普存故其所養之畜蕃大而無疥癬咸備而不闕失

也○答上牲 牲肥腍句 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答上潔盛豐備句 酒醴一段是補筆 所謂

曰：「嘉粟旨酒。」以尊敬之心 將其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酒醴一段是補筆 所謂

馨香，無譏慝也。穢牲黍盛酒醴所以謂之馨香者由民德之馨香無譏諛邪慝故也○總一筆答上何則不信句○內用七個謂字七個也字類性生委末所謂馨香一句直與上所謂謂馨香一句呼

應 故務其三時。養以 成民 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上至高祖下及 又孫○教以成民 以致其禋祀。精意以享 祀曰禋○致

力于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謂祭則受福 戰則必克也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夫

民神之 主句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上文 收完 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去聲○ 修政指

忠信而言兄弟之國謂漢東姬姓小國言當與之親而協不可與之棄 而離庶可免于楚國之難也○又找一筆與鬬伯比之意暗合妙甚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禮

結字

【評語】 起手將忠民信神並提，轉到民為神主，先民後神，乃千古不易之論。篇中從致力於神處，看出成民作用來，故足以破隨侯之惑而起其懼心。至其行文，如流雲織錦，天花亂墜，令人應接不暇。

【白話】 鬬武王去侵討隨國，先假意差遠章去求和，一方面紮營在瑕地，等他的消息。隨國人着少師來主管講和的事務，鬬伯比對楚王道：「我們不能在漢東得志的緣故，都是我們自己弄得這樣的啊！我們張大我的軍隊，并披帶我的甲冑兵器，把武力去壓制他們，他們自然害怕，就聯合起來算計我們，所以不容易把他們離間了。漢東的國度，隋算最大，隨國如果誇張起來，必定拋棄那些小國。小國一離心，那就是楚國的利益啊！少師素

來很驕傲的，請把老弱殘兵陳出去，使他見了，越發的自大便了。『熊率且比道：『季梁在那裏，這法子有何用處呢？』』罔伯比道：『拿他作爲後首的計算，并且少師很得他君的寵幸，未必他君聽季梁的話呢。』楚王就依伯比的計策，陳列些老弱殘兵，接進少師。少師不知是計，看了回來，請隨君去追楚兵。隨君打算允許他了。

季梁止住他道：『天正屬意楚國，楚國的老弱殘兵，他是引誘我們的，吾君何必性急呢？我聽得說的小國所以能夠敵得過大國，因爲小國有道，大國淫亂的緣故。所叫做道是待百姓須忠厚，對鬼神須信實。做君上的想有好處到百姓，這就是忠；祝官史官，都說正確的話，這就是信。如今百姓受餓，你君却逞一己的私欲，祝官史官詐稱功德來，祭告鬼神，我真不曉得他怎麼就好呢。』隨君道：『我用的三牲都是純色，又很肥壯，黍稷及裝在器皿的祭品，也很豐盛完備，怎麼算不信呢。』季梁道：『百姓是鬼神的主體，因此古時候的聖王，先要教養百姓，然後才盡力到鬼神上去，所以祝史官捧了三牲去祭告道：『很廣大很肥壯。』這句話是說百姓的力量，普遍安存，是說他牲畜的很大，很多，是說他不生疥癬的疾病，是說他完備壯實，毫沒缺少。捧了祭品去祭告道：『清潔的黍稷，豐滿的祭品。』這句話是說他三季農忙的時候，沒有妨害，因此民和年豐的啊。又捧了酒醴去祭告道：『盡善敬的心，進這美酒。』這句話是說上上下下都有很好的道德，沒有邪僻的心思。所說祭物的馨香，就是民德的馨香，沒有譴邪奸惡罷了。所以專務那三季農忙的時候，修好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教，親近他的九族，拿來盡力他的祭祀，于是乎百姓和睦，鬼神也降下福澤，所以舉動起來，總有成功了。如今百姓各存各的心，鬼神就失了主體，吾君雖祭祀獨豐，那裏有神降的福澤呢？吾君且修好政治，并且親暱，這些同姓的國度，方才可以免難哩。』隨君懼怕了，便修理自己的政治，楚國不敢再來攻打了。

###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我曹劌。

魯人

請見。

現○請見莊公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

肉食謂在位有祿者，閒猶與也。言在位者自能謀之，汝又何與其謀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者所見鄙陋，其謀未能遠大也。○遠謀二字是一篇關鍵。

遂入見，問何以戰。問何特以與齊戰。○問得始。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分之二者必

人也。或者感吾之德而可以一戰乎。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惠未能徧及民心不肯從。上所使未可以為戰。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精神之物。言祭祀之禮不敢有加于舊而祝史告神必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戰乎。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信未能感孚於神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也。未可惜以為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小獄爭訟也。大獄發傷也。情實也。言小大之獄雖不能明察然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實也。情實無冤枉而可以為戰乎。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獄

以情不使有枉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盡心于民則民宜盡心于君。庶可以一戰。○可以一戰。緊照問何以戰。一可字又與下四可字相應。戰則請從。則請從行。○請從

與上請見相應。公與之乘。去聲。○乘兵車也。戰于長勺。酌地名。○長勺地名。公將鼓之。公欲鳴鼓以進兵。劇曰：「未可。」齊

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大崩曰敗績。公將馳之。公欲馳車而逐齊兵。○將鼓將馳與上將戰相應。劇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轍車跡也。軾車前橫木。劇曰：「可矣。」遂逐齊師。兩未可兩可突兀相應。既克，公

問其故。公問不鼓及下視登望之。故。○又與問何以戰相應。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言所以必待齊人三鼓之故。○未戰論忠將戰論氣。肉食人見不到此。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下視登望之故。○克之。登之作兩樣寫法。筆墨精采。

【評語】「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罵盡謀國債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戰考君德，方戰養士氣，既戰察敵情，步步精詳，著著奇妙，此乃所謂遠謀也。左氏推論始末，復備參差錯綜之觀。

【白話】齊國的兵來攻打我魯國，莊公要和他作戰。曹劌請求進見，他的同鄉人道：「這軍國大事，自有吃俸祿

的人來計劃，又何用你去與聞呢？」曹劌道：「那吃俸祿的人，見識卑鄙，不能從遠處地方着想的。」說罷，就見

「莊公問莊公怎麼可以作戰，莊公道：「那衣食的安逸，不敢專獨享受，必把他分給凍餓的人。」劇道：「這小小

的恩惠，沒有遍及百姓，未必肯聽從的。」莊公道：「祭祀的牲畜，和玉帛，不敢比前增加，必用誠信去祝告鬼神。」劇道：「這小小的信用，未必能感格鬼神，鬼神是不肯降福的。」莊公道：「小大的獄訟，雖不能明瞭他的曲直，但必盡心求他的實情。」劇道：「這是忠厚的一端，可以一戰了戰的時候，就請同去。」

莊公同他坐了兵車，在長勺地方作戰。莊公想要擊鼓進兵，劇道：「還沒好哩。」等到齊兵三通鼓罷，劇道：「好進兵了。」齊兵打得大敗而回。莊公想要追趕他們，劇道：「還沒好哩。」下來看看他們的車跡，又立上車前的橫木，望他們退去的情形，便道：「好追趕了。」就此追趕齊兵。

既打勝了回來，莊公問他所以這樣作戰的緣故，劇道：「那作戰的事情，全靠一股勇氣啊。擊第一次鼓，氣就振作起來；第二次便衰敗；第三次便竭盡了，他們勇氣竭盡，我們却正興盛，所以能夠勝他的。那大國的情形，最難測度的，怕他有伏兵哩；後來我看他們的車跡也雜亂了，望他們的旗子也顛倒了，知道是真敗了，所以追趕他的。」

###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不虞君

之涉吾地也，何故？』」問得冷峭絕不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不虞君

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召望齊始封之君也。』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伯長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第○履所踐歷之地穆陵無棣皆齊境言其所賜之履不限地界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二宣賜履破涉吾地句

是問。包襄東也。茅菁茅也。禹貢蒲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粃酒其上。象神飲之也。徵問也。昭王成王孫也。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他何故句。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管仲問罪之詞，原開一條生

路，故對使一語一推恰。刑○涇楚地，潁州夏。楚子使屈完夫。楚大如師。○齊師觀兵勢，如往也。使往好問諸水濱一語近體。師進，次于陘。召陵縣南有陘亭。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而觀之。乘共載也。○齊師總

師退，次于召陵。屈完請盟，故也。楚不服罪。故師進楚，既請盟，故師退。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言諸侯之附從，不殺諸侯，謙稱。

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微求也。言我以君之惠而得微社稷之福，使寡君見收于君，雖為君辱，實則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前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是挾諸侯以令諸侯矣。宜乎其窮于屈完之對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何等。張屈完只閒閒將以。屈完及諸侯盟。齊盟也。與篇首應德以女兩路合來一揚一抑又何等安雅妙。

【評語】齊桓合八國之師以伐楚，不責楚以僭王猾夏之罪，而顧責以包茅不入，昭王之不復，一則為罪甚細，一則與楚無干，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其何以服楚而對諸侯乎？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霸者舉動極有收放類如此也。篇中寫齊處一味是權謀籠絡之態，寫楚處忽而異順，忽而詭譎，忽而嚴厲，節節生峯，真辭令妙品。

【白話】春天齊侯合着諸侯的兵，偷打蔡國，蔡兵敗散了，就趁此去攻打楚國。楚王差人來和他們說道：「你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好比風中的馬牛，一走逆風，一走順風，絕不相關的，不料你到我這裏來，是什麼緣故呢？」

管仲答道：「從前召康公吩咐我先君太公說：『五等諸侯，九州伯長，你好征伐，那有罪惡的，因此幫助周朝。』

齊桓公說：「我與諸侯同好，何如？」齊侯說：「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賜我先君領土，東邊到海，西邊到河，南邊到穆陵，北邊到無棣，你楚國應貢的包茅，如今不入都貢獻，祭祀起來，沒有東西好灌酒，這是我請教你的。還有昭王南來巡狩，淹死在漢水裏，不會得回轉，這也是我要詰問你的。』楚使答道：『不進貢包茅，這是我國君的錯處，以後敢不供給嗎？至于昭王的淹死，不會回轉，這和我國無關，你可到那水邊詰問去。』齊侯見楚國不肯服罪，就進兵紮營在陘地。

到了夏天，楚王着屈完到齊營那邊去請和，兵便退下來，紮營在召陵。齊侯陳列了諸侯的兵，和屈完同坐車，上觀看一回。齊侯說：『諸侯的附從，那裏是爲我一人，實是繼續先君的舊好。你國君也和我同好，怎麼樣？』屈完道：『因你的恩惠，使我國得求到社稷的幸福，不嫌辱沒，收錄我國君，這是我國君願意的事情啊。』齊侯道：『把這些兵來作戰，那個能夠抵敵我，把這些兵來攻城，什麼城攻不破呢？』屈完道：『你若把恩德安撫諸侯，那個敢不歸服。你若靠着武力，那末楚國有方城的山，好拿他做城，有江漢的水，好拿他做池，雖則兵多，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屈完便和諸侯統通訂了盟好。

### 官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 左傳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虢。下一復字便伏下一甚可再意。官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表外護也言虢爲虞之外護。虢亡，虞必從之。虞失外護則必與之俱滅。○事急故徒作險語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啓。

寇不可翫。翫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斯狎也在昔爲晉在今爲寇在昔爲啓在今爲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頰輔如唇在表虢存則輔車相依虢滅則唇亡齒寒此

言滅虢正所以自滅應虢亡虞必從之句。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晉虞皆姬姓故曰吾宗。對曰：「大

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不從大王剪商與虞仲俱遜國而奔

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二人皆大王之子王季之兄也蓋大王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爲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第王季

吳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是爲虞之始祖。○此段只說虞固出于太王。

穆仲封于東虢為鄭所滅叔  
封西虢為今之虢公始祖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王功曰勳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

而藏于盟府也○此後 將虢是滅何愛于虞虢比虞于晉又近一世晉既滅虢何且進一虞能親

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曾孫莊伯之孫言晉虞不過同宗而

莊乎桓桓莊之族為獻公同祖兄弟實至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

尚害之況以國乎至親而以寵勢相偏猶尚害之况虞有一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佑晉雖 欲害而不能○寫癡人如畫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近

乃依之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蔡仲之命篇辭 德字引書一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君陳篇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 有德者之物繫語助也○德字引書二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為神之主神享要從 民和看出故帶說此句神所馮憑依將在德矣冷語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虞國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晉明德之 祀所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也○破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弗聽許晉使去聲宮之奇以其族行恐羅晉禍挈其妻 子以奔于曹國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臘

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及虞終臘祭即 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評語】宮之奇三番諫諍前段論勢中段論情後段論理層次井然激昂盡致奈君聽不聰終尋覆轍讀竟為之

掩卷三歎

【白話】晉侯第二次又向虞國借路進兵去打虢國宮之奇諫虞君道「虢國是虞國的外護啊虢國一亡虞國



必定也跟他亡的。晉國的心沒有滿足的，不可開啓他的念頭；他像寇敵一般，不可同他狎玩的。前一次已經夠了，還好再有第二次嗎？俗話說得好：「面頰和牙車，是互相依靠的。嘴唇一沒有牙齒就覺着冷了。」這就是虞國和虢國的說話呢！」虞公道：「晉國是我的同宗，那裏會來害我呢？」宮之奇道：「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兒子，太伯不聽從太王去滅商朝，因此不能承繼君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兒子，做文王的卿士，有功勞在那王家，并載着盟書，藏在盟府。既然要把虢國滅掉，那裏還愛什麼虞國呢？并且虞國能親是桓叔莊伯麼？他來愛你，那桓莊的兩族，是獻公應該愛的。他們有什麼罪惡，獻公拿他們通殺掉，不是爲了他們族大勢逼麼？親族的人，因爲寵勢相偏，還并且殺害他，何況爲着一國的勢力呢！」

虞公道：「我祭祀鬼神，來得豐盛潔淨，鬼神必暗裏保護我。」宮之奇道：「我聽見的，鬼神不一定親近那個，只依據那有德的罷了。所以周書上說的：『上天沒有什麼親，只揀有德的依據他。』」又說：「黍稷不是什麼香，只有明德才是香哩。」又說：「祭祀的人，不改換物品，惟獨有德的，鬼神才來享食。」這樣說來，那不是有德的，百姓就不和睦，鬼神就不享食了。鬼神所依靠，大概在那有德的了。若是晉國取了虞國，却有明德來薦他的馨香，鬼神難道吐了他麼？」

虞公不聽他的話，便允許晉國差來的使者。宮之奇恐怕連害，便領了他的家族到別地方去，說道：「虞國滅亡，等不到臘祭了。就在我們的動身後啊。晉國便好把滅虢的兵滅虞，不要再起兵了。」冬天，晉國滅了虢國，兵回來的時候，在虞國駐紮，就冷不防攻取虞國，把他滅掉，將虞公捉得來。

### 齊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

去聲。修睦以尊周室，故以爲禮。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宰，孔官名。胙，祭肉。異姓諸侯，非夏商之後，不賜胙。襄

王使宰孔賜齊桓胙，蓋尊之比于二王也。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有事于文武，謂有祭祀之事于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諸侯皆曰伯舅。

本與下以伯舅耆老句，鍾文只因齊侯欲下階拜王命遂分兩番說錯，落入妙。齊侯將下拜，賜○插入一句妙。孔曰：「且有後命。」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耆，勞功勞也。級等也。言天子以伯舅年老且有功勞于

王室故進一等。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尺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去聲天子羞，敢不下拜。」小白桓公名，曠，越顯墜也。公自稱名言我豈

而墜于下，適足以昭天子之辱，敢不下階而拜者乎？下拜，句登，句受。

【評語】看他一連寫五個下拜，兩無下拜，與敢不下拜應，將下拜與下拜登受應。

【白話】大會諸侯在葵丘地方，尋從前的盟約，且修一向的舊好，這是很合禮的事啊！周王差宰孔來賜齊侯祭

肉，說道：「天子有祭事在先王文武的廟內，差我把祭肉來賜給伯舅。」齊侯將要下階拜命，孔道：「慢點，還有

後命哩！天子吩咐我說：「因為伯舅年紀老了，且有功勞在王家，所以進一等級，不要下階拜謝了。」

齊侯道：「君主如天，他的威嚴是常在面前的，我小白敢貪天子的寵命，不下階拜謝嗎？恐怕得罪上天，使我

墜落下來，反而要丟天子的醜，怎敢不下階拜謝呢？」說罷，便下階拜謝了，再上階來受那賜給他的祭肉。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晉惠使卻乞召呂甥，迎己，故會秦伯盟于此。秦伯曰：「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對得駭人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在下之人，君指惠公親謂死於戰者，征繕征賦治兵也。圍惠公太子名言，小人恥其君為秦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賦治兵

以立太子曰必報秦仇，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君子在上之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賦治兵，以待秦命。晉君之命曰必報秦之德，唯唯有死而無二心也。○初諫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說出不和之故來，始知正感其長，兩邊一

樣加不釋在籍四字  
是制縛秦伯要著  
以此不和。一又用不和二字作秦伯曰：「國謂君何？」或死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不知事理徒爲憂感以爲秦必害其君君小人曰：「我毒

秦。秦豈歸君？」毒秦謂晉背施閉羅毒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所以爲怨○即承上君

章法極整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拾晉有二心而秦執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舍之則秦之德

又極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晉既知罪而秦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莫厚于此執之

則秦之刑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服秦者懷秦之德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歸晉君之役使諸侯

也。納而不定。若秦初納晉君今執廢而不立。秦既執晉君今不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是秦始有德于晉而今則變德爲怨秦豈肯爲此○前兩段並述秦伯曰：「是吾心也。」入其改館

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評語】通篇作整對格，而反正開合，又復變幻無端，尤妙在借君子小人之言，說我之意，到底自己不會下一語，

奇絕！

【白話】十月，晉國的陰飴甥，會合秦伯訂盟在王城地方。秦伯道：「晉國裏的人，意見果和洽麼？」陰飴甥道：「不

和。下邊的人羞恥國君被虜，還悲痛從戰的親屬戰死，因此不怕征取賦稅，修治甲兵，立起太子圍來做君說道：「

一定必報秦國的仇恨，情願服事那戎狄。」上邊的人愛惜國君，並且知道自己的罪，不怕征取賦稅，修治甲兵，

來等秦國的命令說道：「一定必報秦國的恩德，就是到死也沒有二心的。」因此所以意見不和了。」

秦伯道：「你們國裏猜想晉君怎樣呢？」陰飴甥道：「下邊的人不明事理，單是憂慮以爲難免秦國殺害的。上

邊的人把自己的心推測人家的心，以爲秦國必定要歸還的下邊的人說：「我們毒害了秦國，秦國那裏肯歸還我君呢？」上邊的人說：「我們自己認罪了，秦國必定歸還我君的。」有離貳的心，就把他捉了去，既已服了

罪，就把他放轉來。恩德沒有再厚于此了。刑法沒有再威于此了。服罪的懷念恩德，離貳的懼怕刑法，這一件事情，秦國可以成功霸業了。若是起先把他納入晉國為君，現在捉他來，不安定他的君位，把他廢棄在秦國，使他不能夠再立為君，這是把恩德掉過來變成仇怨了。我想秦國決不肯這樣的。『秦伯道：『這是我的本心啊！』就此換客舍給晉君住，并送牛羊豕七牢的禮物給他。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襄公宋公將戰。大司馬即子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宋商君

將興之。公將圖弗可赦也已。獲罪於天不可赦宥弗聽。及楚人戰于泓。泓也。○泓水名宋

人既成列。宋兵列楚人未既濟。楚人尚未盡渡泓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何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後告。省句公曰：『未可。』何又

既陳。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大崩曰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從，殲盡殺也。○二句寫敗績不堪

國人皆咎公。歸咎襄公不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禽，去聲』重再也。二毛，頭黑白者，言君子於敵人被傷者，不忍再

不成列。亡國之餘，根棄商向來鼓鳴鼓進兵也。言不進兵以擊未成陣者，釋上未可意子魚曰：『

君未知戰。一句勅勅，強也。強敵厄於險隘而不成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陣者是天助我以取勝之機會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迫而鼓進之猶有懼焉。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向更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耆，胡耆元老之稱，言與我爭疆者皆吾之仇敵，雖及元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老猶將擒之，何有於二毛之人乎。○辨他不禽二毛明恥

雖及胡耆，胡耆元老之稱，言與我爭疆者皆吾之仇敵，雖及元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老猶將擒之，何有於二毛之人乎。○辨他不禽二毛明恥

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明設刑戮之恥以教戰鬥，原求其殺人至死。若傷而未死，何可不再傷以死之。○辨不重傷。

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若不忍再傷人，則不如不傷之。不忍禽二毛，則不如早服從之。○再辨他不重傷，不禽二毛，更力痛快。

三軍以利

用也。

凡行三軍，以利而動。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金退，以鼓進。以聲佐士衆之氣。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若以利而動，則雖迫敵于險，無不可也。聲

威致志，鼓儼

可也。

儼參錯不齊之貌，指未整陣而言。聲士氣之盛，以致其志。則鼓敵之儼，勇氣百倍，無不可也。○再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個可字，相呼

妙應更

【評語】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中只重阻險鼓進意，重傷二毛帶說。子魚之

論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說到不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爲痛快。

【白話】

楚國的人去攻打宋國，好救那鄭國。宋襄公打算和他作戰。大司馬子魚竭力勸諫道：「上天棄絕商朝，已經長久了。你君要想振興他，那是得罪上天，不可赦宥的了。」襄公不聽，就和晉人作戰。在泓水上面，宋國的

兵既已列成陣勢，楚國的兵還沒渡完。司馬道：「他們兵多，我們兵少，趁他們沒有渡完的時候，請就攻打他罷。」

襄公道：「那不可以的。」楚兵渡完了，還沒列成陣勢，又拿攻打的話告訴他。襄公道：「還不會好哩。」等到

楚兵列陣已定，才去攻打他。宋兵殺得大敗，襄公的股也受傷，那些近衛的官都被殺死。于是國裏人都歸罪襄

公。襄公道：「仁德的君子見敵人有受傷的，不忍再傷他。花白頭髮的人，不忍去擒他。古時用兵的道理，不迫人

于險，我雖是亡國的后裔，可是不進兵去攻擊，那沒有列陣的敵兵。」

子魚道：「你還沒知道作戰的事情哩。那疆悍的敵人，正在危險的地方，還沒列陣，這是天助我的好機會。哪

趁此進兵攻打他，有什麼不可以呢？還恐怕未必能取勝哩。并且現在和我爭疆的都是我的仇敵，就是年紀再

大的老人，還要把他擒得來，何在乎花白頭髮的呢？明設刑戮的恥辱，來教導戰鬥，是爲要他殺死敵人。若是受

了傷，還沒有死，怎麼不再加傷害呢？如果不忍再加傷害，那末不如不去傷害他。不忍擒那花白頭髮的人，那末

不如早去服從他。大小三軍，原是靠着利益動用的。鳴金擊鼓，原是聲佐兵衆氣勢的。靠利益而動用他，儘可進迫那危險地方的敵人，聲佐兵氣，振作他殺敵的心志，儘可攻擊那行列未齊的敵人。」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卻隲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爲文公所傷害欲焚公宮而弑之寺人披請見。現○寺人內官也名披請

文公相見欲以難告公使讓之且辭焉。讓責也公使見○總二句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城人君

命一宿女汝卽至。獻公命汝經宿乃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君田獵于渭水之濱女爲

去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惠公命女三宿乃至女不待三宿而次宿卽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二者雖奉獻公惠公之命何其至夫祛區猶在女其行乎！祛衣祛也披伐蒲斬公祛言所斬之祛尙在女

其去之乎？○二句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去聲○臣謂君

知君入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于禍難，○舍讓帶謂小人輕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奉君命無二心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前此伐公乃爲君除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公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

○竟斥之爲惡復等之蒲狄人快語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今安知無有如蒲狄而能爲公害者乎當亦有人奉命速

之意，齊桓公置射石鈎而使管仲相。去聲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君若

易之，何辱命焉？君若反其所爲則我將行者其衆，豈唯刑臣！披闖人故稱刑臣但恐懼罪而

見舊臣畏懼不安必有禍難矣意在含吐之間傳其○以上答夫祛猶在女其行乎之意公見之以難告。公乃召見寺人披披晉侯潛會秦伯

于王城也。翟難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居卻芮瑞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郤

之才不亞佩執因事失計自取戕辱惜哉

【評語】 寺人披傾險反覆，誠無足道。然持機事告人，危言迫脅，說得毛骨俱悚，人自不得不從之，可謂闖人之雄。

【白話】 呂甥卻芮他們是惠公的舊臣，怕文公逼害他，打算放火燒那公宮，好就此殺掉文公。這時有個太監叫披的，求見文公，文公差人責備他，并且回斷他不見，對他說：「蒲城那件事情，獻公叫你過一宿好到，你當日就趕來，後來我在狄國跟狄君去渭水旁邊打獵，你替惠公來尋殺我，叫你過三宿好到，你第二宿就趕來。雖是你有國君的命令，爲什麼要這樣的快呢？那在蒲城斬下來的袖角還在這裏，你快到別處去罷！」

披答道：「我以爲你這番進國，總曉得做君的道理了。若是還沒曉得，恐怕又免不掉禍難了。做臣子的受了君命，沒有二心，是古時的法度啊。替君除去仇惡，當盡我的力量做去。那時你是個蒲人，狄人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如今你卽了君位，就沒有像蒲狄的禍患麼？從前齊桓公忘了射中帶鉤的仇怨，還用管仲做宰相，你若是反了桓公的行爲，那末我自會去的，何必煩你的命令呢？只怕畏罪要走的人，多得很哩，那裏就是我刑臣一個人麼？」

文公聽了，便召見他，披就把呂甥卻芮的陰謀告訴出來。文公暗會秦伯在王城避難，己丑三十日，公宮起火，呂甥卻芮搜尋不着文公，就趕到河上，秦伯引誘得來把他們殺掉。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姓之語助推名介推亦在從亡中未嘗言祿而文公願祿亦不及介推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唯文公獨存○一非人力

惠懷無視，外內棄之。惠公懷公皆枝害無親外而諸侯內而臣民無不棄之○二非人力

非君而誰？四非人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置立也○總斷一筆竊人之財，

左傳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再痛罵之快極

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貪天之功在人為罪，在國為奸，而下反以為義，上反以推賞是上下相欺，難與一日並處于朝矣。此即是歸隱意，乃不言祿之由也。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誰對？冤言何不自去求賞，即不求以死。將誰怨耶？母特試之，故作相商語。

對曰：「尤而效之罪，又其焉？」尤過也。我以貪天者為過，今復效之，則我之罪

又甚于彼矣。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看推自亦諷有怨言，何勞後人又責其怨。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故

再作相商語。○上是試。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

煙用文之是求顯也。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吾身

將隱于山林，何用假言辭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非，隱而求顯也。上是不欲享其利，此是不欲享其名。

其母曰：「能如是乎？」細玩此四字，乃知其母上二番特試之也。與汝

偕隱。有此賢母，故能成子之高。

遂隱而死。

不言祿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緜上西河地名，以此為介推供祭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志記也。旌表也。言以此田記吾祿不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之善也。○祿亦弗及結案。

【評語】晉文返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推獨超然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獨咨嗟歎息，不能已也。篇中三提其母，作三樣寫法，介推之高，其母成之歟？

【白話】晉文公賞賜那班跟他逃難的人們，有個姓介名推的，從沒說他自己的功勞，要受俸祿，那俸祿也就賞賜不到他。

介推道：「獻公的兒子，一共九個，現在只剩一個文公了。惠公懷公，都沒有親黨，外而諸侯，內而百姓，都離棄他們的。上天若還沒絕掉晉國，必定要有君主出來，這執掌晉國祭祀的君主，不是文公，是那個呢？上天實在要立他，可是一班從亡的人，以為是自己的功勞，不也欺侮了上天麼？搶人的錢財，尚且叫他盜賊，何況貪取上天的功勞，算做自己的功勞呢？那貪取上天的功勞，在人為罪，在國為奸，如今在下的却以為義，在上的却以行賞是上下互相欺蒙，難以和他們同在一處了。」

他的母親道：「你何不也去求賞呢？你就到死不求，又抱怨那一個呢？」介推道：「我已經說是他們的罪過，

我已經說是他們的罪過，

我已經說是他們的罪過，

我已經說是他們的罪過，

我已經說是他們的罪過，



了，現在還去效法他們，我的罪過更重了。并且出了怨恨的話，就該不再吃他的俸祿了。」他母親道：「也叫我們知道，你看何如？」介推道：「說話是身子的文飾啊。我身子將要歸隱，那用得着說話來文飾他。照母親所說的，這不是要隱藏，反是求顯著了。」他母親道：「你能夠這樣麼？我和你一同歸隱罷。」就此隱居而死。晉文公找他不着，就把縣上的田做祭祀介推之用，說道：「拿他來記我的過失，并且是表揚善人。」

### 展喜犒師

信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

考去

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勞也。○人來伐我，卻往迎勞之，使妙。

使受命於展禽。

受命

受犒師之辭，命也。展禽即柳下惠也。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諡曰惠。

齊侯未入竟，

同展喜從之。

伏後乃遣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執事之臣辭命，齊侯曰：「魯人恐乎？」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小人君子以無義有義言。○說恐不得說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

縣罄也。魯國語作罄，謂府藏空虛如懸罄然。青草，蔬食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百物未成，故言在內而府藏空虛在野而蔬食不備。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恐乎？

對曰：「恃先王之命。」

先王成王也。○一曰

昔周公大

股肱，周室

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

提出二國之根據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此句是先王之命

載在盟府，

太師職之。

此二句見得王命原歷至今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

闕，失也。災，難也。彌縫，匡救也。所以謀其不協者，蓋欲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也。是以字緊承上王命來三其字，皆指魯而言。

及君即位，

公疾，接及君即位，

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諸侯之望君威曰其能率桓公彌縫

我敝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我做邑用是不敢聚眾保守或曰豈其嗣桓公世方及九年而棄棄王命

廢舊職其若先君太公桓公何○二十五字作一氣讀曰君必不然正轉一句緊接恃此以不恐直

者心口相商之辭善用反語收上王命舊職二層宕逸

到君子則否句

○三恃字呼應 齊侯乃還齊侯更不下一語妙

收

【評語】篇首受命于展禽一語，包括到底，盡展喜應對之詞，雖取給于臨時，而其援王命，稱祖宗，大旨總是受命于展禽者。大義凜然之中，亦復委婉動聽。齊侯無從措口，乘輿而來，敗輿而返，所謂子猷山陰之棹，何必見戴也，真奇妙之文！

【白話】齊孝公攻打魯國北面的邊地，僖公差展喜去犒勞他的軍兵，先叫他到展禽那裏，受那應對齊君的說話。那時齊侯還沒進魯國的地界，展喜迎上去見他道：「我寡君聽得你君親移貴步，打算辱臨我國，所以差我小臣特地來犒勞貴國的執事。」齊侯道：「魯國的人起了恐慌麼？」展喜道：「一般沒見識的小人是恐慌的，那有見識的君子却不是這樣。」齊侯道：「你們府藏裏面，好像倒懸的空器一般，鄉野當中，也不見有什麼蔬菜，仗着什麼不起恐慌呢？」展喜說：「仗着先王的命令罷了。從前周公太公像股肱般的擁護周朝，協力輔佐成王，成王慰勞他們，賜給他們的誓約道：『世世代代的子孫，不得互相傷害的。』這誓約藏在盟府，由太師官掌管他，桓公所以聯合各國諸侯，來計算他們不能和協的事，故彌補他們的缺陷，匡救他們的災害，總是昭明太公協助的舊職啊。到了你君即位，諸侯的希望都道：『庶幾乎能照樣做成桓公的功業。』我小國因此不敢聚衆保守，說道：『那裏他接續桓公的君位，方才九年，就會拋棄王命，荒廢職務，那怎樣對得住先君太公和桓公呢？你必定不是這樣的。』因此所以不恐慌。」

齊侯沒有話說，便收兵回去了。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十三年

晉侯文嬴秦伯圍鄭 晉文主兵 秦穆會之 以其無禮于晉 文公出亡過 鄭鄭不禮之 且貳于楚也 鄭伯雖受曹盟猶 有二心于楚

左傳

句言致伐之由。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函陵汜南皆鄭地。○二句寫秦晉分軍次舍。佚之狐鄭大夫言于

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已公從之。遺燭武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隱示不早見用意辭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公先責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轉語急切許之。乃許出夜縋

壁而出。縋，懸索也。至夜乃懸。城而下，恐晉覺也。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提過鄭事若鄭亡而有益

于君，敢以煩執事。反跌一句下，乃歷言亡鄭之無益，而且有害，極為發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

君亦當知其難也。○亡鄭無益，鄰亦當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

害。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使人也。言秦能舍鄭以為東道主人，秦之使者往來，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賜宿德也。馬叔晉河外二邑，言穆公曾納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闕，削也。言既滅鄭，以闕其東方之封疆，勢必

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戍，屯兵以守也。乃還，子犯、晉文請擊之。請擊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夫人指秦伯。文公亦秦人所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秦

失其所與，不知；音智。○誤與同。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而乃自相

力得國而反害秦，是不仁之人也。

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退矣。

【評語】鄭近于晉而遠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勢必至者。越國鄙遠，亡鄭陪鄰，闕秦利晉，俱爲至理。古今被同事之國，多用此說。篇中前段寫亡鄭，刀以陪晉，後段寫亡鄭，卽以亡秦中間引晉背秦一證，思之毛骨俱悚，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鄭也。

【白話】晉文公和秦穆公圍攻鄭國，因爲他從前不禮晉君，并有二心通好楚國的緣故。晉兵紮營在函陵，秦兵紮營在汜南。

佚之狐對鄭伯道：「國家危險了！若是差燭之武去見秦君，他們的兵必定要退的。」鄭伯就依了他的話。燭之武辭道：「我在壯年時候，還不及人，如今是老了，不能幹什麼事了。」鄭伯道：「我不能早用你，如今事急了，才來求你，這是我的錯處啊！但是鄭國一亡，你也有些不利的。」燭之武就答應了他，到得晚上，用繩把身子掛出城外。

見秦伯道：「秦晉兩國來圍打鄭國，鄭國早曉得要亡滅了。若是鄭國亡滅，倒有益于你的，敢請就把這件事，煩勞臣下們去辦了。可是要跨過晉國，想拿遠隔的鄭國來做自己的邊境，你也當知道是不容易的。這樣說來，何必滅了鄭國去增加鄰國的地方呢？鄰國的地方較大，你的地方就較小了，你如果舍去鄭國，把鄭國做個東道主人，凡是使者往來，經過此地，鄭國可以供給你們的缺乏，你也沒有什麼不利啊！并且你曾有恩惠給晉君的，惠公許了你焦瑕兩地，早上渡河，晚上就建築牆版守好他。晉人的奸惡，你所知道的那，晉國有什麼厭足的心呢？既得了鄭國，開闢他東方的邊境，又要擴大他西方的邊境了。若不侵削秦地，將往那裏去取呢？削秦地來利晉國，請你自己裁度便了。」

秦伯聽了，很爲歡喜，就和鄭人訂了盟誓，差杞子、逢孫、楊孫、屯兵戍守在那裏，自己便回去了。晉國的子犯，請文公攻擊秦兵。文公道：「不可。我沒有這個人的力量，不能夠得到君位。靠了他的力量，反去傷害他，是不仁厚。」

看錯了人，和他共事，是不聰明。我們整兵同來，如今弄得自相攻擊，是不威武。我們就此回去罷！晉兵也便退去了。

蹇叔哭師 信公三十二年

左傳

杞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也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夫秦大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輕行而掩之曰襲○總歸

一句破潛師得國之非下作兩層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兵師勞苦其力必竭無乃不可乎！一層言鄭師之所

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鄭既知之則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逆之心而妄為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不但

他國無不盡知伏下文晉人禦師○一層言師不可恃公辭焉，不受。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姓百里名視西

乞名術白乙名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十三字要作哭聲讀公使謂

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設當中壽而死爾之墓木已拱矣極其衰老失智也蹇叔之子

與去，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地險阻可以鐵擊晉有宿怨禦師必在于此殽有二陵焉曰陵其南

陵，夏后皋殽之祖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辭，風雨也。殽之北陵兩山相致故可以避風雨○點綴情景慘淡其不堪再讀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四十二字要作哭聲讀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張本

【評語】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

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白話】杞子從鄭國差人到秦國來告訴道：「鄭人叫我掌管他北門的鎖鑰，若是你們暗裏發兵來，鄭國可以

取得了。穆公把這話去問蹇叔。蹇叔道：「勞動兵衆去偷打遠地，不是我所聽見過的。兵衆一勞，力必疲竭，遠地的主人就容易備防我了。只怕不可以的呢。這出兵，的舉動，鄭國定必要知道的。如若秦兵徒然勤勞，沒有什麼得到，定必生起悖逆的心來。況且走千里的路程，那個不曉得我們的舉動呢？」

穆公不聽他的話，召孟明、西乞、白乙三人來，着他們出兵到東門的外面。蹇叔哭着說道：「孟子！我看見兵的去，却看不見他的進來了哪！」

穆公差人對蹇叔道：「你有什麼知識？假使你中壽而死，你墳上的樹木，已經好兩手合抱了。」

蹇叔的兒子也在軍中。於是哭着送他道：「晉人抵擋我兵，必在殽地。殽地有兩個大陵在那裏，那南陵是夏后臯的墳墓，那北陵是文王當年避風雨的地方，你定必死在這裏，我日後來收你的屍骨罷。」秦兵就從此向東去了。

言文對照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卷二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公合諸侯於扈戶○扈平宋也。平宋亂以立文公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

也。以其有二心於楚故不與相見鄭子家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晉卿趙盾曰：「書詞一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莊公而與之事君。君晉襄公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

多鄭大之難。去聲○侯宣多以授立穆除少其難也而隨蔡侯以朝。難也於執事。難也○朝襄一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自稱名佐寡

君之嫡夷。鄭太子名夷以請陳侯公於楚，而朝諸君。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為請命於楚君晉靈公○朝靈二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歲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十五年五月，陳侯公自敝邑往

朝於君。陳靈新即位自陳入朝○朝靈四往年正月，燭之武鄭大夫往朝夷也。燭之武又輔太子夷往朝於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鄭穆又親朝○朝靈六○以上敘朝晉之數故朝晉之年敘朝以陳蔡之密邇

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陳蔡之朝皆鄭之功也○結上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無論陳蔡雖以鄭自己事晉而何以不免於罪百忙中復此作二語以起下二層之意何等委婉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現現於君。結上隨

陳事又往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夷鄭太子孤謂君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

事二。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又總結一筆道緊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快

也○只一敝邑有亡，無以加焉！鄭國惟有滅亡而已不熊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八字向點通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上聲○既畏首又畏尾則身之不畏者幾何哉 又曰：「鹿死不擇音。」同蔭○鹿將死不暇擇鹿 古人有言

所蔭之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德恩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人鈺 蔭以鹿視我我便是鹿○奇事痴解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晉命過苛無有窮極事之

而走險，急何能擇？危急走親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地國知危而事大何暇擇鄰皆由急則生變也 將悉敝賦以待於條。賦兵也條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待於條境准聽晉執事之命令也 唯執事命之。以待於條境准聽晉執事之命令也

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鄭文公二年朝於齊桓公後復從齊侵蔡蔡屬楚而鄭為齊侵之宜獲罪於楚而反獲成○晉責鄭貳於楚忽寫楚之寬大以調晉更奇妙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間而從於楚忽寫楚之寬大以調晉更奇妙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若不圖恤鄭國則准晉所令不敢逃避也○結語多少激烈憤懣 晉鞏 行成於鄭，趙穿也。晉鞏 趙穿也 公墉池為質焉。質音至○晉見鄭之詞強故使鞏期行成而趙穿公墉池為質於晉以示信此

【評語】 前幅寫事晉唯謹，逐年逐月算之，猶為兢兢畏大國之言；後幅寫到晉之不知恤小，鄭亦不能復耐，竟說出貳楚亦勢之不得不然，晉必欲見罪，我亦顧忌不得許多一團憤懣之氣，令人難犯，所以晉人竟為之屈。

【白話】 晉靈公會合諸侯在扈地，是為要平定宋亂的事情。那時晉君不肯和鄭伯相見，因為他有二心于楚國的緣故。鄭國的子家，著一個通訊官，給他一封信，拿來告訴趙宣子道：「我寡君即位三年，就召了蔡君同來服事你們襄公。九月，蔡君走我國地方到晉國來，我國為有侯宣多的亂事，我君所以不得和蔡君同來。到十一月裏，侯宣多的亂稍平了，就接着蔡君之後來朝你們君主。十二年六月，歸生輔佐我君的太子夷，把陳君朝晉的事情，請命楚國來朝晉君。十四年七月，我君又親自來朝，成就陳國的和好。十五年五月，陳君從我國來朝晉君。」



去年正月，燭之武來朝，是輔了太子夷的。八月，我君又親自來朝。照像陳蔡兩國那樣接近楚國，却不敢懷着二心，總因為我國的緣故哪。就是單講我國的奉事晉君，怎麼還免不了罪呢？在位的中間，一朝見襄公，兩次朝見你君，太子夷和我們兩個臣子，接連不絕的到晉都絳邑來，鄭雖小國對你們晉君也算至矣盡矣了。如今大國說：「你還沒有快我的心志。」那末我國只有滅亡了。沒處再加事晉的禮數了。古人有句話說：「怕頭怕尾，那通身還剩多少呢？」

又說：「鹿到臨死，不去揀那庇蔭的所在。」小國的奉事大國，有恩德于我，我便是人；沒恩德于我，我便是鹿。走得極急的時候，就要走那極險的地方，匆促之間，那有工夫去揀擇呢？你們的命令，沒有窮極，鄭國也知道要亡了。將來只好盡起我們的兵，等在那險地聽隨你執事的命令罷了。文公二年，我國會朝過齊國四年，又跟了齊國去打蔡國，尚且也得到和約在那楚國夾在大國的中間，服從那強有力的命令，這那裏是他的罪麼？大國若是不體諒我們，終究沒有法子，逃避你們的命令了。」

晉國便差鞏朔和鄭國講和，又把趙穿、公婿池二人做抵押品在鄭國。

###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 左傳

楚子莊王

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秦晉所遷於伊川者

遂至於雒

音洛觀兵於周疆

雒水名周所都也觀示其兵以脅周也

楚子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字便見楚莊無禮

定王使王孫滿楚大夫

勞楚子

楚強周弱定王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九鼎三代相傳商後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輕重有圖周天下意

對曰：「在德不在鼎。」

有天下者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

昔夏之方有德也

緊承德字

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

而著圖物之形于其上

之備

使民知神姦

使民盡知鬼神姦邪形狀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民知神姦故不逢不若

罔兩莫能逢之

罔兩神魅怪物罔兩水神既為之備故莫能逢人為害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以受

天<sub>言有德方有鼎</sub>之休也。以上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sub>伏下三百</sub>商紂暴虐，鼎遷於周。<sub>以上言無德則鼎遷</sub>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sub>鼎非加大而不可遷，移若增重然。</sub>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sub>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徒輕然。○總括四語正繼在德</sub>

<sub>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sub>天祚明德，有所底止。<sub>言有盡頭處。○二句起下方入本意</sub>成王定鼎於郊。<sub>夾</sub>鄆。<sub>鄆○鄆東周王城今河</sub>

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sub>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sub>周德雖衰，天命未改。<sub>未滿</sub>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sub>結語 冷備</sub>

【評語】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提出天字，又足以寒姦雄之膽。

提出天字，又足以寒姦雄之膽。

【白話】 楚莊王去攻打陸渾的夷人，就乘勢到了雒邑，顯示兵威在周朝的地界上。定王差王孫滿慰勞楚王。楚

王問他九鼎的大小輕重怎麼樣？

王孫滿答道：『有天下的，全在乎德，不在乎鼎。從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時候，遠地方的人，圖書那山川的物怪

獻上來，九州官府，各把該地方所產的五金進獻。禹王便把那些五金鑄成九鼎，標明物怪形象在上面。那百

樣物怪，又設起法來防備牠，使得百姓們都曉得鬼神姦邪的情形，所以百姓到那川澤山林裏去，不會逢到不

順的怪事了。那些山精水怪沒有一樣能夠逢人為害，因此能夠協和上下，承受得上天賜予的幸福。到桀王手

裏，他有昏亂的行爲，這九鼎便移到商朝去了。商朝的年數，共計六百，傳到紂王手裏，也是昏暴苛虐。這九鼎又

移到周朝來了。君主的道德光明，鼎雖小也是很重的。若是姦邪回亂，鼎雖大也是很輕的。上天降福把光明道

德的人，也有盡頭的地步。我周朝從成王定鼎在郊，鄆地方，曾經占卜過，據說：『可以傳代三十，曆年七百。』這

是上天的命令啊。周朝的道德雖然衰敗下來，可是上天的命令尚沒有改變。鼎的輕重，還不可以問得哩。』

齊國佐不辱命 威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

齊師敗走晉師追之

入自丘輿擊馬陘

刑○丘輿馬陘皆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

賈姓齊人旅即國佐也

賂以紀

顛

王馨與地

顛玉蕝也玉蕝玉馨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之侵地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為欲戰則更戰也客指晉人○此句并頃公

語意夾入妙伏寡下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晉人果不許之

曰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

齊之封內盡

津上

東其畝

蕭國名同叔蕭君子其女嫁於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質其母而不便直言故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於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

皆從東南而行則我師舍去矣○重上句下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頃公之母踊於控而竊客則客或跋或眇於是使跋者死跋者使眇者死眇者夫婦人竊客已失禮矧侮客

以取快者乎出爾反爾則無足怪也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只非他二字多少鄭重妙

若以齊晉此並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

信其若王命何

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

且欲命人皆蹈不孝之行○下不便

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既以不孝號令諸侯是非以孝德賜及同類矣○以上破為質句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物相土也相土

之宜而分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也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晉之戎齊循壘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車是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矣○以上破東畝句○兩其無乃非句能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上分兩層辨駁此總括數語下復暢言之四王之王去聲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人心之所同欲○崇德類同欲照上土宜布利五伯如字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也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燕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指質母東詩曰

長伯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詩商頌長發之篇優優，優實和也，蓋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質母東故二

令實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為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善齊而國佐却以為何害妙絕。已上言齊實有闕不得為盟主，以足上二段之意。不然，若終不見許寡君之命

使去，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有辭說意如下文所云。上曰：「子以君師辱下皆齊侯命辭

於敝邑，不腆不餼賦以犒從去者。禮厚也。猶晉師也。言齊有不厚饋，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君

師之震動以故齊兵撓曲而致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言我以吾子之惠而得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唯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子又不許。應社晉人請收合餘燼，背借城借一

燼火餘木也。以喻齊戰敗之餘意。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齊言即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况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即從質母東故之命。以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勝與不勝雖未可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語而却出以順順

【評語】先駁晉人質母東故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能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白話】晉兵追趕齊兵，從丘輿進去，攻擊馬陘。齊侯差賓媚人拿紀國的玉廡玉磬，和侵地，獻賂求和，對他說：「如若晉人還不肯答應，那就聽他怎樣辦法便了。」

賓媚人獻賂晉國，晉國的人不答應，說道：「須把蕭同叔子做抵押，并且使齊國境內的田畝，統歸路向東行，那才使得。」賓媚人道：「蕭同叔子不是別人，是我寡君的母親啊。若是把兩國比並說起來，那末也就是晉君的母親哪。你現在宣佈大命于各國諸侯，偏偏說道：『必須要抵押他的母親做信用。』對於先王孝治天下的命令，怎麼說法呢？并且這是把不孝的事體教人了。詩經上說的：『孝子愛親的心，沒有窮盡，要長久把孝道賜給同類們哩。』若是拿不孝的事體號令諸侯，恐怕不是德及同類的麼？」

同類們哩。」若是拿不孝的事體號令諸侯，恐怕不是德及同類的麼？」

同類們哩。」若是拿不孝的事體號令諸侯，恐怕不是德及同類的麼？」

同類們哩。」若是拿不孝的事體號令諸侯，恐怕不是德及同類的麼？」

同類們哩。」若是拿不孝的事體號令諸侯，恐怕不是德及同類的麼？」

先王對於天下，糾正疆界，劃定溝洫，相度地勢的適宜，來分布牠的利益。所以詩經上說道：「我的疆界，我的溝洫裏面的田畝，也有東西行的，也有南北行的。」如今你替諸侯正疆界，定溝洫，倒說田畝要統歸東行，單講你的兵車來得便利，不顧地勢適宜不適宜，恐怕不是先王的命令麼？

違反先王的行為，就是不合正義，怎樣好做各國的盟主？那實是晉國的失德啊！四王的有天下，都立起德教，來濟助人所同欲的。五霸的霸諸侯，都勤勞安撫，來服事立德教和濟同欲的王命。如今你要集合諸侯，卻逞使無窮的欲望。詩經上說的：「布政極其寬和，百祿自會聚集的。」你實在不能寬和，自己棄掉百祿，諸侯又有什麼害處呢？你若是終不見許，我君差我來的時候，也有說話對我說的。他道：「你帶了國君的兵衆，辱臨我國裏來，我國略有老弱的兵，來犒你們隨從的人，因為懼怕你國君的聲勢，兵丁慌亂，弄得打敗了。靠你的恩惠，得要求到齊國的幸福，不至社稷覆亡，仍可以繼續舊好，那末把我先君遺下來的器物土地，不敢愛惜，奉獻于你，你又不許，只好請收合殘兵，背着我國的城垣，再和你決一死戰，幸而得勝，也當聽從你的，若是不幸而又敗，敢不照你的命令聽從麼？」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去聲。英○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郟楚，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莊子。知罃父也。至是晉歸二者於楚，以贖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莊子，是時為晉中軍佐楚人，畏其權

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指久留於楚言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升其

任以爲俘。等。人曰：俘，截人之左耳曰。執事不以覺。欣去聲。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

日擊鼓言楚不殺我，而其血塗鼓，即就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一作自責語，撤。開怨字甚妙。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於晉言

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晉楚皆爲社稷之謀，而欲紓緩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戒前日戰爭之忿，以

相敵 兩釋繫囚，以成其好。去聲。繫係也。晉釋繫囚之囚。楚釋知罃之囚以成其和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去聲，及其誰敢

德。一作與己不相干 語撇開德字妙。王曰：「子歸，何以報我？」一問得 對曰：「臣不任平聲，受怨，君不任受

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未嘗有德於我，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我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雖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 對曰：「以君之靈，

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若從君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稱于異國曰外臣。首首也。宗，荀

客意然顯見晉之國。法森然家法森然。 若不獲命，若君不許戮而轉入正意 而使嗣宗職，使繼祖 次及於事，軍旅之事 而帥

偏師以修封疆，其父為上軍佐故。日帥偏師修治也。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雖遇楚之將帥亦不敢違。雖

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忠晉即以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

而歸之。收斂

【評語】 玩篇首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路當私情

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末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白話】 晉人把楚公子穀臣和連尹襄老屍身送還楚國，來贖知罃，這時候荀首做得晉國的中軍佐了，所以

楚人也就不許他。

楚王送知罃道：「你將來怨恨我麼？」知罃道：「兩國打仗，我沒能力，不能担我的責任，弄得做了你軍的俘

虜，執事們不把我殺掉，用血塗鼓，使我得歸晉受刑，這是你的恩惠啊。我實在沒能力，還敢向誰怨恨呢？」

楚王道：「那末你感德于我麼？」知罃道：「兩國圖謀他的社稷，要舒齊他的百姓，大家懲戒前次戰爭的忿恨，

來相赦宥，雙方釋放他所俘獲的囚虜，來成就他的和好；兩國有了和好，和我不相干涉，還敢向誰感德呢？」  
楚王道：「你回去怎樣報答我呢？」知罃道：「我也沒有什麼怨，你也沒有什麼德，沒怨沒德，不知怎樣的報答。」

楚王道：「雖是這樣，你總要告訴我的。」知罃道：「靠你的威靈，使我被虜的人，得歸尸骨到晉國；我寡君執行國法，把我殺掉，我雖死，你的恩惠，決不朽腐的。若是因你的恩惠，免我一死，把我賜給你的外臣荀首，首要請命吾君，把家法來殺我，那末我雖死，你的恩惠，也不朽腐的。如若再得不到君命，還把我繼續祖宗的職務，以次及到軍旅的事情，領了偏裨的兵衆，來整理邊疆，那時雖遇到楚國的執事們，也不敢違避，總要竭我的力，致我的死，沒有二心，好盡我做臣子的道理，這就是所以報答你的哪。」  
楚王道：「晉國不可和他相爭。」便加禮待他，遣還晉國。

###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 左傳

晉侯

厲公

使呂相

去聲○魏鑄之子

絕秦

成十一年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曰

下皆呂相口宣君命

「昔逮我

晉

獻公及

秦

穆公相好

去聲

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從秦晉相好說起

天禍晉國

姬

之文公如齊

重耳

惠公

吾夷

如秦

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之，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

無祿，獻公即世

晉無福祿而獻公卒

穆公不忘

舊德

應相好

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於晉

穆十年穆公納夷吾於晉，為惠公。○說秦德輕。

又不能成大勳

而為韓之師

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為文公。

穆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獲惠公。○說秦為德不終是秦第一罪案妙。

亦悔於厥心

用集我文公

是穆之成也

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為文公。

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

應舊德又

胤

印

而朝諸秦

擯賞也。胤嗣也。文公備曆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

甲冑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

則亦既報舊德矣

應舊德又

作一頓說

晉有報矣即若下 鄭人怒君之疆場 亦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與秦圍之鄭未嘗犯秦亦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

○是言秦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 反保全其師 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 德於秦能自占地步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

不弔 薦死我君 知而輕蔑之 寡我襄公 以襄公新立為 送我殽地

殺奸干 絕我好 奸犯斷絕不 伐我保城 誣秦襲鄭時無 殄滅我費如滑

還散離我兄弟 同姓弟兄 撓亂我同盟 為晉同盟之國 傾覆 我國家

九個我字○是 秦第二罪案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 未忘穆公納文公 而懼社稷之隕

殺之師 僅二十三年晉敗秦於殽○我是 猶願赦罪於穆公 秦○猶願二字緊接無痕妙 是以有

弗聽 不肯 釋械而即楚謀我 文十四年楚闕克囚於秦至 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幸天默誘人心而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楚有稟賦之禍穆公是以不能快意於晉設使成王未隕而即楚謀我之

穆秦 襄即世康秦 靈音 即位康公 外甥 我之自出又欲闕 掘 翦我公室 傾覆我社稷

罪案 我是以有令 平 狐之役 文七年晉敗秦於令狐○我是以有 康猶不悛 銜○悛

曲 在文公十二年 伐我涑 涑 川 水名 俘我王官 涑川俘王官經傳無見 翦我羈馬 編馬地名

其地○疊寫四個我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晉與秦戰於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 東道之不通則

字○是秦第六罪案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有三言河曲之戰出於萬不得已也



是康公絕我好也。晉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於晉○此段獨及君之嗣也。指君

秦桓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桓公望秦桓公晉國君亦不惠稱去聲盟。桓公

不肯惠然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去聲○謂宣十五年入我河縣焚我箕郛。○入河縣焚箕郛總傳無

見艾夷我農功。艾刈也夷傷也損害虔劉我邊陲。垂○虔劉皆殺也殺我邊境之人民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於輔氏以拒秦○我是以有四言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

福於先君獻穆。桓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使伯車秦桓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汝同

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我與晉同結所好共棄前惡再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言誓

未就。約誓之言景公卽世我寡君屬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一年○厲公與秦桓公盟於令狐

君又不祥背佩棄盟誓。桓公又前不善之心歸而背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白狄與君之仇

讎。白狄與秦而我之昏姻也。赤狄之女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

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去聲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

應且憎是用告我。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惡秦反亦來

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下說秦桓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

王成穆曰：「余雖與晉出入。」我雖與余唯利是視。我唯利之是從不諱心與不穀惡其

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不穀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其言以懲戒

諸侯備聞此言。○與楚告晉之言諸侯無不聞之斯是用痛心疾

首，匿聲入

就寡人。

諸侯由是惡秦之甚皆來親近於晉。○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

我今帥諸侯以來聽命唯與秦

結好是望耳。○

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

豈敢微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是主○句向

敢盡布之執

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當圖謀其有利於秦者而爲之

【評語】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又飾詞駕罪，不肯一句放鬆，不使一字置辨，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

不厭也。

【白話】晉厲公差呂相到秦國去和他絕交，說道：「從前到我先君獻公手裏，和你先君穆公，雙方和好，合力同心，再三的申明誓約，鄭重的結合婚姻。後來上天降禍，晉國文公往齊，惠公往秦，不幸獻公去世，穆公不忘记舊日的恩情，使我惠公因此得奉祭祀在晉國，可是爲德不終，和我發生韓原的戰爭來。後來也覺得有些懊悔在心，因此又安集我文公，這是穆公成就我晉國的。文公便頂盔貫甲，登山涉水，經歷險阻，征服東方的諸侯，都是

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的子孫，領來朝秦，這也算是已經報答舊德了。

鄭人侵犯你的邊界，我文公率領諸侯和秦圍鄭，秦國的大夫不來詢問我君，擅自和鄭盟好，諸侯氣忿，不忿，要拚死命攻擊秦兵，我文公恐怕秦兵受害，便安排那些諸侯，秦兵所以得安然回國。這樣說來，是我大有功德于

你西秦了。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來弔唁，輕視我君的死亡，欺侮我襄公，侵襲我穀地，截斷我和好，攻打我保城，亡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擣亂我同盟，危害我國家，我襄公沒有忘掉你君的前功，然而怕社稷覆亡，所以有穀地的戰爭。還情愿求穆公赦罪，穆公不聽，去約了楚國來同謀伐我。幸上天默誘人心，楚國的成王被商臣殺死，

穆公所以不會得快意于我。

穆公襄公去世後，康公靈公卽了君位。康公是我晉國的外甥，從我所出，也要掘斷我公家，危亡我社稷，率領

我國的害蟲，來擾亂我國的邊疆，我所以有令狐的戰事。可是康公還不改過，侵進我河曲，攻打我涑川，擄掠我

王官，翦滅我羈馬；我所以有河曲的戰事。東路的不通，那是康公斷絕我晉國的和好啊！

到了你君即位，我君景公延頸西望道：「庶幾來撫惜我晉國麼！」那曉你君也不肯惠然和我盟好，趁我有赤狄的禍難，侵進我河縣，焚燒我箕郛，傷害我田事，殺戮我邊地的百姓，我所以有輔氏的聚集。你也深悔戰禍的延長，要兩國求福于獻公穆公，于是差伯車來吩咐我景公道：「我和你同和好，棄仇惡，再修舊德，來追念從前的功勳。」約誓的話，還沒有成就，景公便去世了。我寡君所以有令狐的盟會，你又生了不善的心，違反盟誓，白狄和你同屬雍州，你的冤家，是我的親戚啊。你來吩咐我道：「我和你去伐狄。」我君不敢顧念親戚，怕你的威勢，就聽了你來人的命令。你却存着二心，對狄國道：「晉國要來伐你了。」狄國口雖答應，心裏實是惡厭，因此來告訴我晉國。楚國恨你的反覆無常，也來告訴我道：「秦國違反令狐的盟約，來向我求盟，明告皇天上帝，和秦國二公，楚國三王道。」我雖和晉往來，我總歸拿利益為標準。我惡恨他沒有誠信，所以宣布他的說話，拿來懲戒心不專一的人。諸侯合齊聽得這話，因此所以痛恨得頭腦昏疼，都來親近于我。我現在領着一般諸侯，來聽你的命令，還只將和好來求你。你如惠顧諸侯，憐念我身，肯來和我盟好，那是我所願意的。當承你的命令，安定諸侯，就此退去，那敢招災惹禍呢。你如不施大恩，我沒才能恐怕不能把諸侯退去了。我敢盡情告訴，你執事，使你執事打算着，或和或戰，揀那有利益的去做了。」

### 駒支不屈於晉 襄公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晉會諸侯於向，為吳謀楚。將執戎子駒支。戎四岳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范宣子晉士親數諸朝，執之何名，乃於未會前一日數

其罪而責之朝。曰：「來姜戎氏！」先呼來次呼姜戎氏，便是相陵口角。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汝也，吾離戎

祖名昔為秦穆公迫，而逐之瓜州，今燧煌也。乃祖吾離，被披苦聲，蓋合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苦蓋白茅也，無衣故被苦蓋無

居故蒙荆棘先君謂惠公。○聽寫其流離困苦之狀，以出戎醜。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腆厚也，中分爲剖。

寫加恩於戎非復尋常宜後世報答不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諸侯事晉不比昔日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

職主也戎與晉同壤盡如晉政缺失是言語漏洩於諸侯由汝戎實詰乞朝之事詰朝明日也也事謂會事爾無與

去焉與將執汝一寫得聲色俱厲令人難受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秦特強而欲得土地

所以逐我此辨戎祖被秦則秦人實惡非戎之醜惠公蠲猶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異胄也毋是翦棄明

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嗣也翦棄滅絕也此辨惠公加德於戎乃因戎本聖人之裔理應存恤不為特惠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秦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賜我之田荒蕪

僻野非人所止我力為驅除而處之以臣事晉之先君不內侵亦不外叛至於今日不敢攜貳此辨晉劃分之田至為微惡戎自開墾也非受實惠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

竊與鄭盟而舍戍焉舍留也○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留柎子等戍鄭而還於是乎有殽之師信公三十年敗秦

師於殽此辨戎大有功於晉亦足云報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當殽之戰晉處秦兵於上戎當秦兵於下秦師無莫輪返我諸戎効力攻秦實使之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聲聲上之與晉陪同之譬如逐鹿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

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不可勝數以足上至於今不貳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之將帥或自有闕失以攜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此辨言語漏洩職汝之由不與於會亦無

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惡指漏洩言語以害晉○此辨言語漏洩職汝之由不與於會亦無

膏焉膏潤也我不與會亦無所闕○此辨詰朝之事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

爾無與焉言我亦不願與會也說得雲淡妙

宣子信讓言也退去是不與會也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

辭讓也宣子自知失責故

成愷悌也

欲成愷悌君子之名結出宣子

事妙

【評語】宣子責駒支之言，怒氣相陵，驟不可犯。駒支逐句辯駁，辭婉理直。宣子一團興致，為之索然。真詞令能品！

【白話】晉會諸侯在向地，打算捉住那戎子駒支。前一日趙宣子親在會向的朝上，數着戎的罪惡道：「來姜戎氏從前秦人驅逐你祖吾離在瓜州地方，你祖吾離披着白茅，冒着荆棘，走來歸服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厚的田地和你的平分食用，現在諸侯的奉事我君，不及從前，因為話句漏洩，總是你戎的來由。明天開會的事情，你不要加入。如若加入，就要把你捉起來。」

駒支答道：「從前秦人仗着他的兵衆，貪得土地，驅逐我諸戎。惠公修明大德，說我諸戎是四岳的後裔，不可絕滅。賜我南面邊鄙的田地，狐狸任着，豺狼叫着，我諸戎消伐他的荆棘，趕掉他的狐狸豺狼，做你先君不侵不叛的臣子，到了今日，沒有二心。前年文公和秦攻打鄭國，秦人私自和鄭訂盟，并且留兵戍守，于是乎晉和秦有般地的戰爭，晉遏秦兵于上，戎抵秦兵于下，秦兵完全殺掉，沒有一個生還。這是我諸戎助力攻秦，所以到這樣的，好比捕鹿，晉人執住他的角，諸戎執住他的脚，是我戎和晉同斃這鹿的。我戎爲什麼還免不了罪呢？自此以後，晉國凡百征伐的事情，同我諸戎相繼續的幹下去，都聽從你執政的使命，仍像在般地戰爭一般，毫沒變志。那敢有離貳疏遠的心呢？現在晉國的將帥，莫非自有闕失，弄得諸侯離異，反而歸罪我諸戎，我諸戎的飲食衣服，不和華人相同，幣帛不通，說話不達，有什麼壞事能做呢？我不與會也，沒什麼不快啊！」便歌青蠅詩而退。

宣子自知責錯，連忙招呼他，叫他加入會事，要成功自己，和樂君子的名稱哪。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變盈 晉大夫

出奔楚 范宣子孫

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

虎盈黨叔向虎之兄

人謂叔向曰：「子離。」

離同

於罪，其爲不知乎？

智 講叔向無保身之哲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雖被囚猶勝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

哉聊以卒歲！

詩言君子優游於亂世聊以卒吾之年歲註疏以為小雅采菽之詩按采菽無聊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

知也。

此乃所以為知也。已向已算到可以不死也。

不知者安能有此定見

樂王鮒

音射晉大夫也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為子請於君而免之。叔向弗應出不拜。大是

其人皆咎叔向。

自然見咎

叔向曰：「必祁大夫。」

謂祁奚也。能免我者必由此人。胸中涇渭介然分明是為真智。

室老家長臣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奚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常人只是常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之事？」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救人

舉不棄讎，舉其讎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之事？」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救人

去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言有正夫子覺者也。一祁大夫覺然正直者也。○收句恰備。晉侯公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第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於親親其始與第於是祁奚

老矣。告老致仕聞之。聞叔向乘駟日而見宣子。駟傳車也。乘日言叔向篤於親親其始與第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詩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及於百姓無有疆限故周子孫皆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夏書胤征篇言聖哲之有謨謀功勳者

常明證其謀訓而安定之夫謀而鮮上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謨訓也。社稷之固也。此

稷所賴以安固也。社稷二字是立言之旨。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世之後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以勸有能之人。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

所倚賴不亦惑之甚乎。○此言叔向之能倘可庇子孫之有罪豈可及身而見殺

子伊尹放太甲而相，去聲。卒無怨色。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兄弟第罪不相及若之何

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虎罪及叔向兩提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子若力行

善事誰敢不勉於為善何必多殺然後人不敢為惡乎。○歸到宣子身上亦復善於勸解。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與祁奚共載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

叔向而歸。

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見爲社稷非私叔向也。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叔向亦不告免祁奚而卽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爲己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

【評話】樂王鮒見叔向而自請免之，祁奚免叔向而竟不見之，君子小人相去霄壤，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待君子。

【白語】樂盈被晉驅逐，出奔楚國。范宣子殺掉他的同黨羊舌虎，并拘禁虎的哥哥叔向。旁人對叔向道：「你遭這罪譴，這是你不聰明呢！」叔向道：「我雖拘禁，比較那死亡怎麼樣？」詩經上說的：「優游自適，聊且把這樣盡我的天年。」這就是聰明啊。」

樂王鮒見叔向道：「我替你請命國君，免你的罪。」叔向不理他，出去也不拜送。那同在一處的人，都怪叔向不是。叔向道：「能免我罪的，必須祁大夫這人。」他的室老聽見這話，便說道：「樂王鮒說話在君前，沒有不聽的。他請求赦你的罪，你却不許。祁大夫實是不能的，倒說必須由他，這是什麼緣故呢？」叔向道：「樂王鮒是順從國君的人，那裏能夠行這救人的事體。祁大夫外面薦人，不肯遺棄仇寇；內裏荐人，不肯失却親子。他那裏會單單丟了我一人呢？」詩經上說的：「有覺然正直的德行，天下自然順從的。」祁大夫是覺然正直的人啊。」

晉平公問叔向的罪，在樂王鮒面前。樂王鮒答道：「叔向不棄絕他的親弟，莫非總有通謀的事情。」那時祁奚已經告老了，聽得叔向被禁，便坐了快車，來見范宣子道：「詩經上說：『文武的恩惠及到百姓，沒有界限。』以周朝的子孫，都保賴着他。」書經上說：「聖賢有謀畫訓誡的，要明白證實，安定而保存他。」講到謀畫能少過失，訓導毫無疲倦的人，叔向兼而有之。晉國的社稷，所靠他安固的啊！就是十代子孫有了罪，還要寬宥他，借來勸勉能人，如今一爲弟故，却免不掉他本人的身子，丟棄了社稷的倚靠，不也迷惑得很麼？鯀被殺死，他的兒子禹興感起來，伊尹放逐太甲，仍舊輔佐他到底，沒有怨色。管叔蔡叔被殺，兄弟周公仍舊在成王左右，怎麼好了虎的事，故拋棄社稷呢？你若能行善，那個敢不勉勵多殺做什麼呢？」

爲宣子聽了，很是歡喜，便和他同坐着車子，去稟告平公，免掉叔向的罪，把他放出來。祁奚不去會見叔向，就此

回家，叔向也不去告謝祁奚，就此往朝了。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晉士為政，將中軍 執國政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于晉者其幣增重幣禮儀也鄭人病之。病患二月，鄭伯

簡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產寄書於子西以勸告宣子曰：「子為晉國，為晉執政

○只此四字 落筆便妙四隣諸侯，牽引四 隣妙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有善德，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先提令德，引起令名。僑子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寧國家者，非無賄毀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賄財也，令名善譽也。○賄字從重是。一篇 主意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欲諸國之財而積聚於晉之公室，則諸侯離心於晉。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若汝自利，賴其財而私入於晉國之人，離心於汝。諸侯貳，則晉國壞。晉不能保國。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汝不能保家。何

沒沒也？何其沈溺也。將焉用賄？賄之為禍如此，將安用之。夫令名，德之輿也。有德者必以令名為輿，始能遠及。德

國家之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有德以為基，故國家不壞。無亦是務乎？無亦以是令名為先務乎。

○從名轉德，從德轉國家，從國家轉無壞，筆筆轉筆筆應。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務令名在有德，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居其位。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小雅之詩言君子有德，可樂則能立國之基使之長久，有令德之謂也。夫。○引詩證德為國家之基。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之詩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則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有令名之謂也。夫。○引詩證名為德之輿也。一貳字應上四個貳字。此段申無令名之難。

怒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以怒存心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為之輿而載是德以行於世，所以遠

者聞屈而至近者，怒德而安為國家之基也。○又今德與名雙收一筆道緊。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寧可使人議論吾子以為子實能生養我民，而可謂子取民以自養，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因有齒以

乎。○以賄與令名二者比並言之，語絕波瀾，又疊用三字，尤有態。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因有齒以



殺身以齒之有賄故耳。○指賄字作結仍收到重幣上見。有賄非但國壞家壞而且身亦壞也是危語亦是冷語。

宣子說悅乃輕幣。

【評語】劈起將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持論正大其寫德名處作贊歎語寫重幣處作危激語迴環往復剴切詳明宜乎宣子之傾心而受諫也。

【白話】范宣子執掌晉國的政事諸侯朝貢的禮物要格外加重。鄭國的人因此很為困苦。二月鄭君到晉國去。子產寄信給子西拿來勸告宣子道：「你掌了晉國的政事四隣諸侯沒聽到你的美德却聽到你加重朝貢的禮物我儕很疑惑你哩我聽得君子做國家之長的不是沒有財物的患處只是沒有好名譽的難處。講到諸侯的財物積聚在公家那時候就要對晉國生二心若是你利賴這財物私沒下去那晉國人就要對你生二心諸侯生了二心那末晉就不能保國晉國人生了二心那末你也就不能保家為什麼沈溺不返呢聚財的害處如此還用他做甚？」

那極好的名譽是載德行的車子呢！德行是國家的基礎有了基礎就不敗壞。你何不也專務那極好的名譽？有了德行就能和人同樂和人同樂就能久居其位了。詩經上說的「拿德行為樂的君子是國家的基礎呢。」這就說他有極美的德行啊。又說「上帝看顧你百姓並沒有離畔你的心。」這就說他有極好的名譽啊。能夠存心恕道把他來修明自己的德行那末自然有極好的名譽似車子般載着行在世上所以遠人來歸近人安靖了。寧可使人議論你說你實在能夠生養我們那好使人說你剝削我們拿來自養的呢象有牙齒因而喪他的命也是他牙齒值錢的緣故啊。」

宣子聽了很歡喜就減輕了禮物。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九年

崔武子 崔將也 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 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死崔將往弔見而美之遂娶之 莊公通焉 齊莊公與之私通 崔

子弑之 死於淫亂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莊公死於崔將之家其門未啓故晏子立於其門外 其人 晏子左右 曰「死乎？」 君為

左傳

難死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君不獨我之君曰：「行乎？」棄國而奔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君死非我之罪曰：「歸乎？」既不死，難又不出奔，則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為天君，死將安歸

亡既不必歸，又不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去聲，其口實，社稷是養。其居於此，可與賢者立身

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微，皆為社稷。社稷與已字對，看是立言之旨。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已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錫入聲誰敢任平之？已指淫亂之事，私暱，嬖幸之臣，同君為惡者，故字妙，言雖欲死，死限于義也。從社稷立輪，安歸如

山不可移，改。且人有君而弑之，見非社稷主也，妙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收上死亡，門啓而入。崔子啓門而入，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踊，跳也。哀痛之至，故三踊乃出

子盡禮。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捨拾之得民。甚狡。

【評語】起首死亡歸三層疊下，無數烟波，只欲逼出社稷兩字也。注眼看著社稷兩字，君臣生死之際，乃有定案。

【白話】崔武子看見棠公的妻子棠姜愛她美貌，便娶她回來，齊莊公在崔子家裏和她私通，崔子便把莊公殺掉。

晏子立在崔氏的門外，他左右的人道：「死難麼？」晏子道：「單是我一個人的君麼？我為什麼要獨死呢？」

又道：「出奔麼？」晏子道：「君死是我的罪麼？我為什麼要逃走呢？」又道：「就此回家麼？」晏子道：「君死了，

回到那裏去呢？做人君的，豈但算是在百姓的上面，全在把社稷為主，持做臣子的，豈但為着他的俸祿，全在依

社稷為奉養，所以人君為了社稷死，做臣子的也該同死，為了社稷亡，做臣子的也該同亡。若為了自己死的，和

為了自己亡的，不是他最親幸的臣子，那箇敢干預他呢？并且人家有君，還殺掉他，我那能為他死，那能為他亡

還打算回那裏去呢？」

等到崔氏開門，晏子便進去，把莊公的尸身，攔在自己的股上，哭了一回，立起來跳了三跳而出。大家說：「崔子



氏之遺民乎！唐本唐堯故地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憂深思遠情發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非

繼陶唐或德之後安能如此。○一句一折。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復畏忌故曰無主自郇

貴，以下無譏焉。鄒曹之詩不復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而怨而不

言，怨商紂之政而其周德末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猶有殷先生之遺為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廣大也熙熙和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非

文王之為之歌頌曰：「至矣哉！」極贊其至與直而不倨，直而不失曲而不屈，曲而不失邇而

不逼，近而不至遠而不攜，遠而不至遷而不淫，遷動而不淫復而不厭，反復而不厭哀而不愁，遇

凶災不至樂而不荒，雖當盛樂用而不匱，用之不已廣而不宣，志雖廣大施而不費，雖好施與

取而不貪，或有所取處而不底，音旨○雖復止行而不流，雖常運行而不流放○總贊其德之

聲和，五聲宮商入風平，八風入節有度，八音守有序，無相奪倫○再盛德之所同也。」魯

商三頌盛德皆同○以上是歌以下是舞上俱以爲之二見舞象箏南籥者，箏象皆舞者所執象箏

字引起下皆是反復想像下語多著實善聞虛而見實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武舞也南籥文舞也皆

文王曰：「美哉！」容也猶有憾。」文王恨不及見舞大武者，大武武曰：「美哉！周之盛也，

武王與其若此乎！」四字形容不出是見舞韶濩者，韶濩曰：「聖人之弘也，湯德而猶

有慚德，猶有可慚之德謂始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見舞大夏者，大夏曰：「美哉！

勤而不德，勤能洽水而非禹其誰能修之？」非禹之聖誰見舞韶箏者，書曰箏韶九成曰：「德至矣哉！大矣！贊其至復贊其大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所以雖其感

德其薦以加於此矣！

所以為至 觀止矣！  
應觀字○一句却收住全篇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應請字

【評語】季札賢公子，其神智器識，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故聞歌見舞，便能盡察其所以然。讀之者細玩其逐層摩寫逐節堆敲，必有得於聲容之外者。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傳之。

【白話】吳公子季札到魯國來，博問要求參觀那周朝遺下來的音樂。

魯國便差樂工為他歌周南召南的詩。季札道：「好啊！教化的根基，起始在那二南了。雖還沒有盡善盡美，但是勤勞王家也不怨恨了。」

為他歌邶鄘衛的詩。季札道：「好啊！深沉得很呢！百姓雖為了宣公淫亂，懿公滅亡，不無憂慮，但還不至于窮困哩。我聽得衛國康叔和武公的德化，是這樣的，這就是那衛風麼？」

為他歌王風的詩。季札道：「好啊！思念文王武王的德化，能不懼怕播遷，是那周朝到東遷以後了麼？」

為他歌鄭國的詩。季札道：「好啊！可惜煩瑣太甚，百姓不堪騷擾，那只怕要先亡了麼？」

為他歌齊國的詩。季札道：「好啊！泱泱的樣兒，真是大國的風氣啊！代表東海的人，是那太公麼？國家發達，正未可限量哩！」

為他歌豳風的詩。季札道：「好啊！廣大的樣兒啊！快樂而不荒淫，是那周公東征的時候麼？」

為他歌秦國的詩。季札道：「這叫做華夏的聲音，能夠有這夏聲，就有大的意義，真大得很啊！是那周朝的舊地麼？」

為他歌魏國的詩。季札道：「好啊！是中庸的聲音啊！高大而來得和婉，險阻而來得易行，把德行來輔佐他，那就是明君了。」

為他歌唐國的詩。季札道：「憂思深遠呀！想還有陶唐氏的遺民麼？不然，為什麼憂思很深遠呢？不是感德的後代，那能像這樣？」

爲他歌陳國的詩。季札道：「國家沒有君主，那裏能夠長久呢？」

從鄆國以下的詩，不去批評他了。

爲他歌小雅的詩。季札道：「好啊！思想文武的德化，沒有二心，怨恨商紂的暴虐，隱忍不說，是那周朝德化未

感的時候麼？因爲還有殷先王的遺民存在哩。」

爲他歌大雅的詩。季札道：「廣大啊！和樂得很呢！他的聲音委曲，又能有正直的體制。是那文王的德化麼？」

爲他歌頌季札道：「好極了！正直却不至于倨傲，委曲却不至于屈撓，隣近却不至于逼迫，疏遠却不至于離心，

運動却不至于淫蕩，反復却不至于厭棄，哀思却不至于憂傷，安樂却不至于荒淫，使用却不至于空乏，廣大却

不至于宣揚，施捨却不至于費損，收取却不至于貪求，居處却不至于凝滯，運行却不至于流放，五聲和協，八風

均平，節奏有度，遵守有序，極威的德化，三頌所相同的啊！」

看見舞象簡和南籥的。季札道：「好啊！不過文王還有遺恨哩！」

看見舞大武的。季札道：「好啊！周朝的興感，竟像這樣麼？」

看見舞韶濩的。季札道：「聖人的寬弘啊！但是商湯還有慚愧的德行呢！可見聖人當亂世時候的難處啊！」

看見舞大夏的。季札道：「好啊！能夠勤勞，却不誇張他的功德，不是禹王那箇能修成這功呢！」

看見舞韶節的。季札道：「德行到極點了！啊！大極了！像天的沒一處不覆被哪！像地的沒一樁不承載哪！雖是

極威的德行，再沒有加在這上面了！觀看到盡處了！如若還有別種音樂，我也不敢再要求了。」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產相去聲鄭伯公簡以如晉，晉侯平公以我喪故，以魯襄公喪故未之見也。見則有宴，好雖以吉，凶不並行，爲辭實輕，則也。子

產使盡壞怪其館之垣，而納軍馬焉。盡壞館舍之垣牆而納己之車馬。○駭人善見得透，故行得出。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讓之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晉國不能修舉政，刑致使盜賊之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

產責子

者何；諸侯大夫辱來見晉君，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闕厚其牆垣，以無憂客。

去聲。開闕，館門也。高其門，厚其牆，則館舍完固而客使可。無憂盜之憂已上叙設垣之由，以見晉待客一段盛意也。今吾子壞之，雖從去，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雖汝從者自能防戒，他國賓客來將若之何？一詰意甚嚴。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共命？晉為諸侯盟主，而繕治完固，以覆善牆垣，所以待諸侯之賓客。若皆毀之，則將何以供給賓客之命乎？再詰詞甚嚴。寡君使句盡請

命。請問罪禍之命。明是問罪聲口。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編狹也。介間也。誅責也。大國責求無常，特我盡求敝邑之財。賦以隨行而來晉朝會。此責晉國重幣以故難來晉之由。逢執事之不聞而未

得見，現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適遇晉君以魯喪無暇，說不得見，又不獲聞命。見之命未知得見的在何時。此責晉慢客。不敢輸幣，亦不

敢暴僕。露。既不敵以幣帛輸納於庫，下復雙承暢言之。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

敢輸也。輸之則幣帛乃晉府庫之物，非見君而進陳之則不敢專輒以物輸庫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若暴露之，又恐晴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蠹，適以增重鄭國之罪。左難。右難如此。輸幣暴露，難並振然側重暴露一邊已說盡數垣之故。僑子產名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只因敝邑為盟主，向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官室卑庳，陸無觀，實臺榭，榭，臺小也。闕門為

謝。文公自處儉約如此。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盛也。館如公寢，寢室。一。館如晉君之庫廡，繕修。

之庫，養馬之廄，均皆繕治修葺。二。司空以時平易，異道路，司空掌邦土，易治也。三。圻鳥人，至夜巡警於以時填覓館公室，何人泥匠也。

四。諸侯未至之先如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燭於庭燎大燭。五。僕人巡官，官中。六。車馬有所，皆有

地以安。賓從，去聲。有代，賓之僕從有代。八。巾車脂轄，巾車主車官以脂膏塗車軸頭轡。九。隸人牧圉，語各瞻其

事。徒隸之人與夫牛之牧馬之圉。各瞻視其所當供客之專。十。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十。諸侯既至之後又如此。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不久留實實得遠去則事不廢也。有憂樂與賓同之事不廢顯為賓。

○上十一句是館中事，此六句是文公心上事。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

總承上文言文公待諸侯如此，以故賓一晉國不異歸家，復有菑患。今銅鞮之官數里，

銅鞮晉館垣名。○與

宮室卑庫，二句相反。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諸侯館舍如隸之居門，其飲小車馬難容。又有隸非之隙，不可踰而進之。○與崇大諸

侯之館，五句相反。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天厲疾疫也。指挽車之人馬言。○與旬設。旋九句相反。○並破他無憂客使一句。

命不可知。

實之進見末有時日召見之命不得預知。○與。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毀壞牆垣是使我累其幣帛以致行藏是。雖君之有。雖君之有。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晉則皆與魯同姓晉之憂亦。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

若得見晉君而進幣帛當修築牆垣而勸則拜晉君之賜敢畏修垣之勞乎。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

信如子產所言。○結出修垣細事，明是鄙陋晉人。○以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語譏前妙。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

極寫子產。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如是夫三字沈吟。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

不止鄭。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

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懌釋則民安定詩。人其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容口作結妙。

【評語】晉為盟主，而子產以蕞爾鄭朝晉，盡壞館垣，大是奇事。只是胸中早有成算，故說來句句針鋒相對，義正

而不阿，詞強而不激。文伯不措一語，文子輸心帖服，叔向歎息不已。子產之有辭，洵非小補也。

館舍所謂諸侯候之也。○收完正文。○不止鄭。○結出修垣細事，明是鄙陋晉人。○以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語譏前妙。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懌釋則民安定詩。人其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容口作結妙。



【白話】子產輔佐鄭簡公，同往晉國。晉平公因為我魯國喪事的緣故，沒有接見。子產着人完全拆毀館舍的牆垣，放入他的車馬。

士文伯責怪子產道：「我國因為政事刑法的不能修舉，弄得盜賊很多。無奈諸侯和卿大夫等辱臨我國，來見我寡君的，不能對待他，所以差了吏役，完固賓客所住的館舍，高大他的館門，增厚他的牆壁，使賓客使者沒有盜賊的可慮。如今你去折毀他，雖是跟從你來的人，能夠自行戒備，但是別的賓客來此，將怎麼樣呢？照樣我國為諸侯的盟主，修治館舍，蓋好牆壁，拿來招待四方的賓客，若是來此的人都把他拆毀，那末怎樣好供給諸侯的命令呢？我君差我來請問你，所以毀牆的緣故。」

子產答道：「因為我國地方狹小，夾在大國中間，責求貢獻，沒有定時，所以不敢安居，盡情搜集地方的財賦，隨帶來晉朝會，却巧逢着執事沒有閒暇，不能見面，又沒有聽得召見的命令，不知見面究在何時，不敢便把幣帛送進庫內，也不敢把幣帛暴露在外，若是送進庫內，這是晉君府庫的物品，不會面陳，晉君不敢專擅送進的。若是露在外面，又恐怕晴雨不常，弄得幣帛腐爛，因此加重我國的罪惡。」

我聽得文公做盟主的時候，自己寢室低小，沒有臺觀和堂榭，特來高大諸侯的館舍。館舍如晉君的寢室，館中藏幣和養馬的地方，都修理完固，管理水土的官，到時候平治道路，做泥水匠的，到時候塗飾館舍的宮室，諸侯的賓客來了，甸人設燭庭，上僕人巡察，宮中車馬有安置的地方，賓客的僕從，都有人代役管車子的，用脂膏塗賓客的車軸，做徒隸的，和養牛馬的，各自看他應做的事去做，百官等屬，各自陳列，他待過賓客的東西，公府並不留滯賓客，所以也沒有荒廢國事。國家有了憂樂的事情，都和賓客共同，事有廢失，晉國便替諸侯巡察，教導他所不知的，體恤他所不足的，所以賓客到晉國來，好像歸家的一般，那裏還有災患麼？縱使有盜賊，也不致害怕，雖則有晴雨，也不愁腐爛了。

現在銅鞮的宮室，廣大有數里，諸侯的館舍，就像徒隸住的地方，門小得安不下車子，有那牆壁的界限，又不可跳過，盜賊公然不避，疾疫全不豫防，賓客進見，沒有時日，召見的命令，又不得而知，如若再不拆毀牆壁，是沒

處藏幣，將要加重罪惡了！敢請問你執事，叫我怎麼辦呢？雖則晉國有魯喪，也是我國的憂事啊。若然得見晉君，進陳幣帛，鄭國當修好牆壁，然後回去。那就拜謝你君的恩惠了，敢怕修築的勤勞麼？」

士文伯復命，趙文子道：「不錯，我實不好，拿徒隸所居的牆壁，去承受諸侯是我國的罪惡啊。」便差士文伯前來謝罪，自認着錯。

晉文公見鄭伯，加倍敬禮，豐盛他的筵宴，送他回去。于是改造諸侯的館舍，叔向道：「說話不可以不講究，有這樣的關係麼？」子產有了這一番話，諸侯就總靠他的福，怎麼樣好廢掉說話呢？詩經上說的：「說話和睦，百姓就協同，說話悅懌，百姓就安定。」詩人知道說話的重要了。

###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 左傳

子皮名罕虎，鄭上卿，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去聲未知可否？」尹何年少未知，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願，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謹厚，必不吾背。○平日可信。使夫扶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指尹何

言謹厚之人，使往治邑，而學爲政，當愈知爲政之道矣。○後日又可望故，雖年少亦可使之爲政。子產曰：「不可。」總斷人之愛人，求利之也。必

有以利，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今汝愛尹何，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譬如未能執刀而使之宰

割其自傷必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非以愛之實以害之，誰敢求汝之愛乎？○一喻破吾愛之句。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榱，子產崩，僑名將厭壓焉，敢不盡言！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榱，榱也。棟所架，榱設使汝誤事而致，榱如棟折而榱崩，則我亦虞屋

下將爲其所壓，敢不盡情言之。○二喻言如此用愛。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譬如汝有美錦，必不使裁者學裁之，不但傷尹何，僑亦且不致敢不盡言句，鋪上起下。

惟恐，大宮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身之所庇以安者，而使學者爲政者，往裁治焉，不恐傷身。其爲美錦，不亦

多乎！亦思官邑之爲美錦不較多乎？○三喻破使夫往而學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二句是立言大旨。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非自害則善於治。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壓覆。

是懼，何暇思獲？一放績，馭車也。求免自害，且不能何暇求其無害於治。○四喻破夫亦惡知。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以讖言。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者近者。我知而慎之，美錦不使學製。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者遠者。我遠而慢

之，官邑欲使學製。微子之言，吾不知也。無子之言，吾終不自知其失，所以為無識之小。他日我曰：「子

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他日前日也。前日我嘗有云子治鄭，國我治吾家以庇身也。其或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

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前日我猶自以為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須聽子而行。○此子皮自謂才不及子產，字字纏綿委婉。子產曰：「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能盡如我之心，豈敢使子之家事皆從我之

所為乎。○此五論也。通篇是喻，結處仍用喻，快筆，覺思出人意表。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但於我心有所未安，如使子何為邑者，亦必盡言以告也。○仍繳正意一筆作收。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以子產盡心于國，故以國政委之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結出于子產治政之由。

【評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二語，是通體結穴。前後總是發明此意。子產傾心吐露，子皮從善若流，相知之深，無過於此。全篇純以譬喻作態，故文勢宕逸不羣。

【白話】子皮要差尹何去治理地方的事情。子產道：「年紀太輕，未知能擔任，不能擔任。」子皮道：「他很謹厚，我極愛他，一定不背畔我的。差他去學習學習，他也更曉得治理地方的道理了。」

子產道：「不可。人家的愛人，必求有利于他的，如今你愛人，就叫他辦理政事，猶之乎還沒能夠拿刀，就叫他

宰割起來，那他所受的傷害，實在多哩。你的愛人，無非是傷害他罷了。還有那個敢要你見愛呢？你在鄭國，好似

那棟梁，棟梁一斷，屋椽必定崩倒，我將來也被壓死了。敢不盡情陳說麼？譬如你有絕好的綢緞，一定不肯叫那

古 文 觀 止 卷二 子產論尹何為邑 二十九

不會的人，去學着剪裁他的，那大官府，大都邑，是身子所托庇的，哪却差學政事人去裁治他，也思量這官邑的價值，比那好綢緞不較多麼？我聽得學習好了，然後才去辦政事，沒有聽得拿政事來叫他學習的啊！如果這樣做去，定必有所妨害。譬如打獵，射箭和御車，熟習了，自然打到禽獸，若是沒有登過車子去射箭和御車，那末時時怕車子敗壞，要傾倒壓傷，那裏還有工夫去想打得禽獸呢！

子皮道：「好啊！我很愚笨，我聽得君子專務知道大的遠的，小人專務知道小的近的，衣服附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來小心他，大官府大都邑，是拿他托庇身子的，我便以為疏遠而輕忽他，不是你這一番說話，我終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啊。前天我會經說道：『你管理鄭國，我管理吾家，拿來托庇身子，庶幾還可以的。』從此以後，知道我謀畫不足了。今後請你雖吾家的事情，也須聽你的命令去幹了。」

子產道：「人心的不同，像那面貌一樣。我敢說你的面貌，像我的面貌，不過我心有所不安，也要拿來告訴你的哪。」

子皮以為子產很是忠心，所以就批政事委任他，子產因此能夠執掌鄭國。

###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 左傳

楚公子圍尹楚令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大夫子石也。圍娶其女。○圍將會諸侯，伍舉

也為介。副使曰介。○補敘椒將入館，將入鄭鄭人惡之。以其徒衆之多恐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言不載乃館於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置對者，恃有逆女一著，可以得也。○以上既聘，將以

衆逆。去聲。○楚欲以子產患之。親到何待以衆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

者，請擇然去聽命。」謂于城外，除地為壇，以行昏禮。○按昏禮主人令尹使太宰伯州犂對

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說賜也。豐氏，子石女也。公孫段，與邑于豐，故

命國鄭重之詞○說鄭圍布几筵告於莊共莊王國之相共王國之之廟而來父○說圍受命鄭重若野賜之若于城外爲

賜以受是委君貶於草莽也輕鄭君之賜而棄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說女不得成禮

句應首段喚起下段卿之列○二是字○兩不甯唯是疾藏上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何顏復置身諸

矣蒙是欺也大臣曰老首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唯大夫圖之先君而辱寡君之命不得爲楚之大臣其無以歸國矣○三句應二段「子羽曰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小國有何罪特○二句是立言主體將特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鄭之辭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今楚以兵入劫女無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

不憾者鄭爲楚國而失所恃致使諸侯信楚者皆以鄭爲成使無距違君命而壅塞不行是懼亦

違也自此諸侯舉不信楚而楚君之令有所壅塞而不行此鄭恃楚以取滅亡所致實鄭之罪也所懼者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挑○若楚國無他意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顧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禮乎○以上直說出請埤聽命之故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高而

入許之橐弓衣也垂

【評語】篇首著惡之患之四字，已伏後一段議論。州犂之對，詞婉而理直，鄭似無可措辭。子產索性喝出他本謀，

使無從置辨，若稍婉轉，則楚必不聽。此小國所以待強敵，不得不爾。

【白話】楚公子圍到鄭國來聘問，并娶妻在公孫段氏。伍舉做副使，將入鄭城館舍居住。鄭人見他人衆，心裏惡

忌他，便差行人子羽和他情說楚人才就住在城外。

聘問之後，楚人要帶兵入城迎娶。子產很是憂慮，差子羽辭謝道：「因爲我國地方狹小，不能安納，你們隨從

的人，請在城外設壇，好聽你的命令便了。」

公子圍差伯州犂答道：「蒙你君辱賜我國寡大夫圍，對圍說：『將使豐氏做你的妻室。』圍便布設几筵，祝

告在莊王共王的廟裏，才到鄭國來。若是在城外設壇，使我在野受賜，是委棄你君的厚賜，在那草莽的裏面了。啊，是使寡夫不再有面目，置身在諸卿的班次了啊。不但如此，又使圉欺蒙自己的先君，將來不能做我寡君的大臣，沒處回轉我國去了。請你替我打算一下看。

子羽道：「小國沒有什麼罪過，依賴大國，實是他的罪過。鄭和楚結婚，想要依賴大國安定自己，你今帶兵迎娶，莫非藏着壞心，來暗算我國，我小國失了依靠，致使諸侯都把鄭國做鑿戒，弄到沒有一個不恨楚國的行詐。從此楚君的命令，也便阻塞不行，這是鄭國所很懼怕的。不是這樣，我鄭國對於楚國，好似子舍的人，一類那敢愛惜豐氏的祖廟，不使你舉行昏禮麼？」

伍舉聽了這話，知道鄭國已有防備了，請倒掛弓衣，表示沒有弓在裏面，走進城去，于是才允許他。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次於潁尾。冬臘曰符州來潁，居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

皆楚大夫也。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乾谿水名，自潁尾造五大夫說，即次乾谿以爲兵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造羽衣。翠被。被，披也。以翠羽飾之。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出以爲兵援。僕析父

從。楚大夫。去聲。要然，點點濃色。正在此。右尹官名也。子革鄭丹也夕。暮見日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之子，變父晉唐叔之子禽

父。周公之子伯禽也。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問齊晉魯王皆賜之珍寶以爲分器。我獨無有。楚獨無所賜。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再濟九鼎三代相傳，後世國禮也。楚王欲求周鼎以爲分器，意欲何爲。對曰：「與君王哉！」

昔我先王熊繹，辟備同在荆山，篳路藍縷，篳路，柴車。藍縷，放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

四字 冷妙

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以桃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祥之事○寫楚與周疏遠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大公之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意四國是周親貴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寶器所以與親不得願及疏遠今

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爲鼎大體見楚子之無君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楚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筮字鍊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當居許地許既南遷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我而畏晉，今我

與君王哉！不有天子何者昔諸侯遠去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耶賦皆千乘。去聲○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有二居言我大築四國之城其田之賦皆出兵車千乘子與有勞焉。子攻

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又欲使天下諸侯無不畏我其心益肆矣對曰：「畏君王哉！冷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祕敢請命。鍼斧也祕柄也言王命破圭以鍼斧柄敢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王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此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摩厲以待王出將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備相盡讀之所以爲良史○恰湊入摩厲以須吾及句下對曰：

「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周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爲御以徧行天下欲使

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力諫遊行故借司馬作詩以止穆王之

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債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債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慈心此 王是以獲沒於祗官。祗官，靈官名。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於祗官而免篡殺之禍。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之？祈招之詩是穆王近事，遠謂墳典諸書。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悃悃，陰式昭德音。』悃，安和貌。式，用也。言祈父之性安和，用能自著，令聞矣。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亦當思我王之常度，出入起居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如治金制玉，隨器象形而不可存醉飽過度之心。

○著意在此。王揖而入。執鞭以出，至王入視之。王出，復語至。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於難。去聲。靈王被子革一斬，穀食不安者數日，却未曾斬斷不能遷。仲尼曰：「古也有志。」古書有云：「克己復禮仁也。」自克不能。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前敘次於乾谿，何等意氣。

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

【評語】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辨，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閉閉喚醒，若不相蒙者，既不忤聽，又得易入。

此其所以為善諫歟！惜哉！靈王能聽而不能克，以終及於難也。

【白話】楚靈王冬天在州來地方打獵，住宿在穎尾，差蕩候，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領兵圍攻徐國，借此恐

嚇吳國。靈王自己駐紮乾谿，做他們的後援。那天正下雪，靈王戴了皮帽，穿了秦所遺下的羽衣翠羽飾成的披風，和豹皮的鞋子，手裏拿着鞭子，走裏面出來。僕析父侍從在後面。

右尹子革晚上來見靈王，見他脫去帽子和披風，丟掉鞭子，和他講話道：「從前我先王熊繹和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同事康王，他們四國都有分器，我獨沒有。如今我差人到周朝，求那九鼎做分器，周王肯給我麼？」

子革道：「給君王的，從前我先王熊繹僻居在荆山地方，柴車破衣來處理草莽，奔走山林，來服事天子，把那

桃做的弓，棘做的箭，來供給抵禦王家不祥的事情。那齊是成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成王武王的母弟，因為這

桃做的弓，棘做的箭，來供給抵禦王家不祥的事情。那齊是成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成王武王的母弟，因為這

桃做的弓，棘做的箭，來供給抵禦王家不祥的事情。那齊是成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成王武王的母弟，因為這

桃做的弓，棘做的箭，來供給抵禦王家不祥的事情。那齊是成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成王武王的母弟，因為這



樣所以楚國沒有分器，他們都有的。如今周朝和這四國都服事你了，處處要聽楚國的命令，那裏有愛憎九鼎的道理呢？」

靈王道：「從前我皇祖伯父昆吾，舊時許地，是他居宅。現在鄭人貪取這許地，不交給我，我若問他追討，他肯給我麼？」

子革道：「給君王的。周朝還不敢愛鼎，鄭國敢愛許地麼？」

靈王道：「那些諸侯離開我國，畏懼晉國，如今我大築城垣在陳蔡和不羹的地方，田賦都出兵車千乘，你也

有功勞在裏面，諸侯都怕我麼？」

子革道：「怕君王的。這陳蔡等四國，已足使他們怕了，再加上我楚國，敢不怕你麼？」

那時工尹路來請命靈王道：「你叫我破開玉來，做那斧柄的裝飾，請問照怎麼樣子做呢？」靈王便進去觀看。

析父對子革道：「你是楚國所仰望的人啊。如今和靈王講話，像響的應聲，國家將怎樣弄法呢？」子革道：我正摩快了刀，等王出來，我的刀鋒將斬斷他的邪念了。

靈王出來，再和他講話。左史倚相從那裏走過，靈王道：「他是很好的史官，哪！你當善視他。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子革道：「我會經問過他的，從前周穆王要放肆他的心志，徧游天下，使得各處都有他車馬的蹤跡，祭公謀父作一篇祈招的詩，拿來阻止穆王的慾心，穆王因此得善終于祇宮。我問他詩是怎樣的，他尚不知道。若是問他遠事，他怎能知道呢？」

靈王道：「那末你能知道麼？」子革道：「能的。他的詩上說：『祈招的安和，所以能夠自顯好名，也當思量我王的常度，要像金的堅，要像玉的重，若用百姓的力，當量度情形，不可存着醉飽過度的慾心哪。』」

靈王聽了，作揖而入，寢食不安了幾天。可是終不能自己改過，直等遭了患難。

仲尼論他道：「古書有句話：『克制自己的私欲，歸到禮上，這是仁德的事情啊。』這話真是好極了，楚靈王

若能這樣，那裏會受辱在乾谿呢？」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也。游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兩語是子產治鄭心訣。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上死焉。以火喻猛。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以水喻寬。故寬難。非有德者不能。○玩其次字，寬難字，便見寬為上，不得已而用猛，而用猛正是保民之惠處，此自大經濟人語。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著不忍二字，便見是婦人之仁，非真能寬也。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相苻，蒲澤也。萑苻，澤名。太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夫子謂子產。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著盡殺二字，便見是

離史之虛，不善用猛也。仲尼曰：「善哉！數美子產為政。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當有以相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和字從濟字看出。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止語辭，乞其也。康，縱皆安也。言今民亦勞甚矣，其可綏也。施之以寬也。釋寬。『毋從聲。』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謹，隨也。式，用也。慘，會也。言詭隨者不可從，以謹勸不善之人。糾之以猛也。釋猛。『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遠人使之懷附而近者各定，我王室。平之以和也。平字是寬猛相濟處。○引詩釋和。○一詩分引。又曰：『商頌長

絺，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競強也。絺，急也。優優，和也。猶聚也。言湯之為政，不太強不

也。聚和之至也。』引詩數和之至，見得和到極處。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以子產之猛為遺愛，爾微之論。

【評語】子產不是一味任猛，蓋立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有作用。太叔始寬而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觀孔子歎美子產，而以寬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

【白話】鄭國的子產有病，對子太叔說道：「我死，你必接任國政，唯獨有德行的人能夠拿寬來感服百姓；次之還是嚴厲爲妙。講到那火勢猛烈，百姓望見，沒有不怕他的，所以少死在裏面；那水性懦弱，百姓輕狎而玩弄他，因此就多死在裏面。所以用寬最難。」病了幾月就死了。

太叔辦理政事，不忍用嚴厲手段，但一味用寬，鄭國就此多起強盜來了。劫人財物，在萑苻的澤邊。太叔懊悔道：「我早依子產的話，不到這樣。」便發出兵衆去攻擊萑苻的強盜，一齊殺掉他，強盜才稍稍止住。

仲尼聽得這事情，便說道：「好啊！政事太寬容，那百姓就要輕慢；輕慢就用嚴厲來糾正他。太嚴厲，百姓就要傷殘；傷殘就用寬容來慰撫他。拿寬容調劑嚴厲，拿嚴厲調劑寬容，政事因此就和平了。詩經上說的：『百姓也勞苦極了，那可以稍稍安寧呢！』恩惠加在這中國，拿來安定四方的人民。」這就是用寬容的方法慰撫他啊！「不要放縱那居心不正的，拿來謹飭不善的人，因此遏止那些寇虐，曾經不怕明法的。」這就是用嚴厲的方法糾正他啊！「招撫遠地的人，安集近處的人，拿來定我王室。」這就是平治他，使他能夠調和啊。又說：「不太強，不太急，不太硬，不太軟，布行政事，却是優優的樣兒，所以百祿都聚集得來。」這是和平到了極點啊！」等到子產死了，仲尼聽見這消息，流出眼淚道：「這個人是古時的遺愛啊！」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樞李今嘉興樞李城，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樞李，闔廬傷足而死，至是夫差所謂三年

遂入越，越子也。句踐以甲楯聞上，五千保於會稽。會稽，越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音洛，種越大夫名，故楚臣，奔吳，爲太宰，籠幸于夫差，故種因之，以行成。于吳吳子將許之，伍員胥也。曰：「不可。」二字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上疾莫如盡。』人之植德如植木焉，欲其滋長，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欲其淨盡，先證之格言重下惡。昔有過

歌，澆澆去聲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去聲。過國名，澆寒浞于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啓之孫，去聲。過國名，澆寒浞于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啓之孫。

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自穴逃出而歸于父母家。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庖正，掌膳羞之官，除免也。賴此以得免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思，虞君名，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恢復禹之功績，祀夏祖宗以配上帝。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不可者，一句踐能親而務施，一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二與我同壤，三而世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猶食言，欲食此悔亦無及已。不可者，二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吳與周同姓而姬姓之衰，可計日而待。泛一句，介在蠻夷而長寇讎，

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况吳介居蠻夷而滋長寇讎，自保且不能安能圖霸，以吳子喜遠功又以求伯動之。不可者三。

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生民聚財富而後教吳，必為越所滅而官室廢。

是日見非為縣斷。

【評語】寫少康詳，寫句踐略，而寫少康正是寫句踐處。此古文以實作主法也。後分三段，發明不可二字之意，最

是日見非為縣斷。

是日見非為縣斷。

是日見非為縣斷。

是日見非為縣斷。

是日見非為縣斷。

是日見非為縣斷。

爲曲折詳盡，會不覺悟，卒許越成，不得已退而告人，說到吳其爲沼，真感憤無聊，擊斷氣絕矣。

【白話】吳王夫差，打敗了越國，在夫椒地方，是報復攜李的仇恨啊！因此就進了越國，越王句踐領五千披甲執楯的兵，保守在會稽山上，差大夫文種，去走吳國太宰嚭的門路，請同吳國講和。夫差打算允許他，伍員道：「不可！我聽得有句話：『立德不如滋長爲好，去惡不如盡根爲妙。』」

從前有個過澆，殺掉斟灌，來攻打斟鄩，滅掉夏后相的妻子后緡，纔有身孕，從牆洞裏逃出，回到娘家，有仍氏來，生了遺腹子少康，做了有仍氏牧官之長，知澆兇毒，能夠防備他，澆差椒來求少康，要殺害他，少康便逃到有虞，做個管理飲食的官，因此免了澆的殺害，虞國的君思，便把二個女兒嫁給少康，使他住在綸地，有田方十里，有衆五百人，能夠布行他的恩德，開始他的謀畫，來收拾夏朝的遺民，招撫他舊時的官職，又差了女艾去偵察澆的空隙，差了季杼引誘繕來，就此滅澆，在過，滅豷，在戈，恢復禹王的功績，祭祀夏朝的祖宗，配享上帝，不失舊時的天下。如今我吳不及過國，可是越比那時，少康還大，倘或許他求，使他豐大起來，不將來要與我爲難麼？句踐能夠親愛百姓，樂善好施，好施必不失人，親愛必不棄勞，而且和我毗連，又是世代冤仇，這時候打勝了他，還不取過來，打算再存留他，這是違背天命，并且長大冤仇，以後雖懊悔，他也來不及了，姬姓的衰敗，可算着日子等待的，住在蠻夷的中間，還長大寇讎，要想從此求霸，萬萬做不到的。」

夫差不聽子胥的話，子胥出來，告訴人家道：「越國用十年的工夫，生人聚財，再用十年的工夫，教導百姓；二十年之後，吳國的宮室，將來要變做池沼了啊！」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 古文觀止卷三

##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祭公謀父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爲王卿士。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實，耀明也，觀示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戰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觀則玩，玩則不震。

玩，讀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反，所以申不可觀兵之意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周公之諡，頌時。周公所作。「載戢干戈，載櫜高

弓矢，載，用也，櫜，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

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於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證耀德。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愛

第恭夫義，婦順所以正民之德也。如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使之衣食。而利其器用，如工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以文修之，文，一作工

修意五句是明利害之鄉，向也。○得教養爲利，失教養爲害，鄉猶以文修之，包一句

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效，作一頓下，乃轉入周世也。昔

我先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爲禹后。及夏之衰也，謂啓子太康棄

弗務，棄廢也。棄，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質，○棄之子，周禘始文，武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

間，棄封棄于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業，農也。時序其德，纂同修其緒，修其訓典，序，布也。纂，

繼也。緒，事也。訓，教也。典，法也。三其字指棄而言。期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三句承上三句極

人。王皆繼其德而弗墜。○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

保民莫不欣喜。

武王亦只是德商王帝辛大惡。

辛紂名也大惡大爲民所惡於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

以致戎於商牧。

商牧商交牧野四字便見武王不得已而用兵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恤憂也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德之謂

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

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

邦外侯服，

邦外邦畿之外侯服者侯國之

侯衛賓服，

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蠻夷要服，

蠻夷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

甸服者祭，

折衝斷折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畿

侯服者祀，

祀於賓服者享

賓服者享，

荒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

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

二祀

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

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

祭以時，

禮以

時享，

歲貢，

終王，

有祀則修言，

有祀則修文，

先王之訓也。

讀一句前

有不祭，

則修意，

有不祀，

則修言，

有不享，

則修文。

後照應妙

有不祭，

則修意，

有不祀，

則修言，

有不享，

則修文。

不貢則修名

有不王，

則修德，

有伐不祀，

征不享，

讓不貢，

告不

王行使讓者責其過告者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

有威讓之

令，

有文告之辭。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遠國之事下方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頓乎？

頓頓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

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同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

我矣。

一樹立也惇厚也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於專一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謙意

王不聽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所獲止此果有以禦我矣

自是荒服者不至。

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評語】

先王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

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並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白話】

穆公要去攻打犬戎，祭公謀父諫道：「不可。先王祇是昭明德，行不顯示兵威的，那用兵的道理，須要待

時而動，一動就來得威嚴，若把他示威，那就近乎玩弄，玩弄了就不能使人震懼，所以周文公所作的頌上說：「

收集那刀戟，藏好那弓箭，我武王常求極好的德行，拿來布行中國，宜乎能保受天命了。」先王對於百姓，勉勵

他們的道德，篤厚他們的性情，廣大他們的財源，便利他們的用具，明瞭利害的所在，用文德來修治他，使他們

務求利益，避免害患，懷念恩德，畏懼威嚴，所以能夠世代保守，因而長大起來。從前我先代繼傳，做后稷的官，來

服事虞夏，到夏朝衰敗的時候，廢棄后稷，不務講農，我先王不窋，因此失了官職，自己逃避在戎翟中間，不敢怠

惰農業，時時布陳他的德行，續修他的遺緒，修明他的教訓和法則，朝夜恭敬勤勞，拿篤厚來遵守，拿忠信來奉

行，累代相傳，都承接他的德行，不辱沒了先人。到了武王，昭著從前的光明，再加上了慈祥和善，奉事神明，保愛

百姓，所以沒有一個不快活異常。那時商王帝辛大為百姓所惡恨，百姓不能容忍，便很欣喜的推戴武王，去和

帝辛決戰於牧野。是先王並非好講武事，實在憐念百姓的痛苦，要除掉他們的害患罷了。

先王的制度，王畿以內的地方為甸服，王畿以外的地方為侯服，漸遠王畿的地方為賓服，蠻夷的地方為要

服，戎翟的地方為荒服。甸服的祭于祖考，侯服的祭于高會，賓服的享于二禘，要服的貢于壇壇，荒服的入朝天

子，祭于祖考的日到一次，祀于高會的月到一次，享于二禘的每季一次，貢于壇壇的每年一次，入朝天子的終

世一次。這是先王的遺訓啊。有不祭的，便修明意旨，使他知覺，有不祀的，便修明言語，使他聽從，有不享的，便申

了號令有不貢的，便播了仁聲；有不朝的，便大修文德。這五種的次序既成，如還有不到的，便要修那刑法了。所以有刑罰不祭的，攻伐不祀的，征討不享的，責問不貢的，告諭不朝的。所以有刑罰的法律，有攻伐的兵衆，有征討的準備，有責問的命令，有告諭的文辭。如已宣布命令，陳達文辭了，還有不到的，那末再增修自己的文德，不勞動百姓到遠地方去；因此自然近的沒有不聽，遠的沒有不服。如今自從大畢伯仕故世以後，犬戎氏照他荒服的職務來朝天子道：「我必拿不享去責備他，並且顯示兵威把他看。」只怕是廢掉先王的遺訓，連那終世一朝的禮節，也要從此破壞了啊！我聽得犬戎立心敦厚，能夠遵照他先代的德行，守國終于專一，他必有抵禦我的準備了。」

穆王不聽謀父的話，便去征伐犬戎，僅得到四隻白狼，四隻白鹿而回。從此以後，那荒服的便不來朝了。

### 召公諫厲王止謗

###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謗，誹也。召，召也。厲，厲也。公，公也。後穆公也。虎也。為王卿士。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命，危言。厲，故不。堪，危言。厲，故不。堪。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得，得也。衛，衛也。巫，巫也。監，監也。謗，誹也。者，也。以巫有神靈有謗，輒知之。以告則殺之。以，以也。告，告也。則，則也。殺，殺也。以謗者告，即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人，國人也。莫，莫也。敢，敢也。言，言也。道路，道路也。以，以也。目，目也。以目相盼而已。不四命之極也。

王喜，召公曰：「是障之。」王喜，喜也。召公，召公也。曰，曰也。是，是也。障，障也。是障之，是障之也。

吾能弭謗矣。吾，吾也。能，能也。弭，弭也。謗，謗也。矣，矣也。弭，止也。謗，誹也。乃不敢言。乃，乃也。不，不也。敢，敢也。言，言也。乃不敢言，乃不敢言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防也。民，民也。口，口也。甚，甚也。於，於也。防，防也。川，川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壅，壅也。而，而也。潰，潰也。傷，傷也。人，人也。必多，必多也。

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是，是也。故，故也。為，為也。川，川也。者，者也。決，決也。之，之也。使，使也。導，導也。為，為也。民，民也。者，者也。宣，宣也。之，之也。使，使也。言，言也。

故天子聽政，使使，使也。天子，天子也。聽，聽也。政，政也。使，使也。使使，使也。天子，天子也。聽，聽也。政，政也。使，使也。使使，使也。天子，天子也。聽，聽也。政，政也。使，使也。使使，使也。天子，天子也。聽，聽也。政，政也。使，使也。

詩陳其馨獻曲陳，陳也。其，其也。馨，馨也。獻，獻也。曲，曲也。史獻書史，史也。獻，獻也。書，書也。師箴師，師也。箴，箴也。諍賦諍，諍也。賦，賦也。

子曰：「嚴賦蒙誦，有眸子而無見曰蒙。」  
所獻之詩賦蒙誦，誦並書箴刺之語。百工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政治之得失，不自贊相傳語以聞於王。近臣

盡規，左右近臣。親戚補察，父子兄弟。警史教誨，警禮乃相與教誨。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合衆職而修治之。

而後王斟酌焉。斟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行之事皆合于理。○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句句與碑誦使不敢言相反。民之有口

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也。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土地也，其指土而言。

廣平曰原，下溼曰濕。下平曰衍。有濕曰沃。山川原隰衍沃，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生衣食。○一論寫作兩層妙上以防川隴止滂此以山川原隰衍沃喻宣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

乎興。正意。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改之。阜厚也。厚財用衣食與山川原隰衍沃一般。○正意喻意又夾

寫一筆錯落入妙。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民素慮之於心而後發之於言，當成其美而見之施行，豈可壅塞？若壅塞焉，其與我親善者幾何哉？言敗亡即至也。○三壅字呼應。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莫法

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

【評語】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口有大害，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

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白話】厲王暴虐百姓，國人都議論王的壞處。召公告訴厲王道：「百姓受不住這虐命了！」厲王就發起怒來，

找得衛國有神靈的巫者，叫他監察誰是議論王的壞處的，來報告了，便把他殺死。從此國人沒有一個敢講話，

在路上的時候，只有把眼睛兩下相看着便了。厲王非常歡喜，告訴召公道：「我能止住百姓的議論了，他們竟連話也不敢說了。」

召公道：「你這樣辦法，是阻塞他們，使他們不敢開口罷了。阻塞百姓的嘴，講起來比阻塞大水還要危險哩。

水一壅塞，便四面橫流，傷害人民，必然不少。百姓也是這樣的。因此所以治大水的方法，要疏通他，使他暢流治

百姓的方法，要開放他使他陳說。所以皇帝聽斷政事，叫那公卿以及列士們呈獻頌美諷刺的詩歌，樂工呈獻有關邪正的樂曲，史官呈獻有關治體的古書，小師規戒皇帝的過失，沒眼珠的人歌詠那所獻的詩，有眼珠却看不見的人，誦讀那勸戒譏諷的文字，百工執藝事去諫諍他卑賤的人，傳話到他耳邊，左右近臣各盡規勸，父子兄弟補過察政，樂官禮官相與教誨，太師太傅集合了眾職，修整一番，然後皇帝斟酌取舍，因此政事行出來，都不違背了當然之理。

百姓的有嘴，彷彿地面上有山水一般，錢財用物都從這裏頭出來；彷彿牠有高的原，低的隰，平的衍，漑的沃，一般地方，衣料食品都從這裏頭產生。嘴的講話，好壞都從這裏頭發起，他們所說好的，就照樣行起來，他們所說壞的，就預備改將去。這正所以阜厚那財用衣食呢？百姓心裏想着的事情，從嘴裏宣布出來，我們應該贊成他，照他的話行去，怎麼好壅塞他們呢？若是壅塞他們的嘴，那末和我親善的人，還有多少呢？

厲王不聽召公的話，因此國人沒有一個敢講話了。隔了三年，百姓恨極了，就把厲王驅逐到彘地方去。

### 襄王不許請隧

####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為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謀叔帶，鄭洛邑王城之地。

王勞去之以地。

王賞之以地。

陽樊，溫，原，欒，茅之田焉。

辭不受。

請隧焉。

掘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開口便

方千里以爲甸服，

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

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著以供以備以待等字，見先王有此許多費用，其餘

甸服之外。

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寧安也。宇居也。亦使有

以能順天地而無災害也。○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

先王豈有賴焉？

賴利也。○一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九御，御九嬪，五品，即九卿。與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著不

過足以而已豈敢等字見  
得先王並無一點奢用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掌長百姓而輕重布之服物生字

帶說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言貴賤有等○亦唯是  
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  
王何異之有字十分鄭重下乃反覆寫其不許之

意今天降禍災於周室謂叔帶余一人僅亦守府僅守放府又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

天子稱同姓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盡分也大物隨也其叔父實應平且憎以非余

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受也憎惡也愛吝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

先民有言曰先民前人也『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飾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貫至大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裕

大德平更平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

振一段若猶是姬姓也未更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大物其未可改也

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傷直說出晉文請隨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隨也○又逆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私勞即私德在襄王為德在晉文為

是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余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

知之若晉文自制為戮余安能禁止不待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評語】通篇只是不為天子不得用隧意欲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

使重耳神色俱沮

【白話】晉文公既立定襄王在那邾地王便賞賜他的地方文公不受要求那掘地通路的葬禮襄王不允許說

道：「從前我先王有了天下的時候，規畫見方千里的地，作為甸服，拿來供給天地百神的祭祀，預備百姓萬民的用度，留防不朝不料的禍患，甸服之外，拿來均分公侯伯子男，使他們各有安居，好順着天地自然，不致遭逢那災害。先王自己那有什麼利賴呢？內官也不過九嬪，外官也不過九卿，但夠供給天神地祇罷了。那敢安然放縱他的耳目心腹，來擾亂百般的法度？也不過是死生的服物采章，拿來統率百姓，表出貴賤有等級，來除葬禮以外，王又有什麼兩樣呢？」

現在上天降下災禍在周室，我一個人不過保守先王的府藏，又沒有才能，弄得勤勞叔父，就要分先王的大典，賞酬叔父的私恩，我知道叔父雖是受了，還要憎惡我說我行賞不當哩！我一個人怎敢有什麼吝惜呢？前人有句話說道：「改了佩玉，就要改了行步。」叔父如能光明大德，易姓改物，創造天下的制度，自己顯用出來，那便收取了死生的服物采章，去鎮撫百姓，我一個人雖被驅逐殺戮在邊遠地方，還有什麼話和你說呢？如其仍舊是姬姓，還是列在公侯的位置，復行先王的職務，那末這樣的大典，還不會好改去哩。叔父或能感著明德，典禮將來自會辦到，我敢因你的私恩，去變易從前的大章程，使天下受辱，那怎樣對得過先王和百姓呢？并且還行什麼政令呢？如若不然，叔父自己已有地，倒開掘地道行那葬禮，我又那裏曉得呢？」

文公便不敢再請受了地方回轉。

### 單于知陳必亡

### 國語

定王使單

善襄公名朝定

聘于宋

于諸侯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

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

自宋適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而假道也

火朝覲矣道蒞

拂不可行也

火心星也覲見也朝覲謂夏正十月心星早見于辰也道蒞言草穢塞路

也一也侯不在疆

客者疆境也

司空不視塗

司空掌道路之官

澤不陂

卑也陂澤障也古不

川不

梁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

野有庾

積

澤不陂

場功未畢

場收禾圃也築

道

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也八墾田若菽即菽茅芋也既墾之田猶若茅芋言其稀少也九伏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不致餼也墾賓客之

牢禮生者日錄十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十一國無寄寓寄寓旅次無旅舍去聲十四及陳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皆陳大夫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如往也賓謂單襄公十五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現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天根見而水

酒天根氏亢之間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涸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也駟見而隕霜

曰胡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

郭宮室除修治也備藏具備收藏也故夏令曰夏后氏之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水涸係九月而

其時傲曰至期傲告其民收而場功待雉而畚本揭菊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致其築

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去聲德於天下者也惠而不費今陳國今

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為梁即今之浮橋也是廢先生之教也

結火朝謂六句周制有之曰胡列樹以表道表道謂識其遠近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國有郊

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置同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藪無水曰藪圃草茂草也囿有林地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

古文觀止 卷三 單子知陳必亡 九

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兵饑也。其餘無非穀土。種穀之土。民無懸懸同耜。言常用之，不懸掛也。野無奧草。奧深也。野皆壅闢無

也。深草也。不奪農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優，裕也。匱，乏也。○從民無懸耜二句來。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從不

奪農時。二句來。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句為縣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道道路不可知。指

無列樹。而言。田有草間。者多。功成而不收。即野場若棄。民罷于逸樂。疲于為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

制者也。結野有廩積四句。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周常官。○篇名。○引古。敵國賓至，闕尹以告。敵國相等之國也。闕尹，司闕者。告，告君也。

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侯人為導。導，賓至于朝也。卿出郊勞。去聲。○賓至近郊，君使門

尹除門。門，尹司門者。掃除門庭。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賓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理授館。授，客館舍。司徒具徒。具，徒役。修

積司空視塗。視，道塗之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防剽掠也。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

監燎。火師，司火者。燎，燎庭大燭。水師監濯。水師，掌水者。濯，灑也。濯之事，膳宰致餐。○孫曰：餐，食日餐。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

初。○司馬，掌圍人養馬芻茨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物，如供應之物。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

懷愛。小大謂賓介也。作類文勢不平。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

至於王使。去聲。則皆官正蒞事。官正，官長也。用官長司事，班又加矣。上卿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情尤致其虔。若王巡守，則君

親監之。仍用官長司事，但自察之班無可加而虔極矣。○王使是主說，得十分鄭重，又帶巡守句更厚然。今雖朝也不才，微有分問族于周

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過，賓謂假道。而司事莫至。不但失班，加益虔之制且無以下同於敵國之賓矣。是蔑先王

之官也。結膳者不致，餼四句。先王之令有之曰：胡！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

即慝。淫，造為也。彝，常也。慝，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微不念胤，續之常



棄其伉儷妃嬪伉儷配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夏魯舒之父御叔即陳

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故曰瀆姓○卽淫淫矣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

不亦簡彝乎簡華簡略常服也○從匪彝矣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民將築臺五句昔先王之教茂帥率同其德

也猶恐隕越茂勉也率循也隕越墜落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萬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

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晉楚○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

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討夏徵舒遂

文。【評語】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中又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排對之迹自是至

【白話】定王差單襄公去聘問宋國便借道陳國去聘問楚國火星早見于辰了道路尚茅塞着不便行走迎送

賓客的候人不在邊境管理路政的司空不巡道路水塘不設障大河不架橋田野有露堆的米穀築場還沒有

完畢路上沒有表路的列樹開墾的田畝稀少好似茅芽一般膳夫不致生牲司里不授客館國內沒有寄寓縣

裏沒有旅舍百姓要到夏氏去築臺進了陳國陳靈公和孔寧儀行父戴了楚冠往夏氏家中留客不見

單襄公回來告定王道「陳侯不是有大禍國家必定要亡滅」定王道「這什麼緣故呢」襄公道「凡是

辰角朝見雨氣便要日盡天根朝見水潦就要乾涸氏星朝見草木就要枯落房星朝見霜就下降火星朝見冷

風就戒人禦寒所以先王的教訓說「雨氣日盡那就平治道途水潦乾涸那就修造橋梁草木枯落那就預備

收藏霜一下降那就預備寒衣冷風來了那就修築城郭宮室」所以夏后氏的命令道「九月平治道路十月

造成橋梁」到期做告百姓道「收拾你築場的事情具備你威士昇土的器物」到了定星正中便要開始營

造，火星初見的時候，帶了築室的器具，會集在司里那裏。這樣，先王所以不用貨財，能夠大施恩德到天下的呢！如今陳國火星已朝見了，那道路還似阻塞不通，野場還似荒棄不收，塘裏不設障，水上不設浮橋，這是廢掉先王的教訓哪！

周書上有句話說：「排列樹木，用他表明道路的遠近；置備邊境上的飲食，用他守候路人；國外有放牧的地方，疆界上面有客舍和候望的人；沒水的塘裏，有茂盛的草；苑囿裏有林木和池水，是用他防禦災害的。其餘無非是種穀的田地，百姓沒有懸掛農具，田野沒有深與草穢，不妨害農時，不廢棄民事，有裕足沒有缺乏，有安逸沒有疲勞，城邑的土功，井然有條，四甸的力役，更番有次。」如今陳國道路沒有列樹，不知遠近；田野長草的地方很多，農功告成的時候，還不收拾，百姓都疲勞在那逸樂的事體上，這是棄掉先王的法制哪！

周書的秩官有句話說：「同等國的賓客到了，關尹來稟告國君，行理拿符節去迎接他；侯人做引導，公卿出郊去慰勞他；門尹掃除門庭，賓客有事于宗廟，宗祝執祭祀的禮節，司里給館舍，司徒備徒役，司空巡視道路，司寇查詰姦盜，虞人進材木，甸人積柴薪，火師監察庭上的大燭，水師監察洗濯的事情，膳夫送上熟食，廩人獻上禾米，司馬陳列草料，工人察看客車，百官各拿着供應的物品來賓客，一到那裏，就似歸家一般，這所以不論大小，沒一個不懷愛着他。如其是上等國的賓客到了，那末位次要加一等，更加尊敬于他。至于天子的使臣，那就都用官長管事，再叫上卿監察他們的勤惰。若是天子來巡守，那末國君就親自監察他們。」如今我雖沒才能，也算是周室的親族，奉了天子的命令，做過路的賓客到陳國，可是管事的沒有誰來招呼我，這是蔑棄先王的官守哪！

先王的訓令有句話說：「天道是獎賞善良，懲罰淫惡的。所以我們造作國家，不可盲從不經的事情，不可囉就慢淫的舉動，各自守着自己的常法，來承受天降的幸福。」如今陳侯不念繼嗣的常法，棄掉他的夫人妃子，領着他的左右卿佐，到夏氏那裏去行淫，不也瀆亂自己的姓氏了麼？陳國是我大姬的後代，棄掉諸侯的禮服禮冠，戴着楚冠出來，不也忽略他的常服麼？這又違犯先王的訓令啊！把先王的教訓，勉力遵循，還怕要墜落。若

是廢了他的教訓，棄了他的法制，滅了他的官守，犯了他的訓令，那怎樣好保守國家呢？住在大國中間，沒有以上這四種道理，還能夠享國長久麼？  
六年，單襄公往楚。八年，陳靈公被殺在夏氏。九年，楚莊王攻入陳國。

###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起法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魯大夫使國人祭之。直是居展禽

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於國為最大。而直責其政立論最大。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論一番下乃歷引以實之。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

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烈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石柱者能植故祀以為稷。稷穀

共共工氏之伯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霸者在羲農之間有城也。共工之裔

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棄句龍以勞定國。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同財。命名也。成命

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帝高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民，帝嚳黃帝之曾孫高辛也。三辰日月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

而野死，征有苗崩於絲障洪水而殛死。絲障防百川積用不成堯殛之禹能以德修絲之功。

即柳下惠名獲字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也。」誠謂誠於禮。不責其祀。而直責其政立論最大。

修者載其事而改正之○能祭大災契為司徒而民輯司徒教官之長輯和也○法施于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孫奭水官勤于其職而

以死勤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放桀○能擇大患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卽周棄死於黑水○以死勤事文王

以文昭文王演易以文德○法施於民武王去民之穢去穢謂伐紂○能擇大患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

而宗舜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有虞氏出自舜崩則子孫宗舜故郊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商人禘舜禘祭也○商契之始祖也而祖契商契之始祖也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有虞氏報焉稷舜之後虞思也為夏禘○候帥循也報報德之祭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七世孫少康子季上

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八世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十

皆為以勞定國四代子孫能帥循其祖德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總領一句結住

五祀典外兼舉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又前哲令德之人

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民皆明而信之故曰民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藉其光及地之五行，所

以生殖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財用如封木魚鼈之類非

是不在祀典神郊宗祖報之外必須有功於民者方祀及之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

典入諸已不難以為仁且知矣再夫仁者講功及人之功而智者處物務物必察其物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

作注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

釋妙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

釋妙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

獸恆知而避其災也。

廣川猶言大海言避災而來祀之總不相涉說出一笑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

燠果文仲

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

筮簡也三書簡者恐有遺

也故

【評語】一祀爰居耳，發出如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加典一句斷盡。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也。結出海鳥之智來，最有味。

【白話】有海鳥一隻名叫爰居，歇在魯國東門的外面三天了。臧文仲差國人去祭他。展禽道：「這禮了，臧孫的辦法辦事啊。那祭祀是國家的大制度，那制度是政事的所由成的啊。所以要謹慎制定祭祀的章程，拿來做國家的常法。如今無緣無故就加起祀典來，不是那政事所應該這樣的。」

想聖王制定祀典，立法能施行到百姓身上的，就祭祀他；致死力勤勞國事的，就祭祀他；將勞苦來安定國家的，就祭祀他；能夠抵擋大災的，就祭祀他；能夠保護大患的，就祭祀他。不是這一類的，就不在祀典了。

當初神農氏有天下的時候，他的後裔叫柱，能夠種植百穀百蔬，到了夏朝興起，周棄承接他的事業，所以祭祀他，以爲稷神。共工氏稱雷九州的時候，他的後裔叫后土，能夠平治九州的土地，所以祭祀他，以爲土神。黃帝能定百物的名稱，使百姓不惑，供給財用，顓頊能續修他的功德，帝舜能序列三辰，使百姓安固，堯能盡心均平刑法，使百姓向善，舜因勤勞民事，在野身死，鯀因障防大水被堯殛死，禹能用德行修明鯀的功業，契做司徒，使百姓和輯，冥勤他的職務，在水身死，湯用寬厚治民，除去他的邪惡，稷因勤勞百穀，在山身死，文王將文德昭著，武王去掉百姓的害患，所以有虞氏禘祭黃帝，祖祭顓頊，郊祭堯，宗祭舜，夏后氏禘祭黃帝，祖祭顓頊，郊祭鯀，宗祭禹，商人禘祭舜，祖祭契，郊祭冥，宗祭湯，周人禘祭嚳，郊祭稷，祖祭文王，宗祭武王，幕能遵循顓頊的德行，有虞氏報祭他，杼能遵循禹德，夏后氏報祭他，上甲微能遵循契德，商人報祭他，高國太王能遵循稷德，周人報祭他。

凡是禘祭，郊祭，宗祭，祖祭，報祭，這五種，都是國家祭祀的常法啊。再加上社稷山川的神，都是有功德到百姓的；又有先聖美德的人，所以使百姓明信的和天上的三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和地上的五行，是所以生活百姓的；和九州的名山大川，是所以產生財用的。如若不是這樣，不在祀典之內。

現在海鳥到此，自己不知道講究，便去祭祀他，當做國家的常法，難把他算是仁愛和聰明的了。要曉得仁愛的人，必講及人的功德，聰明的人，必察及物的理由，沒有功德去祭祀，就不是仁愛，不知道講究而不討問，就不是聰明。現今海裏怕是有災難啊！那大水上的鳥獸，常常會知道避去他的災難的。

這一年海多大風，冬天很煖，文仲聽得柳下季的說話，便道：『這真是我的過失啊！季子的說話，不可不取法的。』便叫人記起來，共寫了三策。

### 里革斷罟匡君

###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黃罟于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魯大夫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說所以下有

之字。一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寒以後，蟄蟲始振，孟春也。水虞於是乎講罟，習柳取名魚登川禽

而賞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網也。留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蠃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鱉頭冰，故既取以祭，復令民各取以薦。

所以法陽之升也。○鳥獸孕，印水蟲成。春獸虞於是乎禁罟，羅錯魚鱉以為夏槁。

助生阜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罟，羅，鳥罟，羅，刺取也。魚，鮓，曰槁，阜，長也。○第二段獸虞，欲積魚鱉是寶。鳥獸成，水蟲孕。夏

水虞於是乎禁罟，音主麗六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麗，小網也。鄂，柞格也。所以誤獸也。廟，享祠宗廟燕賓客，畜，儲也。魚鱉

為民日用之需，非鳥獸比，故曰畜功用不但助生阜已也。○第二段水虞，卻設罝鄂是主且夫山不槎茶藥岸入澤不伐天，魚禁鯤鰠，而獸

長掌麇從鳥翼從殼從卵蟲舍從蚘從蜎從蕃庶物也。槎，斫也。藥，斫過樹根，傍復生嫩條也。草木未成曰天。鯤，鯢魚子也。麇，鹿子。翼，麋子。翼

成也。生哺曰鷓，未乳曰卵。蚊、蠅、子可爲蠶，蕃息也。○第四段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是實主夾寫。

不教魚長生者又未大。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也。○第五段入題見夏歷有蓮子古不得。○每段末下一斷語最宜玩。古之訓也。總一句與古者應下緊入今字。今魚方別孕。別於蓮而懷子。

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美里是良罟也，爲去聲我得法。言此斷罟最善，乃代我得古人之法。○兼美斷罟爲善妙。

「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結語深備有味，使好名之主意消。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

【評語】述故訓處，寫得實主雅然。且有錯綜變化之妙。入今事只貪無藝也四字，是極諫意。宣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深長，正堪並美。

【白話】宣公在夏天時候，把網浸在泗水河裏去捕魚。里革割斷他的網，把他拋掉，說道：「古時大寒以後，蟄蟲發動，掌川澤禁令的水虞，這時便講習鈎網，取大魚捉蜃蠃，拿來到廟裏舉行祭祀，并令國人照樣而行，是助陽氣上升。到了鳥獸懷孕，水蟲長成，掌鳥獸禁令的獸虞，這時便禁止網兔羅鳥，只刺取魚鱉，拿來做夏天的魚乾，是助他們的生長。到了鳥獸長成，水蟲懷孕，掌川澤禁令的水虞，這時便禁止小網，只開設陷罟去捕禽獸，來充實宗廟庖廚的需要，是儲蓄日常功用。並且山上不砍旁生的嫩條，水邊不伐未成的草木，捕魚禁捕魚子，小鹿小麋要使他生長，鳥獸鳥卵要使他成全，蜚蠊小蟲要舍掉不殺，這是蕃殖萬物。古時的教訓是這樣的啊，如今魚方懷孕，不教他生長，反用網去捕他，真是貪得無厭了！」

宣公聽了這話，說道：「我有過失，里革來救正我，不也很好麼？這斷網最好，是替我得到古人的法則的，可着有司官藏好，使我不忘記里革的說話。」當時有個樂師叫存的，侍在身邊，便道：「藏這斷網，不如放里革在旁，更加可以不忘哩！」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甫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也退朝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姜也其母方績績績也文伯曰：「以歎

傷之家只四字便寫盡淫心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主謂主母于犯也季孫康子也時為魯正卿其以歎為不能事主

乎？注一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僅頑廢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道○子言家母欲賦國

所見者大居吾語去聲女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去聲天

下瘠瘦薄也○勞字是一篇之綱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又從勞字引出逸

故天子大采朝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五采也天子春朝朝日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修陽政也日中考政

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去聲宣序民事考字音貫下十七字師尹大夫布序次也少去聲

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少采三采也秋暮夕月服三采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偶糾恭虔敬也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教也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成而後即安監視也九御九嬭之官主祭祀者即就也○著而後二字可見勞多安少以下段段著而後字○此言天子之勞

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也命令也典刑常法也工官也儆畏也○此言諸侯之勞

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此音披上聲○此治也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受業受事於朝也實事也復習也憾恨也○此言士之勞

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句法變○此言庶人之勞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緜

之勞所以自治也王后親織玄紘靴上聲○紘冠之垂者用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緜

之勞所以自治也王后親織玄紘靴上聲○紘冠之垂者用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緜

之勞所以自治也王后親織玄紘靴上聲○紘冠之垂者用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緜



做過從下而上者，冠，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嫡妻曰內子，大帶，繡帶也。○卿內子勞。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命婦勞。烈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士妻勞。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十下士也。以下謂庶人。○庶民妻勞。社而賦事，

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社，春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祭曰烝，獻功告事之成也。績，功也。愆，失也。辟，罪也。○單就庶人男女作束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又以心力二括盡上文妙。

以起下文。今我寡也，而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之位。○兩句合。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虞事，虞身于作事也。○先人謂穆伯。○一折。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應，應則。○有辟，句。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修，應備。○做也。○又一折。爾今日：「胡不自安？」起。○以是承君之官。○勸母自安則己之志記。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記。

季氏之婦不淫矣。不淫，是能勞。○結贊更妙。

【評語】通篇只以勞字為主，自天子至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自內子士妻至庶士以下，無一人之不勞，無一日之不勞，無一時之不勞，讀此如讀幽風七月詩。

【白話】公父文伯退朝回來朝見他的母親，他母親正在那這續麻。文伯道：「照樣我歡的人家，主母還要續麻，怕要觸犯季孫的怒呢，將來要怪我不能奉事母親了。」他母親嘆息道：「魯國要忘滅了罷，叫沒知識的童子做官，還不會聽見過大道理呢，你且坐下來，我告訴你。」

從前聖王的處置百姓，揀瘠薄的地方住他們，勞苦他們的力去利用他，所以能長久保有天下。要曉得百姓一勞苦，就要思想起來，思想了就要發生善心。一安逸，就要淫蕩起來，淫蕩了就要忘却善心。忘却善心，就要發生惡心了。肥美地方的百姓，每多不成材的，就是淫蕩的緣故。瘠薄地方的百姓，沒有那箇不嚮正義的就是

勞苦的緣故。因此所以天子穿了五采衣服祭日，和三公九卿習知廣生的地德；到了日中考政，和百官的政事，師尹衆士州牧國相，宣布序列百姓的事務，又穿了三采衣服去祭月，和太史司載敬承上天的刑法，晚上監察九御，使他們潔奉祭祀的棗威，然後自己睡覺。諸侯在早上修天子的事業命令，到了日中考察國家的事務，晚上省察他的常法，夜間做戒百工，使沒有怠慢淫蕩，然後自己睡覺。卿大夫在早上考察他的職務，到了日中講他的庶政，晚上序他的事業，夜間治他的家事，然後自己睡覺。士在早上受業，到了日中講事，晚上復習，夜間計過，沒有什麼現歉，然後自己睡覺。從庶人以下，天明動作，到夜休息，沒有一天可以懈怠的。做王后的，親自織那玄色的帽垂，做公侯的夫人，加做那帽簷和帽簷，做卿的妻子，做那衣上的大帶，大夫的妻子，做那祭祀穿的禮服。列士的妻子，加做那上朝穿的朝服。從庶士以下，都替他丈夫做衣服。春分布行農事，冬祭報告成功，男女各做着事體，荒失的便有罪，這是古時候的制度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這是先王的教訓啊。從上到下，那一個敢淫蕩他的心，舍棄他的力呢？

現在我守寡了，你又在下大夫的位置，就是朝夜做事，還怕忘掉上人的遺業，況是怠惰，怎麼可以逃罪呢？我希望你朝夜做戒，我道：「必定不要荒廢上人遺下的事業。」你如今却說：「爲什麼不自安逸。」照這樣去，做國君命你的官，我恐怕穆伯要斷絕宗祀了。」

仲尼聽見敬姜的話，便說道：「你們弟子記好，季氏的婦人，好算不淫蕩了。」

### 叔向賀貧

### 國語

叔向羊舌見韓宣子。晉卿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非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

無其實也。實財無以從二、三子。不足以供賓客往來之費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問得對

曰：「昔欒武子欒書無一卒之田，百人爲一卒其官不備其宗器。其掌祭祀之官猶不能備其祭器○貧

宣其德行，去聲。宣布也。德字一篇之解。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

不疚。慮則皆法也。越發聞也。刑即憲則。疚病也。此其德之宣于外內者。以免於難。去聲。當身免于禍。難貧而有德者可賀。及桓子。樂書之子。屬也。驕泰奢侈。

貪欲無藝。藝極也。略則行志，假貨居賄。毀。忽略意則而行貪欲之志。貨，取利而歸之于家。不貧又無德。宜及於難。本屬。可憂。而

賴武之德，以沒其身。親武之胎德以善終。謂武子不但能保身，且足以庇後。益見貧而有德者可賀。及懷子。樂書之子。盈也。改桓之行，而修

武之德。改桓是貧。修武是德。可以免於難。本屬。可賀。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離，離也。亡，奔也。桓子雖及不貧而無德者，可憂。一舉。樂氏為說以見貧之可賀。

夫卻昭子，卻至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三軍與上一。卒相對。富。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寵，尊榮也。泰，驕也。無德。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尸，既刑陳其尸也。絳，晉都。陳口滅法。斃之貽禍于後者，尤其。富而無德者。

可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三卿，卻也。卻至卻驪又有五人。為大夫。忽作類石文勢曲折。一朝而滅，莫之哀

也，惟無德也。倒找德字。健健。一舉卻氏。為證以見貧之不必憂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有其能行其德也。吾。故二字。何。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亦樂桓卻昭之續耳。小。則貽禍後嗣大則殃及。

宗將弔不暇，何賀之有。貧可賀。憂貧。又可弔。妙絕。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言其以保身結樂武子一段。

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之祖，以下嘉吾子之賜。以其言可以全族。結卻昭子一段。

【評語】不先說所以賀之之意，直舉樂卻作一榜樣，以見貧之可賀，與不貧之可憂。貧之可賀，全在有德，有德自

不憂貧，後竟說出憂貧之可弔來，可見徒貧原不足賀也。言下，宣子自應汗流浹背。

【白話】叔向去見韓宣子，宣子憂愁貧窮，叔向反而賀他，宣子道：「我有晉卿的虛名，却沒有實在，沒處隨在一

班卿大夫之後，我所以很為愁悶，你反而賀起我來，這是什麼緣故呢？」

叔向答道：「從前樂武子沒有十二井的田產，弄得掌祭祀的官不能完備他的祭器，可是他能宣布他的德

行，順從他的法則，使名譽發揚到諸侯國裏，諸侯都親近他，戎狄都懷念他，因此鎮定晉國，行法不病，解免了及身的禍難。到了桓子驕傲自大，奢華放縱，貪求財賄，慾壑難填，藐視法則，逞他的心志，盤放錢財，取人的利息，這樣該受禍難了；可是靠着武子的餘德，仍能保全到死。到了懷子，力改桓子的行為，再行修整武子的道德，這是該免禍難了；可是遭了桓子的罪惡，仍不免逃到楚國去。那卻昭子的家私，抵得過公室一半，他家裏的人，抵得過三軍一半，可是仗着有財有勢，在國裏狂放起來，他的尸身不免在朝示衆，他的宗族，不免在絳都被滅。要不是這樣，那八個姓卻的五個做大夫，三個做卿，他的勢力何等大法，無如一朝滅亡，沒有那箇去可憐他。這就是沒有德行的緣故啊！現在你有變武子的窮苦，我以為能行他的道德了，所以賀你的。若是不憂道德的不立，只愁貨財的不足，那末要甲你還來不及，又為什麼賀你呢？宣子跪拜叩頭道：「我起將要亡滅，全賴你的說話，能夠保存，不但我一個人承受你的恩德，凡從桓叔下來的，都蒙着你的恩賜呢！」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楚大夫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晉大夫鳴玉以相，去聲。鳴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白珩，楚之美佩玉也。問白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意成耀。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言白珩之為寶，則鳴玉以相，分明有意成耀。曰：「未嘗為寶。」楚之為寶者，顧一句重與下。楚國之寶，句緊照。曰：「觀射亦父。」亦父，大夫。楚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猶言話柄，善于辭命，以交鄰，使無以不文為話柄。

又有左史倚相，左史，名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敘，次也。物，事也。明則有以正主志。

又能上下說，悅。乎鬼神，順導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

楚國。上天神，下地祇，順道鬼神之情，所以悅之也。幽則有以格鬼神。是為可寶。又有數曰：雲連徒洲，數，澤也。雲，即雲夢，連屬也。徒洲，名蓋雲夢所屬徒洲。金木

楚國。上天神，下地祇，順道鬼神之情，所以悅之也。幽則有以格鬼神。是為可寶。又有數曰：雲連徒洲，數，澤也。雲，即雲夢，連屬也。徒洲，名蓋雲夢所屬徒洲。金木



來開導，有了意外的防備，又得到大神的暗助，那末我君就可以不致得罪諸侯，國民也保得住了。這纔是楚國的寶貝，哪！至于那白珩，是先王的玩物，算什麼寶貝呢？我聽說國家的寶貝，只有六種：通明的人，能夠處理百事，來輔助國家，那就寶貝他；祭祀的玉，可用他庇護美穀，使沒有水旱的災害，那就寶貝他；龜，可用他取法善惡，那就寶貝他；珠，可用他防禦火災，那就寶貝他；金，可用他抵制兵亂，那就寶貝他；山林川澤，可靠他供給財物，那就寶貝他。至于譁讟的美聲，楚雖蠻夷之國，也不能把他當寶貝的呢！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扶差起師伐越。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潛李園廬傷足而死後三年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大夫種求成于吳吳許越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越王

句殘起師逆之江。逆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唯言

天所命不用戰也。先頓一句。夫申胥伍子胥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奔吳為大夫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

未嘗有所挫也。問服練習也挫毀折也言二子善于用兵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

以授命。言豫也履行也授命猶言致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

心。不如設兵自守車約其詞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乃所以顯夫差之心也○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不以吾為足慮將必寬然有伯霸諸侯之心焉。所謂廣修之心既罷疲其民而天奪之食，

許諾，乃命諸稽郢夫行成於吳曰：下皆「寡君句殘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

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指檣李傷園廬事天王親

心既廣侈則民必羅弊而天孫盡安受其燼，盡乃無有命矣。」盡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也乃無有命言吳更無天命也○大夫種布算已定越王

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指檣李傷園廬事天王親

趨玉趾謂救越于夫椒以心狐句殘而又宥赦之。孤棄也。破越不取是心。棄句踐而宥赦之也。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繫是也。○感德。語所以修其心。孤不敢忘天災，言指上見禍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見誠心感

德○已上述今句殘申禍無良。申禍重見禍也。無良言己。不善。○作自責之語。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

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存國為德之大。復見侵也。○作一振竄入起師從江意。句殘用帥二三

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任也。言起師從之江者乃帥二三臣自。復見侵也。○作一振竄入起師從江意。今君王不察，感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控頓。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

號令○越詞愈。卑其心愈修。句殘請盟。以吳不察。故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該同姓於王宮。敬備也。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

一介嫡男，奉槃盥，盥洗手器。御近。以隨諸御。臣官暨之屬。春秋貢獻不解同於王府。應貢獻之邑。句○此言既

盟之後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豈能辱意裁制之。此亦天子征稅。夫諺曰：「

狐埋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搨發也。喻甚奇。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去於天下，而又

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封殖刈亡以草木。自此言吳今日之刈亡。徒勞昔日之封殖也。○忽作責吳語妙。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實信也。○牽引諸。侯正以自爲妙。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誠服吳爲利。吳舍越爲義。

【評語】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侈吳王之心，其中可罪者不少：如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露；狐搨無成功，藐

吳之意見矣。縱多巧辭，皆玩弄也。使非天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白話】吳王夫差起兵去攻打越國。越王句踐起兵到江邊迎戰。大夫種便獻計道：「吳國和越國，惟天所命，你

王可以不用爭戰。那伍子胥華登操練吳國的兵馬，打起仗來，從沒有過挫敗的好比一個人善于射箭，百個

人就要拉着弓弦去學他。要勝吳國，恐未可取必呢。大凡謀劃一個計策，必須預先見到可以成爲事實，然後好照着幹去，決不可以冒昧拚命的。你不如設兵自守，卑辭求和，使他百姓歡喜，因而驕大吳王的心意。我們就好把這事向上天占卜。上天如若棄絕吳國，一定許我求和，不拿我們當值事，將來他必有霸諸侯的心，想了想諸侯，就要疲困他的百姓，百姓既疲困，那末天祿就要盡了。我們安受天的餘燭，吳國便沒有天命了。

越王很贊成這話，便着諸稽郢到吳國去求和，說道：「我寡君句踐使我小臣郢來，不敢公然獻幣行禮，敢私下告訴你們服役的人道：『從前越國得罪了天王，天王親移貴步來問罪，不取句踐而又宥赦了君王的，對於越國好似把死人活起來，白骨長起肉來的一般！我不敢忘記天災，那敢忘記君王的厚賜麼？如今句踐再見災禍，總是自己不好。草野鄙人，敢忘掉天王的大德，來修邊疆的小怨，至再得罪于你們服役的人，句踐因此領了二三個臣子，親任重罪到邊地來叩頭，令你君王不察，就很生氣，領兵來要殘伐越國。越國本是你貢獻的地方，啊，你君王不用鞭子驅使他，却辱沒兵士們，用禦敵的號令對待他，殊不值得呢。句踐請你和我盟好，一個嫡女，叫他執箕帚去充王宮妃嬪之數，一個嫡男，叫他捧盤匱去隨着衆近侍之後，每年春秋貢獻，決不懈怠于你王府，天王豈能辱意裁制他，這也是征稅諸侯的禮啊。俗語說得好：『狐埋葬了他，狐又去發掘他，所以到底沒有成功。』天王既已封殖越國，使天下都聽見過了，如今又要滅亡他，這是天王的功勞一無成就啊。就是四方的諸侯，將來何所取信來奉事吳國呢？」因此敢差我小臣說這一番話，請天王對於義利上考慮考慮便了。」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已先拒諫

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改謂誠心改事吳，反行越伐齊而反也。振旅加兵也。○全不以越爲意。申胥

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亦非懼吳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音旋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直破其奸。夫固知君王之

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尙也。病根被人看破。故婉約其辭，以從同縱逸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即上篇廣修之意。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言自害。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此自傷之實。兩使然字是還玩吳國作用。

後安受吾燼。燼餘也。安受吳國未滅之餘，所謂得其志也。句與種言膽合英雄所見略同。已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不好勝而好信不尙威而

愛民四方歸之。得人。年穀時熟。得天意。日長單炎炎。炎炎進觀。及吾猶可以戰也。及字承上日

益盛，吾雖欲戰無及已。是危語。為虺與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摧滅也。一喻尤入情。吳王曰：「

大夫奚隆於越，越曾層足以為大虞乎？隆尊也。虞虺也。修心頓起。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存越則時可加兵以張吳。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既仲諸稽郢請盟，又使諸稽

單勢。寫盡威好勝如畫。上之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干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

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小復如前之乞哀態。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也。總是不以越為意。

【評語】夫差廣侈已極，只越會足為大虞乎一語，雖有百諫諍，亦莫之入矣。胥種謀國之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

亡，越由以霸，用與不用異耳。

【白話】吳王夫差告訴一班大夫道：「我將有大志願去打齊國，我要允許越國求和，你們不要違背我的意思！若越既已改過，我又何必深求？若是他不改的話，等我從齊國回來，再加兵于他就是了。」

伍子胥諫道：「這是萬不可允許的啊！那越國並非真心愛我吳國，又並非懼怕我兵士的強悍，只因大夫種

勇敢而又多謀，想轉弄吳國在他股掌的上面，好逞心逞意的做去；他本知道你君王是尙威武以好勝的，所以卑遜他的說話，來驕縱君王的心志，使淫樂于中原諸國，好自己傷害，等我甲兵疲壞了，百姓離散了一天，衰敗一天，那時才安受我未滅的餘燼。那越王是個好誠信愛百姓的人，四方歸附他，年豐穀熟，大有蒸蒸日上之勢，趁我這時候，還可以和他一戰哩。蛇在小時不滅，到他成了大蛇，怎樣去滅他呢？」

吳王道：「你爲什麼這樣推尊越國？越國會經好作爲大慮，麼如若沒有越國，那春秋時候，怎麼誇耀我的軍兵呢？」便允許了他的求和。

將要訂盟的時候，越王又差諸稽郢來辭謝道：「把盟誓算做有用的麼？那末前次的盟誓，口血還沒有乾，可以結信了，把盟誓算做無用的麼？那末君王丟掉甲兵的威嚴來信用他，何以把鬼神看得重，自己反看得輕呢？」吳王就允許他單講和好，不再設盟誓。

###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人君即位之始年

春者何？歲之始也。

歲功之始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文王周始受命

玆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王者受命改正朔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從無文字

何成乎公之意？

正朔自諸侯

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起數語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總注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桓隱異母弟平治也反歸也

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

國人莫知。

微謂母俱廢也國人無從分別○先言可施之勢以見觸不須心語絕含蘊

隱長又賢，諸大夫拔舉。

隱而立之。

拔引

隱

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

是時公子非

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

相幼君也。

既欲立隱必不能誠心相桓○二轉○虛作二轉字字篇出隱深心微意以申平國意

故凡隱之立爲去聲。

桓立也。

桓之意

隱長

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微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二句表明大義及庶婦之子○

桓何以貴母貴也。右廢秩次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秩次得立母以子立得爲夫人○住語

法城意圖

【評語】透發將平國而反之桓句推見至隱末一段又因隱桓而表揭立子之義其下字運句又跌宕又閉靜又直截又虛活不但以簡勁擅長也

【白話】元年是什麼講究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麼講究就是一歲起始的第一季王是指什麼人就是指着文王爲什麼先說王而後說正月是爲着王者受命必改正朔的緣故爲什麼叫做王正月是爲着王者改了正朔天下一統都奉行他的緣故隱公何以不說即位是成全隱公的意志啊成全隱公的什麼意志隱公將要平定國家仍舊歸還桓公啊爲什麼要歸還桓公因爲桓公年幼而貴隱公年長而卑他們尊卑的名分很微國人無從分別他隱公年長而又賢德一班大夫攀附着隱公立他爲君隱公這時候若是辭讓那末公子很多桓公尚幼不一定可以得立的並且桓公如其立做國君又恐怕一班大夫不能誠心輔佐他哩所以隱公的立爲君是爲着桓公立的啊隱公年長又賢爲什麼不該立呢立嫡子從長不從賢立庶子從貴不從長桓公怎麼算貴是爲了母貴的緣故母貴了子怎麼也貴子因母的緣故就得貴爲國君母因子的緣故就得貴爲夫人了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楚鄭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指華元子反對君而言也○提出主意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

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先插子反語作敘事文情妙極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因

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相見便奇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元曰：「儻矣！」儻也曰：「何如？」問儻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實告以司馬子反曰

「嘻！甚矣儻！」倒句妙若言儻甚矣便無味雖然，雖然子言吾聞之也。圍者，見圍者柑、柑馬而秣之，以粟炭馬曰秣，柑者以木

街馬口使不得食，示者蓄積使肥者應客，肥謂馬肥，不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也，怪之以實告子反，其心已動華元曰：「吾聞

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

也。」說出實告之，故尤足動人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勉力堅守，已心許之而語絕不露妙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亦以實告，揖而去之反於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

反曰：「儻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儻！」

覆前語不變一字，文法最紆徐有韻雖然，雖然儻極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本將去而歸，轉欲乘其儻司馬子反曰：「不可

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亦以實告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

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華元全以君子二字

感動子反，反全以不欺二字感動莊王。莊王曰：「諾！舍而止！」命子反棄舍處，以示不去雖然，雖然我盡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莊王被子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復作此語觀下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便見

爾。」語語正得力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語語得引師而

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結出主意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罪也既大之復貶之其洗發經文無滯義

【評語】通篇純用複筆。曰儻矣，曰甚矣儻，曰諾，曰雖然，愈復愈變，愈復愈韻。末段曰吾猶取此而歸，曰臣請歸爾。

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尤妙絕解頤。

【白話】凡是關於他國的平和，是不記載的，這裏爲什麼要記載呢？是稱贊他們的平和，全在乎自己啊。怎麼全在乎自己呢？莊王圍打宋國，兵士們只有七天的糧食，吃完了如再不勝，就要丟掉宋國，領兵回去，所以差司馬子反登了上城的器具，來偷看宋城，宋國的華元也登了上城的器具，出來見他。司馬子反道：「你的國裏怎麼樣？」華元道：「疲極了。」子反道：「疲得怎麼樣？」華元道：「疲得交換兒子來充食物，分割骸骨來做燃料了。」子反道：「唉，真是疲極了。雖則如此，我聽見人家說的，「被圍的人要用木欄住馬口，飼馬的時候，使不得食，又把肥馬出來應客，表示他有蓄積，很飽足的樣子。」你怎麼這樣的告我實情呢？」華元道：「我聽得人家說：「君子見人家的困厄，就可憐他，小人見人家的困厄，就欣幸他。」我知道你是個君子，所以把實情告訴你的。」子反道：「是你們勉力堅守罷。我們兵士也只有七天糧食了，吃完了如再不勝，就要丟掉回去了。」說罷，兩下拱一拱手，就此別去。

子反回報莊王，莊王道：「怎麼樣？」子反道：「疲極了。」莊王道：「疲得怎麼樣？」子反道：「疲得交換兒子來充食物，分割骸骨來做燃料了。」莊王道：「唉，真是疲極了。雖則如此，我現在要取了他才回去哩。」子反道：「不可，我已經告訴他，說我們兵士只有七天的糧食了。」莊王怒道：「我叫你去偵探他，你爲什麼好告訴他呢？」子反道：「那很小的宋國，尚且有不敢謊人的臣子，可以我楚國反而沒有麼？因此所以告訴他的。」莊王道：「是你就築舍住在這裏，雖是我們糧盡，我還要取了他才回去哩。」子反道：「那末，你君請住在這裏，我請回去罷。」莊王道：「你丟掉我回去，叫我同那一個住在這裏呢？我也跟你回去罷。」便領了兵大家回去了。所以君子稱贊他們的平和，全在乎自己哪。他們都是大夫，稱他們做人，是爲什麼呢？是譏刺他們的意思，爲什麼譏刺他們，因爲這回平和，是臣下所幹的事情。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據向之會稱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吳始君臣並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讓國二字括盡全篇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債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也。與併季子弱而才，

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為君。父壽夢欲立之而不受至是兄弟又同欲立之○以國讓謁謁曰：「今若是述，讓而與季

子國，姓季子猶不受也。可見前已不受從讓口中補出妙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

季子？曲為季子受地皆曰：「諾。」三字為同欲立之如見妙甚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

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悔咎也急欲致國于季意○自是發于至誠不愧吳君後裔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

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願句季子使去而亡焉。因出使而不歸僚者，夷

子長庶也。于二君之子為長即之。就位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聞僚既立乃歸闔廬，諱之子曰：「

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去季子故也。先提將從先君之命與，平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兩意一反一正闔廬之言亦是僚惡，鳥得為君乎？

後斷於是使專諸刺僚。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讓變為爭奇而致國乎季子。爭矣復讓更奇季子不受曰：

「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以分言伏爾殺吾兄，殺兄之子亦猶殺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以情言伏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國

謂國都不可討國虛義不可留事故不入○絕然物外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千古定論○以國讓國虛○收完讓國事賢

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以季子賢許有大夫則宜使有君○又微有君有大夫完密下復洗

發稱名作結經義一字不漏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或書字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

名，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也。

不以一事之美而遽足以待之者嚴也。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

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許之者必使其可爲臣。子賢季子而稱名，所以使其爲吳臣子也。○有思辨解。

【評語】泰伯讓周，此則兄弟讓國，可謂無忝厥祖矣。然不可以爲訓也。迨于僚，光骨肉相殘，非季子賢明，則流禍不止。此春秋所以重予之歟！

【白話】吳國沒有稱君，沒有稱大夫的，這裏爲什麼有起君，有起大夫來呢？是贊美季子啊。什麼贊美那季子？是他的讓國呀。他的讓國怎麼樣？馮祭咧，夷昧咧，和季子同母的兄弟四人，季子最小而多才，兄弟都愛他，大家要立他爲君。馮道：『如今若是驟然拿國讓給季子，季子仍舊不受的。我想請大家不要傳國給子，須傳國給弟弟，兄弟輪流着做君，就好將國給與季子了。』大家都道：『好的。』所以他們做君的，總拿敢死爲勇，飲食必禱，告道：『上天假使保存我吳國，那末快些把悔咎加及我身。』所以馮死了，餘祭立起來，餘祭死了，夷昧立起來，夷昧死了，那國應當傳給季子了。

却值季子出使在外，沒有回來，有個叫僚的，在庶子中最長，便即了君位。季子出使回來，到吳國，也就奉他爲君了。闔廬道：『先君的所以不傳國給子，而傳國給弟末，總是爲了季子的緣故啊。要依先君的命罷，這國應該是季子的，如不依先君的命罷，那末我應該立的，僚那得做君呢？』于是差專諸把僚刺死，拿國讓給季子，季子不受道：『你殺我君，我受你國，是我和你通同篡奪了。你殺我兄，我又殺你，是父子兄弟互相殺害，終身沒有歇落的時候了。』就去到延陵地方，一世不回吳國，所以君子把他不爭算做義，把他不殺算做仁。贊美了季子，那吳國怎麼就有君有大夫？因爲季子做了臣子，應該是有的了。札是什麼？是吳季子的名字呀。春秋凡是賢人不稱名字，這爲什麼稱名字呢？因爲對於夷狄，不能因一捨美處，就可以算做滿足的。季子的人，既以爲賢了，怎麼還不足于他呢？因爲臣子的尊榮，都要和君父共的，所以贊許他，必使他可做臣子，贊美季子而稱名字，是所以使他做吳國的臣子啊。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一字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殺而有徒衆不易殺。殺而卒殺之。故曰能殺。

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鄭伯。以其目君知其爲弟

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所以賤段而甚

鄭伯也。謂目君也。一語館前後有力。何甚乎鄭伯。其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段特寵

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惡。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一句斷盡。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甚之也。鄭伯之爲段善。追恨姜氏愛段。惡已也。讀之使人墮淚。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設處得甚妙。

【評語】鄭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穀梁只處心積慮四字。已發

透經義。賅于他傳。

【白話】克是什麼講究呢？是能夠的意思。什麼能夠呢？是能夠殺啊。爲什麼不說殺。見得段有兵衆啊。段是鄭伯

的弟弟呀。怎麼知道他是弟弟呢。凡是殺世子。和同母弟的。都稱君。因他稱君。知道他是弟弟了。段是弟。却不稱

爲弟。是公子。却不稱爲公子。這是貶責他的意思。段失掉做子弟的道理了。賤段便是極表鄭伯的罪惡啊。極表

鄭伯的什麼罪惡。極表他平日處心積慮。在那殺弟呀。于鄆。是說他地遠。猶之乎從他母親的懷中。取得來殺掉的

的樣子。是極表他罪惡的意思。哪。那末做鄭伯的。應該怎樣呢。不窮追那逃逸的賊。是親親之道啊。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魏邑。虞無師。晉滅夏陽。虞何嘗有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

師也。人不得居師。上故言師。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夏陽也。即公羊。首惡意。夏陽者。虞虢之塞。兼



邑也。界滅夏陽而虞統舉矣。舉拔也。○此夏陽之所爲重也。句極宕遠。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

欲伐統，荀息晉大夫曰：「君何不以屈稱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地產良馬垂

棘出美土，故以爲名。自晉適魏途出于虞，故借道。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君晉

先愛戀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提清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

吾幣而借吾道，斯朝取統而慕取虞矣。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藏之外廐也。

君何喪焉。○看得明，拿得定。快語斬截，是能成功。公曰：「官之奇虞賢大夫，存焉，必不使受之也。」伏後荀息曰：「

官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掌於君。鏡之心而懦于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略，明達

言則舉綱領要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先識後且夫層說玩好去聲在耳目之前，

指馬而患在一國之後，就在先。○利近而害遠。此中知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又識透虞君借道之計必行矣。公遂借道而伐統。官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

便于虞。」言果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君果官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

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統，五年而後舉虞。應滅

而虞統舉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以說作收韻絕

評語：全篇總是寫虞師主滅夏陽，筆端清婉，迅速無比。中間玩好在耳目之前一段，尤異樣出色。禍患之成，往

往墮此古今所同慨也。

【白話】不是國度却叫做滅，是看重夏陽呀。虞國並沒有兵，却說是兵，這什麼意思呢？因爲他比晉國先有心，不

可以不說他是兵呀。他比晉國先有什麼心呢？因為他主動去滅夏陽呀。夏陽是虞虢的邊界地方，夏陽一滅，虞虢就可以攻取了。虞國怎麼算是主動滅夏陽呢？那時晉獻公要想攻打虢國，荀息道：「你何不拿屈地所產的好馬，垂棘所出的好玉，去到虞國借路呢？」獻公道：「這是晉國的寶物呀，如其他受了我禮，倒不借路把我，那怎麼樣呢？」荀息道：「這是小國的所以奉事大國啊！他不借我的路，斷不敢受我的禮；如其受了我禮，而借路把我，那末就和從中府取出寶來，寄在外府，從中府取出馬來，寄在外府的一般。」獻公道：「但是他那裏有宮之奇在，必不准虞君受這禮物的。」荀息道：「宮之奇這個人，心裏很明達，但是為人懦弱，並且自小生長在君處的心裏，明達那說話就簡略，為人懦弱，那就不能強諫，自小生長君處，那君就輕視他，況且玩好近在耳目跟前，禍患遠在一國之後，這要中知以上的人，才能慮得到，我料虞君是中知以下的人呢。」

獻公聽了，便去借路，攻打虢國。宮之奇諫道：「晉國來的使者，他的說話很卑遜，那禮物又很厚重，一定不利于虞國的呢。」虞公不聽，便受了他的禮，把路借給他。宮之奇又諫道：「俗語說的：『嘴唇沒有了，牙齒就要受寒的。』那就是這句說話呢。」便帶了他的妻子逃曹國去。

獻公滅了虢國，到五年上，再取虞國。荀息牽着馬，拿着玉，走到前面道：「這玉却還是如此，不過馬的年紀變大了。」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因驪姬毒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子蓋聞言子之志於

公乎？」勸其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諷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省句與

左同曰：「然則蓋行乎？」勸其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兩答想見孝子深心使人辭於狐突。申生之傅曰：「申生有罪，不

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伯狐突字初申生伐東山時狐突勸其出奔申生不敢愛其死。提過自雖然，轉入吾

君老矣。一子少指羅姬子英齊○二轉國家多難。將來必至有爭○三轉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不出而爲君圖安國

則已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國安則我雖死亦受惠矣再拜稽首乃卒。君無

命而自益是以爲恭世子也。陷親不義了得爲純孝但得諡恭而已○結篇責備申生意文情宕遠

【評語】短篇中寫得如許婉折，語語不忘君國，真覺一字一淚，合左國公穀觀之，方見是文之神。

【白話】晉獻公要殺掉他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對太子說道：「你何不到公面前辨白你的心志呢？」太子道：「不可以。公有了驪姬心裏才安逸，若爲我去掉驪姬，這是傷公的心了。」

重耳道：「那末何不逃走呢？」太子道：「不可以。君說我要殺他，天下那有沒父親的國麼？我逃走到那國去呢？」

太子就差人去辭別狐突道：「申生有罪，不聽伯氏的說話，弄到死的地步了。申生却不敢愛惜一死，但是我君老了，寵愛的兒子年紀又小，將來你爭我奪，國家正多患難，伯氏不出來替我君打算安定的主意，則已。伯氏假使出來替我君打算的話，那末我申生也受到你的恩惠，死也瞑目了。」便拜了兩拜，叩頭到地，自盡了。因此所以稱做恭世子啊。

曾子寢疾，病之甚也。病者疾之甚也樂正子春、曾子、曾元、曾申、俱曾，坐於牀下。曾元、曾申、俱曾，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點次序錯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篋，與「華者盡飾之美好晡者」童子春曰：「止！」勿言也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問也。止字呼字相應甚警。曰：「又言。」

檀弓

曾子易箆

古 文 觀 止 卷二 曾子易箆 三十七

大夫之簀與！

「若爲不解語足會心。」曾子曰：「然！」曾子識童子之意故然之。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

易簀！

「以病不能自起而易命元扶易。」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革，運也。變動也。

幸而至於旦，請

敬易之！

「玩幸而至子且句始知前文。」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彼謂童子。

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

所見者大。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姑息，苟安也。所見者小。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而精神不亂足於守身之學。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可謂整于正矣。

【評語】宋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堂屋頃刻之間。」

【白話】曾子臥病在床，到了病勢沉重，樂正子春坐在牀下，曾元會申坐在腳邊，一個小孩子坐在牀角，手裏拿

着一盞燈。小孩子道：「美麗而又平滑，這是大夫的蓆子啊！」子春道：「不要多話。」曾子聽見了，似乎很驚訝

道：「唔！」小孩子又道：「美麗而又平滑，這是大夫的蓆子麼？」曾子道：「不錯！」這是季孫所賜的，我不會能

夠換掉他。元兒扶我起來，替我換掉這蓆子。」曾元道：「父親的毛病很重，此刻不可以動，造化到了天亮，我當

敬請父親起來換掉他。」曾子道：「你的愛我，却不如他君子的愛人。在德行，小人的愛人在眼前苟安，我還有什

麼別的希望麼？我能夠合着正禮而死，就罷了。」曾元便扶他起來，換掉這蓆子，再扶到床上，沒有睡得安穩就

死了。

### 有子之言似夫子

### 禮弓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

問作喪去聲。

於夫子乎？」

位而失位曰喪。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

朽。」

上只聞喪又帶出死字。來遂成一篇對待文字。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辨。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也。一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辨又：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證又一

有子曰：「然是信有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未二段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

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平日門人皆以有子之言為似夫子故子游歎其甚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難即桓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也靡多死

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諫朽之南宮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反失位去魯必載寶而

朝。欲行葬以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復位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

也。一諫貧之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言果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一諫一句結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以有棺槨之制知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

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謂楚本號將頭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一以有行使之貧如速貧非夫子之言如

【評語】前二段子游解欲速朽速貧之故，後二段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章法極整練，又極玲

瓏。

【白話】有子問着曾子道：「你聽見夫子講過做官失位的話麼？」曾子道：「聽見過的，失了位要快些窮，死了

要快些爛。」有子道：「這不像君子的說話呢？」曾子道：「我明明是夫子那裏聽得來的。」有子道：「這不像

君子的說話呢？」曾子道：「我和子游一同聽得的。」有子道：「真有這話麼？那末夫子總有所為才說的呢。」

曾子將有子的說話告訴子游。子游道：「甚極啊，有子的話像夫子啊，從前夫子住在宋國，看見桓司馬生前

造一個石椁，三年還沒造成功，夫子便道：「照這樣的靡費，死了倒不如快爛的好哩。」死的要快爛，是為桓司馬說這話的。南宮敬叔失了位，到回國後，必帶着寶物，到朝裏去求復位，夫子便道：「照這樣的行賄，失了位還不如快窮哩。」失位的要快窮，是為敬叔說這話的。」

會子拿子游的說話告訴有子。有子道：「不錯，我原說不是夫子的說話呢。」會子道：「你怎麼知道的？」有子道：「夫子在中都時，制定四寸的棺，五寸的椁，因此知道他不是要快爛的。從前夫子失了魯司寇的位子，要往荆國，曾經先差子夏前去，又差冉有繼着，因此知道他不是要快窮的。」

### 公子重耳對秦客

###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時重耳避難在狄，穆公使公子絳往弔之。且曰：「寡人

聞之亡國，恆于斯，得國，恆于斯。」斯指此而言。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

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時謂死生交代之際。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也。是弔是慰，亦是勸情文婉切。以告舅犯。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辭，其相勉反。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如父死，謂是何事若乘此而謀得國，是以父死為利。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

孺子其辭焉！復一句了。公子重耳對客曰：秦使者。「君惠弔亡臣重耳，

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謂其來弔。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

義！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者，辱君惠弔之意也。○意與上同，而文法更變。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舉動儘有經濟。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聲去利也。」喪禮先稽首後再拜，乃為後者。

子顯曰：「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仁夫二字，沉吟。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聲去利也。」

再拜乃為後者。

所以謂弔禮之重愛父哀痛其父也遠利不以得國爲利而遠之也○從穆公口中解上三句筆甚奇幻

【評語】秦穆之言，雖若有納重耳之意，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試之。晉君臣險阻備歷，智深勇沉，故所對純是一團大道理，使秦伯不覺心折英雄，欺人大率如此。

【白話】晉獻公死的時候，秦穆公差人來吊唁公子重耳，并且說道：「我聽見說的：『失國每逢在這時候，得國每逢在這時候。』雖則你現在靜守在喪服之中，可是失位也不可過久，時機也不可錯過呢。你心上打算打算啊！」

重耳把這番話告訴舅犯，舅犯道：「你去辭謝他啊！失位去國的人，沒有旁的寶物，只有仁愛思親好當做寶物。父死是怎麼一回事，又趁此把他作爲利益，那末天下的人，那個能夠解說呢！你去辭謝他啊！」

公子重耳出來對客道：「蒙你君的恩惠，來吊唁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能夠參與哭泣的悲哀，致爲你君所憂慮，父死是怎麼一回事，還或者敢想別的念頭，辜負你君惠弔的高義麼？」說罷叩頭而不拜，哭了纔起來，來了不再講私話。

使者子顯回去覆命穆公，穆公道：「仁德啊！那公子重耳，他那叩頭而不拜，是爲了未得做獻公的後嗣，所以不必拜謝的，哭了才起來，是思愛他的父親啊。起來不再講私話，是遠避那得國之利啊。」

杜黃揚解 左傳作屠解

檀弓

知 智 悼子 晉大夫

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

與君同飲 鼓鐘，杜黃

快 自外來，聞鐘聲

曰：「安在？」

之辭 曰：「在寢。」

杜黃入寢，歷階而升。

升字對下出字 酌曰：「曠飲斯。」

布成疑陣 平

又酌曰：「調飲斯。」

坐跪也 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凡三酌者 既訖，一子又自酌也。

降趨而出。

公呼而進之，曰：「黃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開 爾飲

去曠何也？一曰：「子卯不樂。」樂以乙卯日死，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也。知悼子在堂，在殯也。斯其為子卯

也大矣！君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情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食乎？曠也太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也。詔告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調為近習之臣，食于飲食而忘君之疾日。「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

七，是共，供。又敢與，預。知防是以飲之也。」七匙也，宰夫不專供刀七之職，而敢與知謙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蕢洗而揚解。」志：揚舉也。罰爵盥洗。

晉君特口未道破耳。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類地。杜黃洗而揚解。志：揚舉也。罰爵盥洗。

而後舉致其潔敬也。杜黃至此快心極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以此爵為後世戒。至於今，既

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爵，謂之杜舉者言此。此解乃昔日杜黃所舉也。任句閒情點綴妙。

【評語】平公失禮燕飲，使杜黃入殯，而直下其非，未必即能任過，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為何故，及一一說出，乃不覺爽然自失矣。此易所謂納約自牖，終無咎者也。文甚奇幻。

【白話】知悼子死了，還沒有安葬，平公就飲酒取樂，師曠和李調陪飲，擊起鐘來。杜黃從外面進來，聽得鐘聲，驚

怪道：「在那裏？」左右道：「在內殿。」杜黃走進內殿，登階直上堂去，斟了一杯酒，說道：「曠飲這酒。」又斟一

杯，說道：「調飲這酒。」再斟一杯，自己在堂上北面跪飲了，飲罷，就從堂上走下階沿，趕快的出去。

平公喚他進來，問他道：「曠，纔我想你定有什麼開發我，所以不先和你說話，你斟酒叫曠飲，是什麼意思？」

杜黃道：「凡逢子卯二日，君不作樂，現在知悼子還在殯，沒葬，這個比子卯關係更大了。師曠是樂官之長，不拿

這道理告訴你，所以罰他的。」平公道：「你斟酒叫調飲，是什麼意思？」杜黃道：「李調是你近習的臣子，為了

自貪飲食，忘記君的疾日，所以罰他的。」平公道：「那麼你自己又飲，是什麼意思呢？」杜黃道：「我是個宰夫，



不專供刀匕的職務，又敢與聞諫爭防閑的事情，所以罰我自己的。」平公道：「這樣說來，我也有過失了。也該斟酒罰我飲。」杜蕢便把罰杯洗潔了，舉向平公公對左右說道：「如果我死以後，總不要廢棄這個酒杯啊！」所以到現在燕享既畢，就舉起這酒杯來，叫做杜舉。

###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獻文二字皆前武諡，如其惠文子之類。

晉大夫發焉。

往賀。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輪，輪囷高大也。奐，與奐，爛衆多也。○二句美其今。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謂無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祝其後。

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

古者罪重，腰斬輕者，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就其贊詞，詠接一解，有無窮之味。

禱也。張老之言，善于頌文子所答，善于禱。

北面再拜稽首。

謝其祝。

君子謂之善頌善。

【評話】張老頌祝之辭，固迥然超于俗見，文子又添全要領句，見免刑戮乃爲無窮之福，尤加于人一等。善頌善禱四字，爲兩人標名不朽。

【白話】晉國的獻子新造成一所房屋，晉國大夫都送禮物去賀他。有個張老就說道：「好極了，高大的規模啊！好極了，燦爛的文采啊！祭祀作樂在這裏，死喪哭泣在這裏，聚會國賓宗族在這裏。」文子道：「我得祭祀作樂

在這裏，死喪哭泣在這裏，聚會國賓宗族在這裏，是能夠保全我的腰領，好隨着祖先到地下去了。」北面拜了

兩拜，叩頭謝那張老。君子稱他們一個善于祝頌，一個善于祈禱。

兩拜，叩頭謝那張老。君子稱他們一個善于祝頌，一個善于祈禱。

